T1035/2303(7)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11 1951

新鍥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十三卷

從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嵎　朱之番　圈點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鶡冠子上

博選第一

楊道賓曰王鈇王法也猶云三尺鈇此篇奇品

翟謟曰戰国策郭隗亦有此言則此書當在国策

王鈇非一世之器者厚德隆俊也（王鈇法制也賈子曰權执法制人主之斤斧夫專任法制不以厚德将之而欲以持久難矣）道凡四稽。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命者所以令之）權人有五至一曰伯己（百於己者）二曰什己（十於己者）三曰若己（與己也）四曰厮役（事我者也）五曰徒隸（又其下者）所謂天者物理情者也（道無所治

王慎中曰文字奇崛筆力雄俊
高以孫曰首篇聯屬精絕為六國策上先唱
張之象曰把當理來說有不求奇而奇處而又字遒下有一瀉千里之勢
姜寶曰爽亮倒絕一世
呂補曰淮南有此倫第教數行

有之者以稽於天所以尒也教者地事也治者天事也所謂地者常弗去者也道無所任有之者以稽於地所以尒也運者天道也虎者也道也所謂人者惡死樂生者也所謂命者靡不在君者也莫不聽之之謂命君也者端神明者也無為而尊也神明者以人為本者也因人則逸任己則勞人者以賢聖為本者也賢聖者以博選為本者也舜畊於畒甽傅說舉於版築膠鬲舉於魚鹽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然則選士之路豈可不博哉博選者以五至為本者也故北面而事之則伯己者至北面事之所謂承之者也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默則什己者至先人而趨後人而息先人而問後人而默雖亦降己異乎承之者也是以伯己者佳什己者來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人趨己趨與之鴈行者也憑几據杖指麾而使則廝役者至坐則憑几立則據杖指麾而使尚為有礼焉樂嗟呰咄則徒隸之人至矣一作者也樂之苦則咄之不礼甚矣苟非無耻之人豈所

畢特行曰文章須要說盡筋骨方是奇思絕人此段深入物理曲盡事情最有若跌虎三復之

耳心哉故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亡主與徒處故德萬一作百人者謂之雋雋者知哲聖人之謂也德千人者謂之豪此以猷之豪制而名也德百一作方人者謂之英此以萬之英制名也毛詩傳曰方人曰英記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今此又以萬人曰雋百人曰英蓋莫可考合人物志曰猷之府者為雄草之秀者為英韓信是雄張良是英此言近之德音者所謂聲也未聞音出而響過其聲者也貴者有知富者有財貧者有身無知也故賤無財也故貧所有者特天地之委形而已總括百骸謂之身衆象備見謂之形信符不合事舉不成一本云舉事不成不死不生不斷不成常騎兩可之地豈足以就其斷哉計功而償權德而言王鈇在此孰能使營

袁了凡曰人主一身道德為要不開要則迷惑淆乱如置冥室之内東西南北不知所向事之是非得失謬昧顛倒不过建空名以為九鵲之主而已

詩芬曰議論雄切有力是虎入不忍開

呂吉甫曰君子之所易處小人之所難君子之所難處又小人之所易

著希第二

道有稽。（以道為決也）德有據（以德為驗）人主不聞要故耑（一作常）與運撓而無以（無以下一有自字）見也。道與德館而無以命也。義不當格而無以更也（懷鷄絟兄之類是也格正也九斗以不問要而已然則人主豈可以不知務哉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亦無益於事）若是置之雖安非定也（言幸安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卧其上雖未及然後亦必運而已矣）端倚有位名號弗去。（言其遠道遠矣所存者名號而已）故希人者無悖其情希世者無繆其實（方是之時俯而徇俗仰以阿世者至矣）文禮之野與禽獸同則（羔鴈雖有跪乳行列之儀而以入文禮之野心亥矣又況無羔鴈之性者而奈何同之也哉）言語之暴與蠻夷同（謂蠻夷鴃舌者也）夫君子者易親而難狎。畏禍而難却。（此義故嗜雖却也）利而不為非（義然後取）時動而不苟作（不得已而後起）體雖安之而弗敢處

馬理曰鋪叙出君子規模一毫一動毫不可苟有步驟謹嚴不可企及處

▲張之象曰此皆言乱世之君如

趙瑤曰賢人之處乱世如此遯於不虞以保天命論語云邦無道危行言遜是

康海曰乱世尚隱然亦有自處其地而不得遁者守貞身稿要如此

然後禮生（君子克己復礼蓋克此而已）心雖欲之而弗敢信。然後義生（一作立也）（信猶任也君子信猶任義蓋克此而已）夫義節欲而治禮反情而辨者也故君子弗徑情而行也。夫亂世者以麤知為造意（造意欲夫豈麤智之所能知哉）以中險為道也（司識）以利為情。若不相與同惡則不能相親相與同惡則有相憎。（小人雖近如此）說者言仁則以為誣。發於義則以為夸。平心而直告之則有弗信（利令智昏不可與明如此）故賢者之於亂世也絕豫而無由通。異類而無以告。苦乎哉（蓋傷之也）賢人之潛亂世也上有隨君下無直辭君有驕行民多諱言故人乖其誠能士隱其實情心雖不說弗敢不譽（楊雄美新是已此非可以而不已者也夫雄如此而義不能絕墨者則以有道故也魯人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孔子善之然則無雄之道浮沉濁世齷齪阿上而欲自比於雄亦已惑矣）事業雖弗善不敢不力（此汝墳之所勉者也雖非殷其雷之義亦其所遇不得不爾也）趨舍雖不合不敢弗從（夫在我者皆彼之所不能易則雖奢所不奢力所不力從所不從亦應世之道也）故觀賢人之於亂世也（一作者）其慎勿（慎勿一作順勿）以為定情也

王荊石曰文法奇特玄之又玄

夜行第三

天文也。地理也。月刑也。陰以刻制日德也。陽以昭蘇四時檢也。有而不議度數節也。天地之節盡有度數存焉陰陽氣也。五行業也。五材也在地成形故曰業五政道也。五辰也在天成象故曰道五音調也。声成文变成方謂之音斯謂之調五聲故也。五声因習而異在齐而齐言居晉而晉語斯是之謂故五味事也。賞所以約之使赴功罰所以約之使辟咎賞罰約也。此皆有驗有所以然者。隨而不見其後迎而不見其首。其所以然者道無首尾而欲從跡其所為譬如捕風逐之無前從之無後此雖顏子恍然不能定也又況賜之流乎成功遂事莫知其狀。夫孰知之圖弗能載名弗能舉。夫巧者不能盡則辨者亦不能言矣強為之說曰芴乎芒乎。中有象乎。芒乎芴乎。中有物乎。芒者恍有芴者似無窅乎冥乎。中有精乎。致信究情。夫道有情有信非若斷空雖無形而非理也要在致而究之復反無

窺親且無之窺於形乎鬼見一本作鬼見不能見不能為人業露則不神豈足以建功立事哉故善為人業者微矣妙矣雖鬼不能窺其密也故聖人貴夜行

黃道開口守度量而不可濫只是天行不已而日月四時運行不忒聖人合德於天地其設施措置因革損益亦有一定不易之法在

天則第四

聖王者有聽決疑之道能屏讒權實逆淫辤揚墨之屬絕流語管蔡之屬去無用若龍之技刻楮之巧雖號高妙無所用之杜絕朋黨之門持祿養交背公死黨濟濟然患其上此〻然思不稱乎生豈可開之嫉妬之人不得著明常置平晦非君子術數之士莫得當前故邪弗能奸干同禍不能中彼天地之以無極者以守度量而不可濫此況邪弗能奸禍不能中之義也日不踰辰日月所會為辰月宿其列言宿其列辰之次當名服事當質之名服斗之事其他倣此星守弗去各止分域弦望晦朔終始相巡巡一作逕天日陟降而成晦朔月虧盈而成弦望反覆相尋之如轉磨引鋸豈有終窮哉踰年累歲年取禾之一熟而歲騎兩穩用或作肅不縵縵縵縵漫漫之貌此天之所柄以臨斗計一作十者也言斗臨制四方運乎四時終古不忒而天道如上所謂更以臨之中參成位一本作伍

馮叔吉曰大君者父母宗祖息所為所行而不法天何以代天而理民物之任

申時行曰天道載悟領覆若亡国之主暴虐重禍結怨下民自絕於天天其眡如之何

(一本作五言參天也而成位乎其中)四氣為政(法四時)前張後極(張南方之星也極北方之星也或言張或言極互相挾焉)左角(一作魯)右鉞(一作越角東方之星也鉞西方之星也參伐一曰鈇鉞)九文循理以省官衆小大畢舉(此言簡而不遺也)先無怨讎之患後無毀名敗行之咎。故其威上際下交(交元作校)其澤四被而不鬲(東漸西被朔南暨焉沛然莫之能禦也)天之不違以不離一。(所謂趍物而不兩也)天若離一反還為物(大之所以異乎萬物者抱一而已守解曰一而大者天也二而小者示也)不創不作與天地合德(常南方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也天不創而萬物化地不作而萬物育)節璽相信如月應日(山循星而進退月應日以生死信之至也)此聖人之所以宜世也知足以滑正略足以恬禍此危國之不可安亡國之不可存也(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此弱之所以不可救藥也)故天道先貴覆者(天道能覆覆者而已如其自絕雖天不可如何)地道先貴載者。(地道能載載者而之如其自棄雖地不可如何)人道先貴事者。(柳下季曰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王之辯將奈之何哉)酒保先貴食者。(酒保貴酒首也此申天貴覆首地貴載者人貴事者之況也)待物也領(或作顛)氣時也(四時各領一方之氣)生殺法也。循度以斷天之節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循度以間之性命自然之節也)别地而守之分民而部之(守或作止此聖人法天之節循度以斷之故地各有守民各有部)寒者得衣餓者得食冤者得理勞者得息聖人之所期也。夫裁衣而知擇其工裁國而知索其人此固世之所公哉(二作或譬之製錦而使人學裁者未之有也)同而後可以見天(天道一而不二故自其同者視之夷谿一家也)異而後可以見人(人道二而不一故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變而後可以見時。(常運而不停)化而後可以見道(庚桑子曰越鷄不能伏鵠卵魯鷄固能矣趎往南見老子然則道之等級見矣)臨利而後可以見信臨財而後可以見仁臨難而後可以

横眆曰左氏云天之愛民甚矣豈其肆一人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故聖人一舉一動必法天命畏民岩而以逆夫

倫以訓曰此又是一轉意思千万世不朽之倫

見勇鷙霜勁風然後可以別草木之真性臨事而後可以見術數之士九皇之制

春秋緯云人皇兄弟九人分治天下九皇之號豈緣是歟主不虛王王德倫矣臣不虛貴階級等級

之位無虛授也尊卑名號言卑尊其各號也自君吏民各君吏民次者無國人使治之歷

寵歷錄歷錄之章之貌言吏歷寵榮煥如此毛詩傳曰務歷錄也副所以付授非時受封之臣不害

貴梯級雖無國者亦稍所以付教與天人參相結連天人貫不可解也鉤考之具不備

故也鉤攷督責之術也言惟無督責之術而以道相化故能知是故曰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馬之死十二三矣夫馬之性

故真矣然其智至於詭銜者伯樂之罪也雖然九皇之制亦寓言耳夫太上王無法而治安有受封之制哉契理之士要其會

歸遺其所寄可也下之所造造之言下也上之可蔽斯其離人情而失天節

者也緩則怠急則困見間一作門則以奇相御人之情也恒物之情緩之

則怠急之則困故昔賢驅雞之喻戒在疾徐也間隙也方其鍵閉雖有奇計安得而啓之哉天節見上故於此具倫人情

鄒守益曰治吳善於民化然致者治之法嚴矣以為政是舍規矩而為方員必有一段精誠溢於政表此便是聖主之治

畢以八極信焉而弗信天之則也八極八方之極四中四角是也淮南子曰八埏之外有八

紘八紘之外有八極夫八極有之而以斯所不至更若誕漫故曰信焉而弗信也雖然以懸寓觀之八方上下無盡也亦無〻

盡無極也亦無〻極故曰天之則也差謬間言不可合孔墨之道同是堯舜同非桀紂而紂不可合者其弊

由此平不中律小失聲韻則雖平不中律矣夫千里之失謬於毫釐而歷年之患誤在須刻是故君子慎其小也

月望而晨月毀於天珠蛤蠃蚌虛於深渚水岐成渚上下同離也言同

氣附離而無間雖狸物潛於深渚與月盛衰更知在也淮南子曰月至而蠃蠬解月死而蠃蚌膲未令而知其

為未使而知其往上不加務而民自盡此化之期也使而不往

禁而不止上下乖謬者其道不相得已上統下撫者遠衆之慝

也陰陽不接者其理無從相及也算不相當者人不應上也符

節亡此曷曾可合也為而無害成而不敗一人唱而萬人和如

體之從心。此政之期也。蓋毋錦一作綿杠悉動者。其要在一也蓋毋錦杠而撩輻俱動者其要在杠故也故明主必要以倡万以錦韜杠故謂之錦杠尔雅曰素錦韜杠未見不得其詐而能除其疾也。文武交用而不得事實者。法令放而無以梟之謂也梟斬刑也此言法令不行小人敢為負譠而然忌憚也雖然秦以苛察相高其弊徒文具耳而至于土崩更甚乎無法者無惻怛之实故也内是观之内無至誠惻怛之实欲以一切從事於法則將以考真也適足以起偽將以稽治也適足以招亂舍此而按之彼者。曷可得也南適而北轅矣冥言易而如言難言之不作為之也雖故父不能得之於子。而君弗能得之於臣賤言之行雖有君臣父子之間如此況卑賤乎已見天之所以信於物矣無妄天之道也未見人之所信於物也。不能倡言指物任勢者天也。万物盡無因任而已指物任勢指或作損故莫能宰而不天一本作得先之在古者道之理也損物任勢故莫能宰而不天其道如上故莫能宰之而莫不天焉

王須中曰法度之具雖非政本然之而不用則民之無自何所觀乎况何所措行入重臣之條且何起而試其後因其有處者

夫物固曲可改人可使言苟為物矣無以有己如此以明天之不可轉徙也法章物而不自許者天之道也天法種種差別稽之天道豈得已哉始以應世而已甚不自是也以為奉教陳忠之臣未足恃也此其勢必至於有法也故法者曲制曲為之制官備主用也官各守之以備主用舉善不以窅窅不以潛時率人之善必著見而後置之拾過不以冥冥不以隱匿拾人之過必露而後發之拾或作捨決此句法之所貴也。若礱磨不用賜物雖詘有不效者矣言慶賞者所以磨鈍之器也然而賞不能勸不勝罰不能必不可若砥礪不用之材而責有於無王帛雖卒有不效者矣上下有間於是設防知蔽並起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故政在私家而弗能取政在大夫重人掉權而弗能止賞加無功而弗能奪法廢不奉而弗能立罰行於非其人而弗能絕者不與其民之故也與民共之而上下以道相維豈容至此哉

顧克曰此又歸重教上見政教俱不可廢孟氏曰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此之謂

（屋漏知之在下船漏知之在上）夫使百姓釋已而以上為心者教之所期也八極之舉不能聹替故可壅塞也（所謂无障者四通六開豈疑八極之宰而不能贊明哉湯之問棘是已）昔者有道之取政非於耳目也（神心恍惚俯仰之間再無八極之外而里之前耳不能開擣之外目不能見故聖人之致恃道而不恃耳目）夫耳之主聽目之主明一葉蔽目不見太山兩豆塞耳不聞雷霆（膚寸之間小物足以障之何足恃哉）道開而否未之聞也（此明道之足恃也天道開者雲霧不能凝其視雷霆不能亂其聽雖禍在斂健而視之若高軍之阿識於禍角而聽之若齊魏之閱孰能否之）見遺不掇非人情也（言無是也此中未之聞也之況）信情修（一作循）生非其天誅逆夫人僇（一本作逆天之人僇）不勝任也（不畏天禍人殃虎地隨之而將以脩生此如戴粒之蟻欵以冠小何足以堪其任也）為成求得者事之所期（一作明）也（以為成功則天而得之不得曰有命者無所期焉是道也非事也）為之以明道之要也（民之所未安聖人不強行

高似孫曰先王之德政任當年而芳敷百代不泯故可以為后世法若景公死日而民無稱身亡不治又何取

民之所求厭聖人不強去）唯民知極弗之代（一作伐）也（夫因人而不自任者天也民实知極聖人豈侵越而代之大司徒曰使民與者出使長之使民與能入使治之）此聖王授（一作受）業所以守制也彼（一作被）教苦故民行薄（未至乎核而始誰）失之本故爭於末（魚忘江湖而爭於濡沫）人有分於處虎有分於地（各有分域）地有分於天（邱有天下）天有分於時（秦天旱寒楚天旱热之類）時有分於數（春乘木數秋乘金數之類）數有分於度（取數多之脩取數寡者促）度有分於一（一者度數之原隨所分而赴之譬之物焉一月普見衆水）天居高而耳卑者此之謂也（天体盖高而其耳更卑者精神之運普徧万物故也）故聖王天時人之地之雅無牧能因（一作用）無功多。（夫文貫三為王蓋取諸此）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任賢使能非與處也（處故舊也言不以私恩廢天下之公義）水火不相入天之制也（水火以譬恩義蓋古之治天下者方其申至恩也公義不得奪方其申大義也私恩不得干猶之水火焉相濟而不相入也雖

何孟春曰君者方民之司命所係非細然以命之所極安須在此收結絕妙

然凡此人道而已若夫天道則又不在此域也故下文云明不能照者所謂离朱索之而不得道弗能
得也規不能包者力弗能挈也夫天地雖窸移而真体常住非若舟壑夜半負之而去夫熟能
絜之自知慧出慧出一作惠之使王化為環玦者是政反為滑也業玉不毀孰為
環玦ミ半環也礼倫曰絕人以玦反絕以環田不因地形不能成穀稻宜下地黍宜上地為化
不因民不能成俗嚴疾過也喜怒適也四者已仍非師術也此言
四者或过或適雖離而遠離大道一也豈足以撓師之席哉列子曰仍而有之皆惑也形嗇亦作嗇一本作益而
亂益者勢不相牧一作收也形無以牧夫勢ミ無收乎形故其弊如此以德與身存亡
者未可以取法也堯舜殂落其骨蓋已朽久矣而至今咪莫不息者豈係其身之存亡哉此万世之法也
昔有世者未有離天或無天字人而能善與國者也與或作為善與國所與之国大
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而所於天人則其身之不能治況與國乎先王之盛名未有非士之立

立者也引而高之者天也過生於上罪死於下濁世之所以為俗也一
人乎一人乎命之所極也此嘆辭也言命至君而極矣今貽厲陷如此可不惜哉盖痛之弥深其辭
益緩詩人之義也

王維楨曰數術衆而不雜玄而不詭達天人之奧者

袁了凡曰此篇即天道太始之氣純一不二聖人因時法天契合無間天也聖人也一而已矣

閔如霖曰法字是箇眼目縷縷相因俱屬玄玅

環流第五

有一而有氣（一者元氣之始）有氣而有意（意者沖氣所生）有意而有圖（可以象矣）有圖而有名（可以言矣）有名而有形有形而有事有事而有約（八者具矣渾淪未離所謂混沌者也）約決而時生（時生或作時立決之為言判也）時立而物生（渾沌開矣於是四時行焉萬物生焉）故氣相加而為時約相加而為期期相加而為功功相加而為得失得失相加而為吉凶萬物相加而為勝敗莫不發於氣（氣所以發之）通於道（道所以通之）約於事（知道已而則蕩）正於時（知事而已則差）離（或作雜）於名（離如附離之離）成於法者也法之在此者謂之近其出化彼謂之遠近而至故謂之神（明之在道者為神神之在器者為明）遠而反故謂之明（老子所謂逝曰遠遠曰反）明者在此其光照（或作昭）彼其事形此其功成彼（邶詩

姜宝曰此言聖人法天立政天有春夏秋冬四時聖人立政有與之相參法為者故曰聖人之治一天而已

李贄曰大人與日月合明與四時合序此云日月不足以言明文法又変換更好

曰執轡如組蓋言此矣夫為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言其動於近行於遠也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政乎執此法以御民豈有不化哉于旄之忠告至矣從此化彼者法也。生法者我也。成法者彼也。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生法者日在而不厭者也。精神之運隨日以新生成在已謂之聖人彼我玄同盛德之至惟聖人究道之情。唯道之法。非真混沌孰能如此公政以明。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斗柄運於上。事立於下。斗柄指一方。四塞俱或作皆成此道之用法也。古之聖人不下席而天下治顏如渥丹肌膚若冰雪者用此道也而世之枯槁若林此以此黃帝肌色皯黣而堯舜姤腊此墨子之道也故日月不足以言明。四時不足以言功。言其功與功更在四時日月之上一為之法。以成其業。故莫不道。民咸用之也一之法立而萬物皆來屬。以出於一故萬物不能二也法貴如言。無信不立

陳[illegible]曰法字並前法字議論剴切照應有情

林希元曰從法字上根一命字來數語情態甚工是宇宙一大道理

楊道賓曰從古來有此論分明獨契玄機故能為之說

鄧守益曰此篇文勢有許多轉然意思直貫每轉來愈緊

康海曰意思馳玄言〻有味

言者萬物之宗也。是者法之所與親也。非者法之所與離也。是與法親故強。非與法離故亡。法不如言。故亂其宗。故生法者命也。生於法者亦命也莫非命者自然者也。莫能使之然亦莫能使之不然謂之自然命之所立。賢不必得。不肖不必失。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蓋言此命者挈已之文一作父者也。夫身在草莽而挈之浮榮之上者命也然而俯仰百年悅然如夢是文也非實世故有一日之命。有一年之命。有一時之命。有終身之命。終身之命。無時成者也。故命無所不在。無所不施。或作絕無所不及。言無適而無有命也時或後而得之命也。既有時有命。時者天之運命者天之令南華曰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引其聲合之名。其得時者成命。日調引其聲合之

何孟春曰礼義法度應时而变時命不停法亦隨而昧者

舒芬曰援引取類切実而真

名其失時者精神俱亡命日乖夫頪其里一也而醜人献之更增其陋時命者唯聖人而後能决之南華曰知通之有時知穷之有命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夫先王之道備然而世有困君或作居其失之謂者也礼義法度應時而变時命不停法亦隨故而昧者膠柱刻舟守先王之腐餘其道雖備而祗盍因穷此犹犹卧蒭狗而更以蘧魘豈易怛也哉故所謂道者無已無已元作已無者也隨之而已所謂德者能得人者也亦不夫已道德之法萬物取業所謂資而不匱者也無形有分名曰大孰或作敦不知其誰之子也故東西南北之道踹一作端然其為分等也南華曰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陰陽不同氣然其為和同也酸鹹甘苦之味相反然其為善均也南華曰柤梨橘柚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五色不同采然其為好齊也五聲不同均然其可喜一也凡此五者以譬先王之道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物無非類者動靜無

非氣者是故有人將一本作一人將一人之將得一人氣吉有家將一家之將得一家氣吉有國將將一國者得一國氣吉古人有言戰犹博也錢多則气豪而勝貧少則心怯而輸然則將之吉凶在氣兵法曰朝氣鋭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鋭氣擊其惰歸其將凶者反此故同之謂一異之謂道相勝之謂執吉者之謂成敗賢一本夫字上有故字者萬舉而一失不肖者萬舉而一得其冀善一也然則其所以為者不可一也知一之不可一也故貴道異之謂道空之謂一空一不同萬物莫不無無不備之謂道万物莫不有立之謂氣通之謂類氣之害人者謂之不適味之害人者謂之毒夫社夫社元作天社或作天杜不刺則不成霧或作霧氣刺之為言猶曰違也此言亾国之社氣之不受天陽故無以成霧盖大社不屋而壇以受霜露之氣然後霧生焉正言社與霧者社以中立之謂霧之義霧以申通之謂類之義氣故相利相害也太公調曰陰陽

趙揆曰收煞一句便結了此文章之机括

相照相盖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類故相成相敗也夏者春之類冬者秋之類他皆放此積往生跂跂或作工或作王以為師。跂踦倚也師如師巫之師巫步多跛故積往生跛工以為師楊子曰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扁鵲盧人也而医多盧積毒成藥工以為醫。此言藥之跡起而医生焉盖天下之弊多緣故跡而生故大盜貨仁義以竊国小儒借詩礼而發冢故曰爲知曾史不為桀紂之嚆矢也美惡相飾命曰復周。物極則反。命曰環流。

馮叔吉曰引天地寒温之変不可勝紀以興起人君當廣於用人

馬理曰三弘之宅一人不能治况天下之事至煩至多不旁搜論選以共天位天職事不执于情敗者未之有也

道端第六

天者萬物所以得立也萬物待是而後存者天也地者萬物所以得安也天父道也地母道也故天定之地處之時發之物受之聖人象之夫寒温之變。非一精之所化也五精化氣然後寒暑成焉天下之事非一人之所能獨知也海水廣大非獨仰一川之流也堯十年九潦而水不為加益湯八年七旱而水不為加損是豈仰一川之鍾哉是以明主之治世也急於求人弗獨為也與人共之與天與地亦與天地共之建立四維禮義廉恥謂之四維以輔國政鈎繩相布銜橛相制參偶其備立位乃固經元作織氣有常理以天地動逆天時不祥有祟事不仕賢無功必敗出究其道入窮其變張軍衛外禍反在內所謂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内也所備甚遠賊在所愛是以先

王置士也。置賢任能無阿於世。仁人居左。春以生之象仁忠臣居前。南方著見象忠義臣居右。秋以成之象義聖人居後。北方秘容象聖左法仁則春生殖。前法忠則夏功立。右法義則穐成熟。後法聖則冬閉藏。先王用之高而不墜。安而不亡。此萬物之本。剸天地之門戶。本剸門戶云者以結左仁右義前忠後聖而春生夏立與穐成熟冬閉藏之義也道德之益也。此四大夫或無夫字者君之所取於外也。君者天也。左右前後共法四時故君象天地天不開門戶使下相害也。東不法仁西不法義南不法忠北不法聖則天之門戶塞矣進賢受上賞則下不相蔽。修文殿御覽引鶡冠子曰進賢者受上賞則下不蔽善為政者賞之不多而民喜罰之不多而民畏此謂進既仕之賢者也不待事人賢士顯不蔽之功。信雖非事人賢士而進之受賞則任事之臣勸矣故下文云則任事之人莫不盡忠。繁露曰中為忠二之則為患鄉曲慕義。邦國欣慕化斯可知矣

許国曰仁義忠信之德人君雖兼而有之然其要在知人任人而不宜自操事用人則祿自用則小從右記之也

黃鳳翔曰此是隨才器使之法衛美無道而不喪曰仲叔圉治賓旅祝鮀治宗

坐自端。羊肉不慕蟻〻慕羶也故彼雖慕義而我之化坐自端化坐自端言恭己正南面而已此其道之所致德之所成也。本出一人。故謂之天。莫不受命。不可為名。故謂之神。妙方物而為言也至神之極。見之不忒。一再或弗此道者豈有他哉匈乎不惑。務正一國。災變之至無所怛惑姑以天下之理考正吾國之失而已豈曰天之有某變也以我為有某事而致也哉一國之刑。具在於身。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以身老老一作考世。以救於世而老正以錯國。服義行仁。以一王業。夫仁者君之操也。義者君之行也。忠者君之政也。信者君之教也。聖人者君之師傅也。君道知人。臣術知事。故臨貨分財使仁。犯患應難使勇。受言結辭使辯。慮事定計使智。理民處平使讓。賓奏贊見使禮。賓奏言擯贊見言詔記曰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用民獲眾使賢。出封越境適絕國使信。制天地

廟王孫賈治軍旅，用當其才，所係匪細。

楊道賓曰：春秋時，鄭以小國介居大國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數矣。子產有辭，鄭國賴之。斯正言直行之儔，其福我子孫黎民，寧有既耶。

御諸侯，使聖。因任之道，此其大略也。嘗試論之，古之明王無為而用天下也，豈特使仁、使勇、使辯、使智、使謙、使禮、使賢、使信、使聖哉。雖天刑人僇之餘，尚無棄者也。故戚施直鎛，籧篨蒙璆，侏儒扶盧，矇瞍脩身，聾者司火，耵者督繩，劓者抱關，刖者圍囿，踦跛蹞以賓商。士夫知是，故上無遺事，下無棄才。三代之所以安且久者，用此道也。雖然，知所使仁而不知其仁有大小，知所使智而不知其智有遠近，未可也。故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而不可以為滕薛大夫。雍也可使南面，求者可使與賓客言也。求也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由是觀之，則此書所云，亦因任之大凡而已。莊子曰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因任原此，然後可以原省。故下文云

夫仁人之功，善與不爭，下不怨上。辯士之功，釋怨解難。智士之功，事至而治，難至而應。忠臣之功，正言直行，矯拂王過。義臣之功，存亡繼絕，救弱誅暴。信臣之功，正不易言。貞謙之功，廢私立公。韓非子曰：自營為私，背私為公。禮臣之功，尊君卑臣。賢士之功，敵國憚之，四境不侵。聖人之功，定制於冥冥。

王慎中曰：此後歷敘用人之說，俱足歆動人主，使之急於求賢。

求至欲得，言聽行從，近親遠附，明達四通。由是而上，至於冥冥，聖人之任也。內有挾度，揆以為驗，所謂道揆者是也。然後有以一本無然以二字量人。無節於內，觀物弗之察矣。富者觀其所予，足以知仁。貴者觀其所舉，足以知忠。觀其大祥，祥或作佯，亦或作祥。長不讓少，貴不讓賤，足以知禮。達或作迭觀其所不行，足以禮義。受官治任，觀其去就，足以知智。迫之不懼，足以知勇。口利辭巧，足以知辯。使之不隱，足以知信。貧者觀其所不取，足以知廉。賤者觀其所不為，足以知賢。測深觀天，足以知聖。因任原省之要，在於知人，而知人在於有以觀之。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故此又具論之。第不失次，理不相舛。一本作奸，一本作舛。近塞遠閑，備元變成。元者備之所以不困，成者變之所以不倦。明事知分，度數獨行。無道之君，任用么麽。么麽一作幻歷。么，細人，俊雄之反。動

即煩濁有道之君任用俊雄動則明白二者先定素立白蔘立白
蔘一本作七曰濛又一本慕一明起白蔘於下明起於上蔘垂嶶也氣榮相宰君臣同体之呪言氣不言血言
榮不言衛相倫也上合其符下稽其實時君一作貧生期待時而發夫賢士之居是里也合哉而
難同而殊知時曰時君元作時曰遇人有德一作隱君子至門不言而信萬民附
親遇人恭驕萬民流離上下相疑復而如環一作不環日夜相橈諫
者弗受言者危身無從問過故大臣僞而不忠是以為人君親
其民如子者弗召自来靈臺之效是矣故曰有光卒於美名不施而貴
弗受或作愛而以親卒於不祥夫長者之事其君也調而和一作知
之士於純一作也厚士如勿士行枝之士引而化之天下好或作如之其道日
從故卒必昌夫小人之事其君也務閉其明塞其聽乘其威以

灼熱人一符上故威作人寒澳天日惡之其祟曰凶故卒必敗禍及族人此
君臣之變治亂之分興壞之関梁國家之閲也閲猶監逆順利害
由此出生凡可無學而能者唯息與食也故先王傳或作博道先王
一作先生以相效屬也賢君循成法後世久長惰君不從當世滅亡
爲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者猶是故也

近迭第七

龎子問鶡冠子曰聖人之道何先鶡冠子曰先人龎子曰人道何先鶡冠子曰先兵龎子曰何以舍天而先人乎鶡冠子曰天高而難知有福不可請有禍不可避法天則戾地廣大深厚多利一作則而鮮威天尊而不親地親而不尊法地則辱時舉錯代更無一法時則二三者不可以立化樹俗故聖人弗法龎子曰陰陽何若鶡冠子曰神靈威明與天合神之精明曰靈勾萌動作與地俱區生曰句陰陽寒暑與時至三者聖人存則治亡則亂是故先人富則驕貴則羸兵者百歲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是故人道先兵龎子曰先兵柰何鶡冠子曰兵者禮義忠信也龎子曰願聞兵義鶡冠

子曰夫道故敢以賤逆貴不義故敢以小侵大龐子曰用之柰
用鶡冠子曰行枉則禁反正則舍是故不殺降人（鷙不擊伏况於人乎）主
道所高莫貴約束得地失信聖王弗據倍言負約各將有故龐
子曰弟子聞之曰地大者國實民衆者兵強兵強者先得意於
天下今以所見合（一本作舍）所不見蓋殆（一本作係一本作治）不然今大國之
兵反詘而辭窮禁不止令不行之故何也（今使為之禁使勿為也）鶡冠子
曰欲知來者察往欲知古者察今擇人而用之者生用人而擇
之者亡逆節之所生不肖侵賢命曰凌（下淩上也）百姓不敢言命曰
勝（上勝下也）今者所問子慎所言天地大國富民衆兵強曰足士有
餘力而不能以先得志於天下者其君不賢而行驕溢也（已元為驕已淵為溢）不賢則不能無為而不可與致為（孟子曰人有不為也然後可以有為）驕則
輕敵輕敵則與所私謀其所不知為（句）使非其任力欲取勝於
非其敵不計終身之患樂須臾之說是故國君被過聽之謗醜
於天下而謀臣負濫（監）首之責於敵國敵國乃責則却（以辭却却之去）
則說者羞其弱（以辭却之則說而責之者羞其弱矣其勢必至於用兵）萬賤之直不能撓
一貴之曲（其在下者又無以回之）國被伸（或作神）創（則神浸大）其發則戰（其創之發則戰）
戰則是使元元之民往死邪臣之失剩（音策）也過生於上罪死於
下雖既外結諸侯畜其罪則（或作責）危覆社稷世主懾懼寒心孤
立不伐（伐或作代下有威字）此人二國之難不解君立不復悔曩（或作晨）重
過謀徙計易濫（一作監）首不足蓋以累重（濫為謀首其過重矣而一人之手豈足以障天

張之象曰道法純備之人方能為天下主歷觀上古繼世統天之聖莫不如此

（下之目哉）臧門殘疾族（臧門周官所謂屋誅）公謝天下以讓敵國。不然則戰道不絕國創不息（謂之仲創以此故也）大（或作天）乎哉夫弗知之害（以言弗知之害大矣）悲乎哉其禍之所極（以言其禍可悲也已）此倚貴離道少人自有之咎也（多己少人）是故師未蔟軔而兵可迭也（近迭名篇蓋取諸此）今大國之君不聞（一作間）先聖之道而易事群臣無明佐之大數而有滑正之辤（或無辭字）智反義而行之逆德以將之兵詘而辭窮 令不行禁不止又奚足怪（或作恃）哉龐子曰何若滑正之智鶡冠子曰法度無以噫（一本作遂）意為模（噫讀為慧小心之慧）彼聖人按數循法尚有不全。是故人不百其法者不能為天下主。今無數而自因無法而自備循無上聖之（或作聖人）檢而斷於己明（斷以獨見之明）人事雖備將尚何以復百

頓鶡臣曰此篇法字當道法看乃一段根目

袁了凡曰鴻蒙既判天地自然生出神圣之人迭興主宰以創制立法為天下主不独甲子李官等事已也

己之身乎。（夫自己者豈獨彼有之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形体保神而眾妙悉備據今言之其身蓋有千百於己者然而所知讒止一二而卒於民沒無聞者不能復之而已）主知不明。以責（或作責）為道以意為法牽（或作牢或作罕）時誑（一作詎或作拒）世語下蔽上使事兩乖（兩失之矣）養非長失以靜為擾以安為危百姓家困人怨禍孰大焉若此者北走之日。（軍敗日比）后知命亡（投死之地久矣乃今知之）龐子曰。以人事百法（一本法字任書字下）奈何。鶡冠子曰蒼頡作法（蒼頡黃帝之史初見鳥獸蹏迒之迹始造書契）書從甲子（日始於甲辰始於子）成史李官（成史蓋以獄成告於王者李官士師也）蒼頡不道然非蒼頡文墨不起（蒼頡造書不道士史然而文墨之萌由是起矣此百世之端也）縱法之載於圖者其於以喻心達意揚道之所謂乃誤（或作譊）居曼（曼作受）之十分一耳。（此言使無文墨而欲以其法畫之於圖豈能盡其意之詳哉蓋自後世觀之書以趣便篆不如隸匕不如草則圖之鈍於應務）

何孟春曰句𡡉而有味

可知矣故曰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涽涽傳忞忞名莫知書涽涽目所不見忞忞心所不了故知百法者桀雄也（此俊德也非特雄桀而已故其知與人隔）若隔無形將然未有者知萬人也（此三境而超萬人之十也將然不如無形無形不如未有取譬言之若太易者未有也而太初無形渾淪則將然矣）無萬人之智者智不能棲世學之上龐子曰得奉嚴教受業有聞（或作聞）矣退而師謀言弟子愈恐

呂補曰以聖德彔天地形神之正以法令彔四時之正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大數如此

度萬第八

龐子問鶡冠子曰聖與神謀（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道與人成（子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願聞度神慮成之要奈何鶡冠子曰天者神也地者形也地濕而火生焉（至陽赫赫赫赫出乎地）天燥而水生焉（至陰肅肅肅肅出乎天）法猛形頗則神濕（形與法）神濕則天不生水音○聲倒則形燥（聲與音陽也）形燥則地不生火水火不生則陰陽無以成氣度量無以成制五勝無以成埶（勝一作執○五勝五行之勝）萬物無以成類百業俱絕萬生皆困濟濟混混孰知其故天人同文地人同理（天文地理與人同焉）賢不肖殊能故上聖不可亂也（譬如堯舜共工驩兜歆與為惡則誅之類）下愚不可辨也（譬如桀紂龍逢比干歆與為善則誅之類）陰陽者氣之正也天地者形神（神字一無）之正

護昉曰天雖積氣地雖積形然天地之所以然却不在形氣上

黄道開曰易乾君道坤臣道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与此意互相發見為君敬尽君道為臣故尽臣道法天地以立極可也

陳后山曰轉下反意是正議論

也聖人者德之正也法令者四時之正也季春行冬令則寒季秋行夏令則煖故一義失此萬或亂彼所失甚少所敗甚衆所謂天者非是蒼蒼之氣之謂天也所謂地者非是膞膞之土之謂地也膞形埒地所謂天者言其然物而無勝者也言天者君道也可天下之物而莫之勝也所謂地者言其均物而不可亂者也言此者地道也平天下之物而莫之乱也音者其謀也雜此為謀聲者其事也布散為事音者天之三光也三光雜小於上聲者地之五官也五官布散於下形神調則生理修形不病燥神不病濕則生理脩矣夫生生而倍其本則德或作隱專已夫偏養其本至於過理而不及會通之適則自為太多其德失乎物矣豈足語衛生之經哉故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而鞭之○一本元缺一本字或作皺々知或作皺如者知無道上亂天文下滅地理天人同文地人同理於此見矣中絕人和治漸終始言其治說漸首末而亡失中道

高似孫曰只是口頭說話然意見卓越却有超世之見讀之當有頓覺

倫以訓曰字々挺點到尾无一懈語

呂補曰就実理上布勢美巧卓不可及

也故聽而無聞視而無見天下之事壞於冥冥白晝而闇日中見斗之義有義而失謚人之所有不能謚之失謚而惑責人所無必人所不及遠其塗而誅不至也相使於既而不盡其愛虛名相高精白為黑沽於虛名而變礼事实黑或為墨々亦黑也詩曰孤貍而蒼墨以為明動靜組轉與物轉施如組使之神絕復逆復有報乎上也逆有言乎上也言其神色取人於千里之外經氣不類形離正名書曰有形有名形也者物此者也名也者命此者也經氣失常故形不麗名五氣失端四時不成陰陽并昆四時不至寒著之和不成過生於上罪死於下有世將極驅馳索禍其於禍也若驅車就之開門逃福其於福也若開門避之賢良為笑愚者為國天咎先見盜或作蓄一作蓄害並雜人執兆生孰知其極見形而已昧於在理見日月者不為明聞雷霆者不為聰事至而議議或作義者不能使變無生不能消之於未萌故善度變者觀本本

足則盡。不足則德必薄。兵必老。其熟能以褊才為褎德（或作褎隱）慱義者哉。其文巧武果而姦不止者。生於本不足也（言非少文不武之罪）故主有二政。臣有二制。臣弗用主。不能使臣必死。主弗能止。是以聖王獨見。故主官以授長者。在內則正義。在外則固守。用法則平法。人本無害。以端天地。令出一（或無一字）原（多門種矣）散無方化萬物者令也。守一道制萬物者化也。法也者守內者也（法者守於分域之內）令也者出制者也（令者所以行法）夫法不敢是（是出於義變而不可常法者所以趣變）令不傷理（王出於理一而不可變令者所以守法）故君子得而尊。小人得而謹。胥（或作肖）靡得以全。神備於心。道備於形（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人以成則（法則以成）士（或作王）以為繩（以為繩墨）列（或作削）時第氣以授當名。故法錯而陰陽調。

袁了凡曰旧有此論俱是正論

鳳凰者鶉火之禽（或無鶉火之禽玄枵之獸字）陽之精也（雄曰鳳凰者其雌也鶉火南星之次也）麒麟者玄枵之獸陰之精也（牝曰麟麒者其牡也玄枵北星之次也麒似麟而無角）萬民者德之精也。德能致之（或作驗）其精畢至。龐子曰。致之奈何。鶡冠子曰。天地陰陽取稽於身。故布五正以司五明（五正見下五明宜謂名戶氣皇名尸神明名戶賢聖名尸后二名尸公伯）十變九道（未詳聞也）稽從身始。五音六律稽從身出（大禹以聲為律以身為度所謂取稽於身者耶）五五二十五以理天下（五五五其音之五也）六六三十六以為歲式（六六其律之六也歲之式積旬二十有六）一氣由神生。道由神成（蜿氣之謂虛蜿虛之謂道而神也者有而非氣也無而非道者也非氣而氣以之生也非道而道以之成也）唯聖人能正其音調其聲。故其德上及太清（太清天也）下及太寧（太寧地也）中及萬靈。膏露降。白丹發。醴泉出（醴泉其味如醴可以養老）朱草生（朱草可以

染絳以別尊卑衆祥具傳曰王者統和陰陽休氣充塞符瑞並臻應德而至德至天則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地
則嘉禾生蓂莢起秬鬯出德至八表則景星見五緯順軌德至草木則朱草生木連理德至鳥獸則鳳凰翔鸞鳥舞麒麟臻白
虎到白雉降白鹿見白鳥下德至山陵則景雲出芝實茂陵出異丹阜出蓮蒲山出器車澤出神鼎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醴泉
湧河出龍圖洛出龜書江水大貝海出明珠德至八方則祥鳳至嘉氣時鐘律調音度施四夷化越裳貢故萬口云
或作去帝制神化衆祥備至則外帝內神之道具矣景星光潤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於有
道之國而月光則見所以助月照民夜績也文則寢天下之兵。武則天下之兵莫能
當一本云武則天下莫能當無之兵遠之近顯乎隱大乎小衆乎少莫不從微
始故得之所成不可勝形失之所敗不可勝名從是往或作生者
子弗能勝問吾亦弗勝言。凡問之要欲近知而遠見以一度萬
也無欲之君。不可與舉此言何謂也若子所學則人君之患正在多欲此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曰我

昔有鬼谷著書以為馳說諸侯陽開陰伏每因其好故以術而裨其短然至於无好者蓋不得而說也若无多欲之君安從橫之以得以售術得鶡冠言道末流乃至於此不已甚乎

先攻其邪心也故曰內實多慾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南華曰欲順則平氣欲神則靜心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亦與鶡冠異矣賢人不用弗能使國利此其要也龐子曰敢問五正鶡
冠子曰。有神化有官治有教治有因治有事治或作爭龐子曰願
聞其形鶡冠子曰。神化者於未有官治者道於本教治者脩諸
已因治者不變俗。事治者矯或作撟之於末龐子曰願聞其事鶡
冠子曰。神化者。定天地豫或作象四時其禮當如此挾或作教陰陽移寒
暑。其精變如此傳曰古之真人提挈天地把握陰陽正流並生萬物無害萬類成或作咸
全名尸氣皇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蓋近是乎官治者師陰陽陽陰王事之本應將然
神化者於未有故休此一等地守天澄衆美歸焉名尸神明教治者置或作署
四時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之類因時順氣於功易也事功順道俯而事功仰以順道名尸賢聖

因治者招祏或作賢聖而道心術。敬事生和。名尸后王。事治者招仁聖而道知焉。不能招賢聖而招仁不能道心術而道知聖也者天道也賢也者地道也仁也者人道也茍精牧神。茍急救也牧驅制也分官成章。精神劳矣而不能普遍於是又備官焉教苦遠利。雖教苦而利遠法制生焉萬物擾擾法自此起矣法者使去私就公。法者將以有所法也非以有所取也同知壹殽有同由者矣。非行私而使人合同者也故至治者弗由而名尸公伯。公如公侯之公伯如伯王之伯

王鈇第九

龐子問鶡冠子曰泰上成鳩雎一作之道。一族用之萬八千歲傳曰天地初立天皇一曰天灵其治万八千歲然則成鳩蓋天皇之別號也有天下兵強世不可奪天地初立豈容已有兵哉此言亦筌蹄也南華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與天地存久絕無倫。无倫細之至也中庸曰毛猶有倫齊殊異之物。齊鵬鷃之大小不足以命其相去之不等梟鵠之長知同也言其懸如此世莫不言樹俗立化彼獨何道之行以至於此。鶡冠子曰彼成鳩氏天句故莫能增其高尊其靈。九此卯其所以龐子曰何若而莫能增其高尊其靈。鶡冠子曰天者誠其日德也。日或无日字誠出誠入南北有極冬日至而北夏日至而南故莫弗以為法則取中於日德天者信其月刑也。月信死信生終則有始朔而後兔生望而後兔死故莫弗

林希元曰日月星辰四時之往來代謝有一定不易之常理皆天之所为有天地以至如今莫不如此

傅夏器曰此是常理諸書議論甚多但此擇脫得好

歸分曰誠信明因一是五箇柱子分脚

以為政取正於月刑天者明星其稽也明星大星也二十八舍之類列或作削星不
亂各以序行故小大莫弗以章小星不見其陵掩天者因其時則也四
時當名代或作伐而不干或作干彼謝代而无侵越此故莫弗以為必然天者
一法其或作法其字同也前後左右古今自如杂向杞人之憂其崩墜也故莫弗以
為常天誠信明音一誠誠其日德信信其月刑明明其稽因因時其則一一法其同不為衆
父易一故莫能與爭先南華曰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先或為老易一非一一不足以圓之
故不可尊增成鳩得一故莫不仰制焉所謂侯王得一為天下貞者也龐子曰
顛聞其制鶡冠子曰成鳩之制與神明體正神明者下究而上
際沉以窮乎下浮以際乎上克嗇萬物而不可猒者也周泊或作泊或作流徧照周泊
無外也徧照無裏也反與天地總故能為天下計民同吉凶之患狂而不逐豈能身明於

王維楨曰此下問成鳩子得一莫不仰制生一段問難太意

蚤識逢臼或作遠臼不惑存亡之祥安危之稽龐子曰顛聞其稽鶡
冠子曰置下不安句上不可以載累其足是或作也其最高而不
植局者未之有也此譬安危之稽言其置下苟危難欲累於上不難矣又況又在其上者乎則其所立豈有不
局哉累足猶也植立也局曲也辨於人情究物或作萬物之理稱於天地稱之為言量也廢
置不殆或作佁或作治審於山川而運動舉錯有檢檢押蠢迪生萬無害為
之父母無所躝躒仁於取予備於教道教以為人道以為己要於言語直言
曰言問難曰語信於約束已諾不專反諾為已礼曰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喜怒不增不喜
過乎怒不過奪其兵不武樹以為俗其化出此龐子曰顛聞其人情物
理所以嗇萬物與天地總與神明體正之道鶡冠子曰成鳩氏
之道未有離天曲日術者天曲者明而易循或作偱也日術者要

楊道賓曰頗聞天曲以下因上成鳩之道未有離天曲日術句生出一段議論

而易行也（天曲若五家為五五鄉為縣之類日術若家里用提甸長用甸之類此法起于周之末造而曰成鳩用之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然則此書寓言多矣）龐子曰頗聞天曲日術鶡冠子曰其制邑（已或作）理都使矐習者五家為伍伍為之長十伍為里里置有司四里為扁（扁當為甸後皆放此）扁為之長十扁為鄉鄉置師五鄉為縣縣有嗇夫治焉十縣為郡有大夫守焉命曰官屬郡大夫退修（或皆作脩）其屬縣縣嗇夫退脩其鄉鄉師退脩其扁扁長退脩其里里有司退修其伍伍長退修其家事相斥正居處相察出入相司（司猶伺也）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與或為為）長者言善少者言敬旦夕相薰鄉以此慈孝（或作力）之務若有所移徙去就家與家相受人與人相付亡人姦物無所穿竄此其人情物理也伍人有勿（或作物一本無伍人有或四字）故不奉上令有餘不足居處之狀（此言有餘不足居處之狀無故）而不輒以告里有司（輒遠上令當告有司）謂之亂家其罪伍長以同（同謂同坐）伍人之罪里中有不敬長慈少出等異不聽父兄之教有所受聞不悉以告為長謂之亂里其罪有司而貳其家（其人為首其家為二二猶副也若今從坐）扁不以時循（或作脩）行教誨受聞不悉以告鄉師謂之亂扁其罪扁長而二其家鄉不以時循行教誨（一二教之曰誨）受聞不悉以告縣嗇夫謂之亂鄉其罪鄉師而貳其家縣嗇夫不以時循行教誨受聞不悉以告郡善者不顯命曰蔽明見惡而隱命曰下比謂之亂縣其誅嗇夫無赦（不言貳其家者罪之尚貳其家則誅可知者矣）郡大夫不以時用行教誨受聞雖實（或作賓）有所遺脫不悉以斂在國謂之亂

顏充曰承接層層都無痕迹

郡其誅郡大夫無赦柱國不政使下情不上聞上情不下究謂之緣或作綫或作繆政也緣急其誅柱國戚門殘疾令尹不宜或作宣時合或作令地合地之德害百姓者謂之亂天下其軫令尹以徇柱國楚之罷官令尹若相國矣楚懷王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齊陳軫問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為柱國封圭執圭軫曰其有貴於此乎曰令尹軫車裂也周官曰轘軫或作斬此其所以畜物也天用四時地用五行天子執一以居守一作中央參於兩間調以五音正以六律紀以度數宰以刑德從本至末第以甲乙天始於元帝始於朔元以氣言之朔以方言之天運始於玄元地處始於玄朔四時始於歷王者敬授人時實始於歷故家里用提提零日也公羊傳曰提月者僅逮此月晦日也扁長用旬鄉師用節鸞芒種之類縣嗇夫用月郡大夫用氣分所至二分二至之類柱國用六律里五日報扁用是扁也

日報鄉用旬鄉十五日報縣用節縣三十日報郡用月郡四十日報柱國也用氣柱國六十日以聞天子用律天子七十二日遣使此用五行分王之數蓋一歲之運五行各王七十二日勉有功罰不如句此所以與天地總下情六十日上聞上惠七十二日一下究此天曲日術也故不肖者不失其賤而賢者不失其明上享或作序其福祿而百事理行畔者不利天下晏然雖陰有欲畔者無所乘其隙也故莫能撓其強是以能治滿而不溢不增之使溢之縮大或作天而不芒不損之使芒芒之為言小也天子申或作甲正使者敢易言尊益區域或無域字使利逷下蔽上使者變言貸褒借譽尊益區宇則其蔽至於逷下蔽上其刑斬笞無赦諸吏敎苦德薄侵暴百姓輒罷毋使汙官亂治不奉令犯法其罪加民播惡於衆利而不取利運而不取次

申特行曰自古皇帝繼天立極天下莫不仰制此尊卑成焉子末說詭異汗漫所以為諸子之書

疑取次或作敢次 故四方從之唯恐後至是以運天 運天或作運大 而維張 管子曰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地廣而德章。天下安樂。故年子昌蠡。以一時與最上賢不如令尹。令尹以聞壹再削職 一本作則職 三則典 或作不赦 治不踰官使史李不誤公市為平生者不喜。非生之故 死者不怨 非故殺之 人得所欲國無變故著賞有功德及三世。或作各 伏 或作狀 其葬不得創謚 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不能改也創成為制 事從一二終古不勅彼計為善於鄉。不如為善於里。為善於里。不如為善於家。是以為善者可得舉。為惡者可得誅 或作諭 莫敢道一旦之善。皆以終身為期素無失次故化立而世無邪。化立俗成少則同儕 或作齊 長則同友遊遨同品。祭祀同福。死生同愛禍災同憂居處同樂。安居曰處 行作同和。吊賀同雜。哭泣同哀。驩足以相助。偓諜 或作諜 足以相止。偓探也諜閒諜也 安平相馴軍旅相保。夜戰則足以相信。晝戰則足以相配 或作醜 入以禁暴。出正無道。是以其兵能橫行誅伐。而莫之敢禦。故其刑設而不用。不爭而權重車甲不陳而天下無敵矣。一本作天下無道敵矣 失道則賤敢逆貴。不義則小敢侵大成鳩既見上世之嗣。失道亡功倍 或作信 本滅德之則故為之不朽 或作株或作採 久之國。定位牢 或作罕 祭 或作然不能保其邦家則位不定矣不能保其宗廟則祭不牢矣 使鬼神壹曰 或作日 增規不圓。益矩不方 此言法度至足無欠無餘規不可增矩不可益非特使人信之雖質諸鬼神而無疑也蓋聖人之法譬諸身乎增之則贅割之則虧矣 夫以效末傳之子孫。唯此可持。唯此可將。效猶示也讀如效羊之效言以示子孫之末裔立可持行可將唯此而已 將者養吉

王鈇石曰以下言王鈇之傳

釋者不祥。墠以全犧純完謂之犧正以齋明齋或作天或作文不草謂之齋不昧謂之
明齊明者蓋祭祀之正也犧牲則以為副而已禮曰去庙為祧
為壇去壇為墠今此獨言墠者於墠知此則由壇而上可知者
也四時享之祀以家王。子孫祭祀不輟所謂祀以家王以為神享禮靈之符藏
之宗廟。以璽正諸或作諸侯為之信符藏之宗廟而以其璽正之以明後世所當守也又故其後
世之保教也。全句耳目不嘗用心不分。不見物而遷捐或作指私
去毒捐己之私去人之毒鈞此字上有每字一本鈞作鈞於內哲或作哲智足以及之也固於所
守。仁足以守之更始逾新。周而更始久而逾新上元為紀共承嘉惠。相高不改
亶昭穆湯不先帝文武不先宓曾躋僖公失是矣不具或作其招士疑先結之後入弗
解先入者定矣故後入之事弗能解也此知極之至也。極知紀極之亟龐子曰。願聞所以
不改更始逾新之道。鶡冠子曰。成鳩所謂得王鈇之傳者也。龐

子曰。何謂王鈇。鶡冠子曰。王鈇者非一世之器也。以死遂生以殺
上殺從中制外之教也。後世或作世後成至孫一靈羽靈或作虛理或作虛羽理
或作煋材理符日循或作脩功弗敢或无敢字敗智者雖工弗敢敗也奉業究制執正
守內。拙弗敢廢愚者雖拙弗敢廢也樓割與旱蘇本作樓割與旱疑或旱為旱以新續故
四時執效應鉅不駿后得入廟惑爽或作制不嗣或作副謂之焚或作
焚生火甚多其和焚矣列子曰焦然肥色如瓚昏然五情爽惑祖命冒世冒黍也世如世德之世禮嗣
弗引奉常弗內弗引弗引于祖弗內弗內于廟奉常官也典宗廟之有丞景帝更曰太常靈不食
祀其鬼不得食祀家王不舉祭天將降皇神不享家王既而祭之則將獲罪于天皇神雖郊
不享皇神昊天上帝此所以不改更始逾新之道也故主無異意人若爽或不嗣
其罪在上所云則繼其後者知田筌新豈敢取異之扎民心不從與天合則句萬年一范

王維禎曰鶡頭答轉上文成鳩之道與神明体正句何等奥出

范如荀子范形之范則近者親其善。遠者慕其德而無已。是以其教不猒
其用不弊。故能疇合四海以為一家。而夷貉萬国皆以時朝服
致績或作續而莫敢效增或作蹭免此言夷貉万国皆以朝服致貢而不敢取曾亦不敢法言曰彼
我純續帶戊金畢此之謂也聞者傳譯來歸其義又其遠者莫能易其俗移其教
孟子所謂用夏變夷未聞變于夷者也故其威立而不犯流遠而不廢此素皇内
帝或作啇之法帝者天號王者人稱皇者天人之總美大之名謂之素皇内帝則且其至者也盖至人神矣由是而
在下則玄聖外王之道也由是而在上則素王内帝之法也成鳩之所枋以超等也枋柄世世
不可奪者也。功日益月長故能與天地存久此所以與神明体
正之術也不待士史或蒼蒼頡作書故後世能云其咎士李官也太古
无法而治不立古史不造書契而至德玄同使由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去名尚何言其咎也扒傳曰蒼頡作書鬼夜哭天雨

粟方是之時至德衰矣未聞不與德究究字下或有謂字而能以為善者也。龐子
曰。如是古今之道同邪。鶡冠子曰。古者亦我而使之。今衆者亦
我而使之衆耳。何比異哉。彼類善則萬世之忌類猶聚也道悪則禍
及其身。尚或作有奚怪焉。龐子曰。以今之事。觀古之道。舟車相通
衣服同采。言語相知。畫地守之。不能相犯。殊君異長。不能相使
逆言過耳。兵甲相李。或作獲李如李官之李李者始者百父母子。且其或作未易
領或作頌言父母置令子至百不易領矣方若所言。未有離中國之正也。離附也言以上所云
方若疇合四海以為一家之言似違中國之正遠矣異第之業第里第也域不出著。著土著者也居不
連塊毀墻曰塊而曰成鳩氏周闔四海為一家。夷貉夷貉或作第却萬國莫
不來朝其果情情字一本惰下有可字一本情作成乎。此言立里之間其業之異如此又況四海夷貉之遠乎

王維禎曰物雖異類欲同則聚况人同情相收相理何有日誨夷貉之異

閔如霜曰堯受黄帝之治俱是如此

王慎中曰此推原天地陰陽之理皆有可知聖人不过因而揣摩之以立政故名與天壞俱敝也議論到此不易之談

鶡冠子曰虎或作唐狼殺或作救人或作下烏蒼從止蟘蛾一作蝼蟻從下聚之烏烏鳥也蒼蒼黽也六者異類然同時俱至者何也所欸同也由是观之有人之名。則同人之情耳何故不可乎此言四海之情同以為一家无不夷者天度數之而行在一不少在萬不衆同如林木積如倉粟斗石以陳升委無失也委亦米之數也傳曰少曰委多曰列或作積其數未詳聞也礼曰出入三積列削地分民亦尚一也耳或无耳字百父或作交母子何能增城殊君異長又何出入若能正一萬国同極德至或至下有制字四海又奚足闔也龐子曰果必信然陰陽消散三百六十日各反或作及其故天地踦跂奚足以疑踦踦狹貌孟子所謂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生而至也聖人高大内揣深淺近之理理或作異使鬼神一失一失失其與也此言圣人燭理有以窺之

錢福曰末收結道上見道同則治同上无古圣下无世生

不復息矣運而不停與或作為天地相蔽蔽天地而不耻至今尚在以鉦面逹行疑宜乎哉成鳩之萬八千歲也夫道者天地之母縮而終身伸以治国皆可以長久此廣成子之所以十二百年而成鳩氏之所以万八千歲也故曰得廣成子之謂天矣成鳩氏天故莫圭增其高尊其盡者矣此道者何辨誰氏所用之国而天下利耳用之則是安辨誰何

地分民[illegible]尚[illegible]也耳（或无耳字）百父（或作）母子何能增[illegible]

[illegible]

馬端云太鴻太乙道之所自始也而至者道與神明合爲一

朱之蕃云太鴻問太一二段又定即天地人事三者以生議論

泰鴻第十

泰一者（泰一天皇大帝也）執大同之制（制或作利泰一無所不同故曰執大同之制楚人呼予未能定楚孔子曰惜）調泰鴻之氣（泰一含元氣者故曰調泰鴻之氣鴻蒙元氣也泰鴻元氣之始也）正神明之位者也（南華所謂天尊地卑神明之位）故九皇受傳（受教于傳）以索其然之所生傳謂之得天之解（或作天然之解與法傳不求法脫）傳謂之得天地之始（生天生地）傳謂之道得道之常（不安曰常）傳謂之聖人聖人之道與神明相得故曰道德（德者得此者也）郄始窮初（郄者開也有初然後有始列子曰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太一至矣其地蓋如太素太易之問故曰郄始窮初）得齊之所出（帝出乎震齊乎巽而太一者郄始窮初得齊之所出故能北辨而南與万物相見）九皇殊制而政莫不效焉故曰泰一（泰一无適而非一也故九皇殊制而不能二也焉）泰皇問泰一曰天

湯賓尹云天地人事三者雖其位數不同而運行不停万物成而四時定也

地人事三者孰急（泰皇蓋九皇之長也）泰一曰爰精養神內端者所以希天（內直者與天為徒）天也乎神明之所根也醇化四時陶埏無形（埏和土也）刻鏤未萌（木曰刻金曰鏤凡此亦皆自然也夫豈物刻而雕之）離文（或作父）將（或作特）然者也（雕華雕也天道造始而地事終之故其言如此）地者承天之演備載以寧者也吾將告汝神明之極天地人事三者復一也立置臣義（此將從起体用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問故先謂立君臣之義）所謂四則（四則即上所云傳謂之將天之解傳謂之將天地之所始傳謂之將道之常傳謂之聖人）散以八風（東風曰明庶風西方曰閶闔風西南曰涼風東北曰融風之類散謂散上四則使皆放此）揆以六合（揆言總之六合之內也）事以四時寫以八極（寫言放之八極之外也）照以三光牧（或作收）以刑德調以五音正以六律分以度數表以五色改以二氣（亭之以溫涼毒之以寒暑）致以南北（南北謂日）齊以晦望（晦望謂月）受以明

鄧守益曰見天運不忒三極之道盡於此矣

又曰言言造極鈞陶之術盡矣

姜寶曰此已言聖人與神皇合德其功立其法正也

曆（或作曆謂日月星辰）曰信出信入南北有極度之稽也（此申致以南北之義冬至日在牽牛夏至有在東井其長短有度）月信死信生進退有常數之稽也（此申齊以晦望之義二五而盈三五而闕其損益有數）列星不亂其行代而（或作以）不干位之稽也（此申受以明歷之五五位二十八舍各有常次）天明三以定一（又見下文）則萬物莫不盡美（或作）以三時生長一時煞刑四時而定天地盡矣（此言方其生長則三不後於一其殺刑則一不後於三以明三極之道莫知其孰急也）夫物之始也傾傾（或作鴻鴻傾傾傾木正之貌）至其有也錄錄（錄錄未能拔於常流之中故曰錄錄）至其成形端端王王（端端傾傾之反王王錄錄之反）勿（或作物）損勿益少幼隨足（各隨其性而足無事於老）以從師俗（仰以從於師俯以從於俗）毋易天生毋散天樸自若則清動之則濁（人心譬如槃水莫動則平不撓則清微風過之則不可以濁大形之正矣）神聖踐承翼之位（承翼之位蓋天位也前後曰承左右曰翼也）以與

神皇合德五精之帝謂之神后則神皇蓋昊天也按圖正端以至無極兩治或作祭四致兩致上下察也致普遍四方也四間以正或作上息蔥緣起或無所不周如上所云可謂至美然而動息則靜語息則嘿豈常離此寂然之地哉歸時離氣以成萬業離附也取譬言之借如五精之地其道各遍五方而太皇司春少昊司秋者所以歸時離氣以成萬業者也一來一往視衡低昂彼來彼往而低仰視車之衡所以同乎人也礼曰国居緩視大夫衡視又曰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国君則平衡大夫綏之之曰衡如權衡之衡惟低仰應物而已何所或容其心也哉五官六府分之有道無鉤無繩渾沌不分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而渾沌全矣故曰擢六律塞師曠之耳散五采膠離朱之目毀絕鉤繩儷工倕之指而天下人始舍其樸矣大象不成事無經法精神相薄乃傷百族此明渾沌不可判也蓋偽生真死而渾沌判矣則精神相戰百族為之不寧南華曰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神蓋謂是乎偷氣相或作祖時後功可立盜陰陽之和以載其形而还以相時先定其利待物自至不迎養次

王立刑石曰此言琁之存天地接者君臣合德方位調而六律正

陳碧虛曰以五音正五位而分任之詞截然不亂

以法物至輒合法者天地之正器也用法不正玄德不成所謂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也上聖者與天地接句結六或作交連而不解者也六連六合也老子曰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是故有道南面執政以衡神明左右前後靜視或無侍字中央此言君無為也而臣亦無為開原流洋洋若今海之有洋洋也精微往來傾傾繩繩內持以維外紐以綱或作經行以理埶或作執紀以終始同一殊職聯之使同統之使一立為明官五範五範五音也四方各以類相從昧或作味玄生色春夏之華發於玄冬音聲相衡衡平也東方者萬物立止焉或作東方生物圖揭立上焉止猶植也故調以徵南方者萬華羽為故調以羽西方者萬物成章焉故調以商北方者萬物錄藏焉故調以角徵屬南方而今此言於東方者蓋言以調東方而已非謂東方也下皆放此中央者太一之位北極

王維禎曰此上言分任五方此太一司天之度以下又言以天子治之

天地之中而其一明者太一之座百神仰制焉故調以官道以為先夫道至美而更推以
為先記曰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舉載神明華天上揚或作華物天上疑此樂章
之名蓋若皇華析揚也本出黃鍾所始為萬物唯隆以本華物天下盡物
也使居東方主春以火照物天下盡火也使居南方主夏以金
割物天下盡金也使居西方主秋以水沉物天下盡水也使居
北方主冬土為大都天下盡土也使居中央守地天下盡人也
以天子為正此言太一司天而分任五方又以天子治之調其氣調其五行之氣木溫金清之類和
其味和其五行之味水鹹火苦之類聽其聲大焦金殺之類正其形木方土圓之類迭往觀今
或作令故業可循或作循也天下一致求不與古往不與今却而觀之則其業可循近迭篇曰師未發軔而
兵可迭也蓋前却曰迭首尾易西或作向○春夏先秋冬後天其方各有向烏何可與也地理離經之

首尾異向則地理亦失其經奪愛令亂奪其所欲而亂蓋天亭易於上地理離於下則人其有不亂者乎上
滅天文理不可知天文滅矣地理安可知也故曰文理相明者也神明失或作夫從或作徒
文或作父理者相明者也色味者相度者也藻華者相成者也對質
曰藻對實曰華藻文也藻如草之藻華如木之華衆者我而衆之故可以一范請也請如
請蓋之請蓋衆者自我而千萬則其一之亦在我矣請以一范無不可者順愛之政殊類相或作末通
列子曰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逆愛之政同類相亡傳曰焉知父子不為豺貘故聖人
立天為父建地為母范或作危若非務使云必同知一期或作明以
使一人也汜錯之天地之間而人人被其知或作人彼其和此言聖人蓋知一期
以使一人而惟是心焉汜錯之天地之間而人人彼其和也非務使之又同故曰一人之情千萬人之情是也和也着。
無形而有味者也和者道也蓋道無形而有味同和者人也與道同和相容容或作客

者義也。與道相容者義也（義不相容不義則道不相容蓋不道則）仁義者所樂同。（或作名 自或作名）也。能同（或作因）所樂無形。內政。（此言能同仁義之樂則政法雖有而真空內之蓋所謂真空者無不凝有故也）故聖知神方調於無形。而物莫不從天受藻華以神明之根者也。（天受道之英華以生神明則子曰輕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地受時（或作耳得）以為萬物原者也。（地者受天之時以產萬物）神聖詳（或作祥）理（或無詳理二字作悉 庠悉深契於理）離制命之柄（制命之柄或無離字老子所謂魚不可脫於淵利器不可以示人）斂散華精以慰地責（或作貴）天者也（此言神聖契理而有以制命則盡粉萬物而不為戾雖以慰地責天可也昔者老子上戮五帝通及三皇而西域之學有喝佛罵祖者豈近是乎）調味章色正聲以定天地人事三者畢此矣（其道如上所謂則天地人事豈有出於此乎）

泰錄第十一

人論泰鴻之內出觀神明之外定制泰一之衷（衷之言中也無所出入為定）以為物稽（入而論泰鴻之內出而觀神明之外定而制泰一之衷使物取稽焉）天有九鴻（拾遺記曰望三壺如粟米視八鴻若縈帶說者以為八鴻八方之名鴻大也然則九鴻蓋九圍與）地有九州。（此即鄒子所謂九州蓋非禹別者也）泰一之道。九星之傳。請成於泰始之末（泰一之道至矣故上篇云九星受傳以索其然之所生而今此又言其傳當請成於泰始蓋非泰始莫足以知焉其曰末者言順下風而請者也）見不（或無不字）詳事於名理之外（此言說見其事之略而已更當審其會歸故下文云）范無形嘗無味以要名理之所會范者。味之正也。（范者形也正如覆悲其正之正蓋形受養於味者也）味者氣之父母也（氣不足補之以精精不足補之以味）精（或作清）徵者天地之始。（或作治）所也。（言形言味而又言此者蓋將要名理之所會文當致此三者也）不（或無不字）見形嚮而天下歸

美爲𠙽旳也名尸神明者大道是或作正也夫錯行合意扶義本仁或作收積順之所成先聖之所生也行其道者有其名為其事者有其功此言仁義之治故行其道者有其名為其事者有其功若夫聖人無名神人無功秉於道德故游乎萬物之上則豈拘於仁義之域哉故下文云故天地成於元或作无氣萬物成於天地元氣太虛也太虛含天地天地含萬物故其言如此神聖乘或作秉於道德南華所謂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者也以究其理或云萬物秉於聖秉於道德以究其聖以究天地萬物之理若上聖皇天者先聖之所倚威立有命也堯舜三代誥命皆必稱天者蓋以倚威立命而已若夫致治之自則豈可以取賴於天哉故致治之自在己者也招高者高招庳者庳此言治之何如顧我招之如何未有圓於管晏之界而可以招堯舜之高者也故成形而不變者度也未離己而在彼者也如狎漚者心動於內則漚鳥舞而不下此未離己而在彼者也陳體立節萬世不易天地之

紀或作位 齐或有量之 齐擬之者象也 議之者說也 高似孫曰天文地理乃神明之法而聖人者所以徵精握神㓞点者也

位也分物紀名文聖明別神聖之齊也法天居地去方錯圓或作督方以智則滯圓而神則通神聖之鑑也象說名物成功遂意隱彰不相離神聖之教也故流分而神生流分謂水也天一生水貝于物為精〻聚而後神從之動登而明生明見而形成形成而功存故文者所以分物也理者所以紀或作地名也天地者同事而異域者也天域于上地域于下無規圓者天之文也無矩方者地之理也天循文以動地循理以作者也二端或作聖端者神之法也神明之法如是而已神聖之人后或作令先天地而尊者也後天地生然知天地之始先天地亡然知天地之終道包之故能知度之其道圖乎天地之外故知古知今之義能度之尊重焉故能改動或作元動字之挾陰陽移寒暑敏或作每數明焉故能制斷之精神者物之貴大者也

顧允曰惟神明之所以為聖人神化之極

己補曰此見聖人氣合于神之各于無窮以爲師力成功此神聖字之所以絶衆也

精神之外皆其緒餘土苴諸也內聖者或作聖內精神之原也外王皆即其緒餘以苴則內聖者精神之原也莫貴焉故靡不仰制者所以衛精擢神致氣也精款畜神款之采氣款專故其辭如此擢者秀拔者辭幽則不淺簡或作簡則不煩不煩則精明達明太用則昏精太用則竭故能役賢能使神明無為也故能用天下而有餘百化隨而變終如從而豫豫猶暇也神明者積微精全粹之所成也聖道神方方或作要之極也要其会歸至于此而極矣帝制神化治之期也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已矣故師無或字為君而學為臣敬者為君學者為臣上賢為天子次賢為三公高為諸侯高者以為諸侯易姓而王不以祖或作礼籍為君者歆同一善之安也堯授受授禹用此道也彼天地動作於胸中然後事成於外萬物出入焉然後或作並同生物無害聖人心外無法而氣合于神神合于無天地之萬物之多動作出入反在胸中則

申尉行曰此見天地陰陽之受令取象于神明之効而流類于聖人之治

豈有不成哉闔闔四時引移陰陽怨沒澄物旋天下以為自然百姓謂我自然是也此神聖之所以絶衆也子貢曰仲尼天也不可階而升也聖原神文有驗而不可見者也有情有性無為無形故過人可見絶人未遠也南華曰有行者至于卽此而而不見冥山神明所以類合者也故神明錮結其紘紘者是何也則去之遠矣取譬于極而錮結云者以明無危墜之患也類類生成用一不窮或作用不窮一此所謂仲尼神明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至至于山川鳥獸草木如裕也影則隨形響則明或作應聲故形聲者天地之師也坎曰師也隨而應之四時之功陰陽不能獨為也聖王者不失本末故神明終始焉輔相尊陰陽終始四時之功卒令八風三光之變經或作纒氣不常之故孰不詔請諸或作都部或作理焉讀如都之為言總也都鄙之都故此言人深聖人故陰陽失利詔而請之使總理焉至於大亂之本實始于此此奧桑拱所以不釋老明之言故下文云

許國曰聖人者法天地正陰陽執大道之樞以受教循道之上故去守宗廟而存國家

神靈威明上變光者聃所謂上悖日月之明疾徐緩急中動氣光聃所謂中隋四時之施倏傷毀禍下在地或作徵下在地者聃所謂下爍山川之精故天地陰陽之受命取象於神明之効既已見矣其効如上所謂亦巳見矣斟太豈遂可以典聖人之治哉故下文云天者氣之所總出也所謂虹電也霜露也風雨也禎氣之成乎天之也地者理之必然或作理然之必也无可死不可者天道也地道則取必焉故聖人者出之於天其道常出于天收之於地不肖出干地也在燥溼若陰陽或無陽字者杜燥溼以法義與時遷焉或無陰字溼若陰者以法義杜燥若陽者以法義杜溫度方云神溫則天不生水形燥則地不生火三者聖人或无人字存則治亡則亂者天失其文地失其理也以是或作文知先靈先靈先王之靈王百神者上德執大道凡此者物之長也及或作乃至乎祖籍之世代繼之君身雖不賢然南面稱寡猶不果亡者其能

湯賓尹曰兵非於德衰但知兵者猶善用兵故皆浔其道後世則失之矣

陶望齡曰此數人者又非不學而主兵也

世兵第十二

道有度數故神明可交或作効也易曰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物有相勝故水火可用也東西南北故形名可信也有方矣然後形名者焉五帝在前三皇在後上德已衰由是知但起黃帝百戰百戰之數未盡聞也蚩與炎帝戰於坂泉之野三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七十二此其大畧也蚩尤七十二或云無二字堯伐有唐傳云堯佐帝摯受封於唐二十而登帝位今此云堯伐有唐未詳聞也伐或作代禹服或作伐有苗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陰陽不亂其氣生死不俛其位三光不改其用神明不徒其法善用兵者其道如此浔失不兩張成敗不兩立所謂賢不肖者古今一也君子不惰真人不怠怠然後解解然後惰哉君子言惰真人言怠三月不解無見久貧賤則據簡之伊尹酒保保傭保也太公屠牛傳曰太公少貧晝殺

卹守蓋曰有道之士一句又剋收束完密

受教乎有道之士者也。不然而能守宗廟存國家者。未之有也

值天涼屠牛賣肉值天熱而肉敗管子作革。或作草百里奚官奴。百里奚虞人也虞亡晉主辱之以媵穆姬而飯牛乎秦豈此所謂官奴者乎海內荒亂。立為世師。莫不天地善謀。日月不息。遍成四時。精習象神。南華曰鑄成見者驚猶鬼神豈謂是乎孰謂能之。言非不學而能也素成其用。先知其故。所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湯能以七十里放桀。武王以百里伐紂。知一不煩。知一則簡千方萬曲。所雜齊同。會之有元故不能易也勝道不一。制勝之道夫豈一端而已知者計全。戰必勝攻必取明將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欲踰至德之美者。其慮不與俗同。徇倍則病庸欲踰至德之美難矣欲驗九天之高者。行不徑或作經請。安可以問途而至也九天具見鴻烈真經蓋言南方曰朱天北方曰玄天中央曰鈞天之類是以忠臣不先其身而後其君。寒心孤立。懸命將軍。野戰則國弊民罷。城守則食人炊骸

焦竑曰至於國削主困則計之書無窮耳兵誠不易也

王荊石曰此段此從魯仲連遺燕將書脫化來詞更雅麗

或作火体謂易子而食析骸而炊計失其國削主困為天下笑持國計者可以無詳乎固有過計有嘗或有賞試嘗試失之䟽過計失之細事貴取中而已明此所當審也是以曹沫為魯將與齊三戰而亡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刎頸而死則不免為敗軍擒將非勇也國削名滅非智也身死君危非忠也夫死人之事者不能續人之壽故退與魯君計桓公合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旦而反天下震動四鄰驚駭名傳後世扶狀於小愧者大功不成故曹子去忿悁之心立終身之功棄細忿之愧立累世之名故曹子為知時魯君為知人劇辛為燕將與趙戰軍敗劇辛自剄燕以失五城自賊以爲禍門身死以危其君

唐荊川曰善戰者付天則地得其道隨其時而善用之則我之矣

名實俱滅是謂失此不還人之計也言其計畫無後之尔非過材之莿也此言賢者誠重其死雖然曹沫之事適遭管仲不欵愈一小快而以齊信於諸侯故能成其名也若夫李陵之降欵以報漢而卒夷毋龍西之上用為恥焉則沫之刼致豈可以自常哉刼又霸者之事也至於王於之人誠信素明則將無與曾地而誅沫矣何足貴乎夫得道者務無大失凡人者務有小善小善積多惡欵多惡則不　不　則多難或云多惡則多難美無則不下五字　多難美則濁濁則無知多欲則不博不博則多憂多憂則濁濁則無知欲惡者知之所昏也夫強不能賭修之賭言辱是劇辛能絕而燕王不知人也昔善戰者舉兵相從陳以五行戰以五音指天極與神同方類類生成用一不窮明者為法微者是行齊過進退齊不過也參之天地出實觸虛吳奔東南亞夫使備西北蓋知此矣禽將破軍發如鏃或作鏃矢動如雷

湯賓尹曰用兵任識時勢者折以轉禍為福反危為安得則利失則敗時不可不失也

霆暴疾擣虛殷若壞墻殷懷墻聲也執急節短孫子兵法曰其執險其節短用不縵縵避我所死就吾所生趨吾所時援或作授吾所勝故士不折抶兵不困窮得此道者驅用市人乘市人秉流以逝或作遊與道翱翔授取錮據或作豫堅守呼吸鎮一作推或作慎移鎮不移也與時更為一先一後音律相奏或作奏一右一左道無不可受數於天定位於地成名於人彼時之至安可復還或作復還至也復反復也還曰還也安可控摶控引也摶持也復還言不可禦控摶言不可止天地不倚錯以待能度教相使陰陽相攻死生相攝氣生相滅虛實相因得失浮或作淫縣浮而言夫相浮縣無定也兵以勢勝兵法曰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時不常使蚤晚絀嬴反相殖生變化無窮何可勝言水激則旱矢激則遠精神回薄振蕩相轉遲速

鄒守益曰句踐亦順時觀變之士

有命。有命一作言息又作正息必中三五合散消息。孰識其時。至人遺物。遺物或作不貴獨或作獨動與道俱。縱軀委命與時往來。盛衰死生孰識其期。儼然至湛孰知其尤。禍乎福之所倚。福乎禍之所伏。禍與福如糾纆。此言禍福相為表裏孰知索綯纆索也三合曰糾渾沌錯紛其狀若一。交解形狀孰知其則。勞苦無貌貌或為根唯聖人而後決其意。或作能決其意斡流遷從。固無休息。小休曰息終則有始。孰知其極。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雀。太疎故也籠中之鳥。空窺不出。太密故也衆人唯唯。安定禍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憂者在堂弔者在門失反為得。成反為敗。吳大兵強。夫差以困。越棲會稽。句踐霸世。達人大觀。乃見其可。可或作苛橢枋一術。奚足以游。橢讀如隋犁之隋枋讀如方犁之方夫天下之事百出要以百變應之而今隋方一術則豈足將於變通之會哉

丸

馮叔吉曰收束上意是家文法老

往古來今。事孰無郵。郵置郵也行者過之故爭之過者乃郵舜有不孝。堯有不慈。文王桎梏。管仲拘囚。坱軋無垠。垠或作限有限齊孰煙得之此言大均播物坱軋無垠皆在爐之煙內孰煙得之至得無私。泛泛乎若不繫之舟。任之而已能者以濟。不能者以覆。天不可與謀。地不可與慮。聖人捐物。從理與舍。衆人域域。域域狹之貌淺迫於嗜欲。小知立趨。好惡自懼。今者死權自貴矜容。一本自矜容下云徇名終身誅禁無列士以下兩句詩曰垂帶悸兮是也列士徇名。貪夫徇財。以身逐物曰徇至博不給。給或作結統之無要則雖博乃更不給何則至道常約也知時何羞。不愧不怍不肖繫。繫或作敷俗賢爭於時。知名也知也者爭之器也名也者相軋也細故袃蒯一本袃作袃蒯作蒯也奚足以疑。事成欲得。又奚足夸。此言如意與不無足欣戚千言萬說。卒賞謂何。此言理忝於上而彼之繫言雖累千万猶賞此乎句踐不官。句踐嘗臣於吳二國不定文王

不幽 幽於姜里 武王不正。或作武王不執正 管仲不羞辱名。不與大賢功不能與三王鉦而備矣

王鍚爵曰上世德成故民不相欺役不相臣主而至為末世德衰則民相與而相為者敗治者亂

備知第十三

天高而可知。地大而可宰。萬物安知人情安取伯夷叔齊。能無盜而不能使人不意已。横逆豈可必載 申徒狄 殷之末也枯槁者也 以為世溷濁不可居。故負石自投於河。不知水中之亂有逾甚者。德之盛山無徑跡。澤無橋梁。不相往來舟車不通。何者其民猶赤子也。老子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男曰赤子女曰嬰兒 有知者不以相欺役也。有力者不以相臣主也。是以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麋鹿群居可從而係也。烏鵲性猜瞿麋鹿性驚决故此主言之 至世之衰。父子相圖。兄弟相疑 夫父子天性兄弟天倫恩信素足非自外至故曝世人之足則辭以脫惧兄則以嫗大親而已矣今德下衰而至于父子相猶兄弟相豫者豈其性固異于古也扎蓋治之之過也 何者。其化薄而出於相以有為也。此言不能相與於天相與相為

陶望齡曰堯傳天下于舜非愚湯武放弒其君非无道皆譏者之失也

故其弊至此郭象曰天体天地冥變化者雖手足異任五藏殊嘗未嘗相與而百節同斯相與於無相與也未嘗相為而表裏俱濟斯相為於無相為也若乃役其心志以恤手足運其手股肱以營五藏則相營愈篤而内外愈困矣蓋知此也耳是故為者敗之治者亂之敗則傰傰黨亂則阿阿則理廢傰則義不立堯傳舜以天下故好義者以為堯智其好利者以為堯愚湯武放弒利其子好義者以為無道此言何謂也若予所李則惟好義者以為有道而好利之人以為賢為或無為字彼世不傳賢故有放君君好傰阿故有弒主夫放弒之所存亡國之所在吾未見便樂或作見其便樂而安處之者也夫處危以妄安循衰以損樂是故國有無服之喪無軍之兵可以先見也是故箕子逃逃逃過也非謂逃而去之孔子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而搏裘牧宋世家曰南宮万殺湣公於蒙澤大夫裘牧聞之以兵造公門万牧牧齒著門闔即其事也商容

王維禎曰諸人待以其君知此視箕裘何如耶然箕裘之遺哉辱者亦時命使然也

拘而蹇叔哭蹇叔秦臣也穆公襲鄭蹇叔哭之昔之登高者下人代之惕或作愓怖手足為之汗出怖故為之汗濡也而上人或無人字乃始搏折枝而趨操木言傍觀者為之驚懼而登高之人雖危莫知焉乃始搏而折枝趨而操木止之者僇止之使勿爾者覆受僇焉凡此以況處危忘安而諫者蒙辱之義是故天下寒心而人主孤立今世之處側者皆亂臣也其智足以使主不達其言足以滑政其用黨足以相窮於利害昔湯用伊尹周用太公秦用百里百里奚也楚用申包申包胥也齊用管子此數大夫之所以高世者皆亡國之忠臣所以死也此言古之人其才一也或以高世由亦或之以死者所过之君異者也是觀之非其智能難與也乃其時命者不可及也此言伊呂申管之才人非莫及也而箕裘之徒李以殺辱無其時命故者也唯無如是無其時命時有所至而求或作表又或作表有君無臣故雖時有所至而上求焉

顧寃曰此正賢者守時不肖者守命比干子胥費仲惡来均未盡其道必知聖人而後可

時有所至而辭。有時無君故雖時有所至而下辭焉命有所至而闔或作閧闔猶辭也命有所至而闢或作闕闢猶求也賢不必得時也不肖不必失命也是故賢者守時。而不肖者守命守命猶委命也今世非無舜之行也不得時之故也非無湯武之事也知伊尹有任責自負費仲惡来得辛紂之利而不知武王之伐之也。比干子胥好忠諫而知其主之煞之也。費仲惡来者可謂知心矣而不知事比干子胥者可謂知事矣而不知心聖人者必兩備而後能究一世。

申時行曰九夷不達變化之妙故其敗也

兵政第十四

龐子問鶡冠子曰用兵之法天之地之人之賞以勸戰罰以必衆或作恐衆五者已圖然九夷用之而勝不必者其故何也得其戰矣未得其所以戰也故九夷用之而不必勝語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此之謂也故曰天子馳亦馳夫子趨亦趨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夫其從其近是乎鶡冠子曰物有生生猶化也故金木水火未用而相制此言前期而勝也子獨不見夫閉關乎立而倚之則婦人揭之或作易揭之上仆而措之則不擇性而能舉其中句若操其端則雖選士不能絕地關尚一身輕重異之者埶使之然也夫以關言之則物有而勢在矣九夷用之而勝不必者其不達物生者也此言不達事變物化故輙敗比素問曰物生之謂化物極之謂變皆達物生者五尚一也耳龐子曰以五

張之象曰取功之道在神明神明者即變化不測之妙也

鄒守益曰法生神神生明二句

為一柰何。鶡冠子曰。天不能以早為晚。地不能以高為下。人不能以男為女。賞不能勸不勝任（金帛在前不能使延者賞）罰不能必。不（或無不字）可。（斧鉞者後不能啞者鳴）龐子曰。取功柰何。鶡冠子曰。天不能使人。人不能使天。因（或作固）物之然而窮達存焉之二也。在權在勢。在權故生財有過富在埶。故用兵有過勝。財之生也力。於之地。順之於天。兵之勝也順。之於道。合之於人。其弗知者以逆為順。以患為利。以逆為順。故其財貧。以患為利。故其兵擒。昔之知時者與道證（或作登）弗知者危。神明道之所亡（亡刻作亾）神明之敗。何物可以留其創（留猶止也使創不伸曰留）故曰道乎道乎。（或作道乎）與神明相保乎。龐子曰。何如而相保。鶡冠子曰。賢生聖（賢上生聖）聖生道。道生法。法生神。

兜玄妙解此意用兵知破巢要伏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神生明（神下生明）神明者。正之末也（偏生闇公生明誠信生神故曰正之末也）末（或無末字）受之本。是故相保

鄒守益曰學貴緒極原始方可要終不去悟于言語文字之表以要其終誦說雖多窮年亦已无益也此乃是學問之切要語

姜堂曰此篇問答超偉奇絕可珍可愛

呂補曰九道當矣深矣微矣

馮叔吉曰九道分數得明白天地陰陽之數無所不該故向出諸家傳士多攝其要

學問第十五

龐子問鶡冠子曰。聖人之問服師也。服事也亦有終始乎。抑其拾或作拾誦記辭闔棺而止乎。鶡冠子曰。始於初問。終於九道。若下同不聞九道之解。拾誦記辭闔棺而止。以何定乎。此言非獨白紛如也雖至闔棺而止尚不足以定之也故所貴乎問學者豈誦說之云乎在于得書之体得言之解龐子曰。何謂九道。鶡冠子曰。一曰道德。二曰陰陽。三曰法令。四曰天官。五曰神徵。六曰伎藝。七曰人情。八曰械器。九曰處兵。龐子曰。願九道之事。鶡冠子曰。道德者操行所以為素也。素如獻素之素道德操行之本故曰素也陰陽者分數所以觀氣變也。周官保章氏云以星土以雲物以十有二歲以十有二風占天地之災祥法令者。主道治亂國之命也。天官者。表儀祥兆下之應也。此言學問之序道德

何孟春曰天官隧說日月星辰史記有天官書

高似孫曰條列有法詞简意盡

袁了凡曰推本九道本于心上詞一正一反无人說得到此

林希元曰九道形心以下見匠手結構處而光燄豪發若繪之甚快人意

已明而陰陽次之陰陽已明而法令次之三者備矣然後可以言治矣天官冢宰是已百官取揆故曰表儀造始而已故曰祥兆此以靜唱彼以動和故曰下之應也神徵者風采光景所以序怪也。祭义所謂其气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伎藝者如勝同任。或為住所以出無獨異也。周官六德則異之以智仁聖义忠和六藝則同之以礼樂射御書數人情者小大愚知賢不肖。雄俊豪英相萬也。械器者假乘馬或作馬世用國備也。處兵者威柄所持。立不敗或作取之地也。九道形心。謂之有靈形著見也后能見變而命之物至去名物或曰奇見異聞為変刻子曰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盖亦此類也因其所為而定之。若心無形靈或作虛辭或有傅子錐摶捆捆猶叩掾也不知所之彼。心為主或作至則內將使外。內無巧驗精不足以揆道粗不足以驗物近則不及遠則不至。龐子曰。或有曽闕字禮樂仁義忠信。願聞其合以之

康海曰把斯言來議論而詞入玄源却似幻幻人說幻幻話

羅大經曰結意簡嚴

鶡冠子曰。所謂禮者不犯者也。所謂樂者無菑或作善者也。所謂仁者。同好者也。所謂義者。同惡者也。所謂忠者。久愈親者也。所謂信者。無二嚮者也。聖人以此六者。或無者字卦世得失逆順之經卦猶卜也夫離道非數不可以究緒端。不要元法不可以剸心躰剸猶剸也南華曰墮其肢躰黜其聰明又曰夫道覆載天地君子不可以不剸心焉表術或無表字東原術業之術原知原道之原錐淺不窮。中虛外博。錐博必虛。龐子再拜曰。有闇戒哉錐毋知是其或無其字材乃健弗學孰能此天下至道。而世主廢之何哉。鶡冠子曰。不提生於弗器。器故提之賤生於無所用。中河失船一壺千金。壺瓠也佩之可以濟涉南人謂之腰舟貴賤無常。時使物然。常知善善昭繆不易。一揆至今不知善善。故有身死國亡絕祀滅宗細人

猶然不能保其壽義則自況 [此言細人且爾也況於巳乎其義當以自況]

陳碧虛曰伊尹太公諸人盖以善醫名者其道自不同

世賢第十六

卓襄王問龐煖曰夫君人者亦有為其國乎 [卓當為悼此趙悼襄王也盖趙孝成王卒子偃立是為悼襄王三年龐煖將攻燕擒其將劇辛] 龐煖曰王獨不聞俞跗之為醫乎已成必治鬼神避之楚王臨朝為隨兵故若堯之任人也不用親戚而必使能其治病也不任所愛必使舊醫 [語曰老醫少卜盖老醫更病多矣堯] 楚王聞傳暮𥉁在身 [𥉁盖病也] 必待俞跗 [俞跗盖非楚人故使之此亦寓言傳曰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体酒鑱石撟引案扤毒熨而割皮解肌訣脉結筋搦髓腦浣腸胃練精易形此雖巳成而必治而鬼神避之也] 襄王曰善龐煖曰王其忘乎昔伊尹醫殷太公醫周武王百里醫秦申麃醫郢 [郢荊所都] 原季醫晉 [國語曰晉文公使原季為卿] 范蠡醫越管仲醫齊而五國霸其善一也然道不同數卓襄王曰

頋聞其數煖曰。王獨不聞魏文王之問扁鵲耶扁鵲勃海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曰子昆弟三人其。孰卒善為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為下魏文侯曰可得聞耶。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此神醫也為之於未有周官曰疾醫曰以五氣五聲五色視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夫昧於在神而以五氣五聲五色視其死生更以參兩驗之亦已麄矣然周官言此而已者蓋中材之法也跂跗豈世有哉故名不出於家名在門內而已老子曰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觀之譽之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此明醫也治之於未亂所謂造形而悟者也故名不出於閭其閭里知之矣若扁鵲者。鑱血脉投毒藥。副肌膚間而名出聞於諸侯其所能愈麄其所聞愈遠魏文侯曰。善使管子行醫術以扁鵲之道曰桓公幾能成其霸乎管仲匡救桓公常在其細故能呂其君霸蓋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脩召公之政方是之時諸侯莫或知焉此其治毫毛者也凡此者不病病或云不病至於病而治之不亦晚乎疾甚曰病治之無名或云治無名使或作便之無形夫病之形名著矣然後使醫止桓侯之所以死也至功之成其。或作六下謂之自然許艾之功無所欣賴故其味者謂之自然惟之於治此擊壞之民所以不知堯舜之治也故良醫化之。拙醫敗之雖幸不死創伸股維維攣也卓襄王曰。善。寡人雖不能無創孰能加秋毫寡人之上哉燕戕管仲者出焉

王維楨曰此篇侶淮南子散漫之体逐句逐段開說上篇主意

閔如霖曰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引此二句以起道德字云云

天權第十七

挈天地而能或無能字遊者南華所謂旁日月挾宇宙者類此謂之還或作環又或作繹名

常住真際而不逐於名而不還於名之人區區外慕逐物喪已常為造化負之而走豈能挈天地而遊哉

明照光照不能照己之明是也離朱方晝試百步之外明燭鬚眉而不能近視其睫則逐物不

反靈于人者雖明照如月先照如日而不能照己之明何足怪哉獨化終始隨能序致致或作故獨

立宇宙無封謂之皇天地無封無畛域也華曰四海之外無盡無盡猶齊州也東行至營人民猶是

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豳人民猶是也問豳之西復猶豳也浮懸天地之明四時之運轉移日月執若

浮懸委命相萬謂之時。且然無間謂之命四時之運委之而已然而未數金斂火炎水烈譬如目耳鼻口皆

有所用不能相通通而萬謂之道道故有塞有通連萬物領天地天地下有建報重九明五

合膞膞一作轉或為宇宙二字同根。命曰宇宙闔天之謂宇闢宇之謂宙二者相須而立故曰合膞

高似孫曰理明則不惑不知道者妄生意想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非有直知道德之先知先覺移其迷途而登之大道大惑大愚知何辨得

許国曰此下許多委曲議論俱是足上意思

同根知宇故無不容也有实而無乎處者宇也知宇故無不容知宙故無不足也有乎長而無本剽者宙也知宙故無不足知德故無不安也。知德故所遇於地者不擇而安之知道故無不聽也知道故所受於天者不辭而聽之知物故無不然也因其所然而然之萬物莫不然也知一而不知道故未能柬也。不能視已之明故曰未能柬也昔行不知所如。往而求者則又惑盖昔之区羊者曰岐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是以反也都子曰大道以多岐喪羊學者以多方喪生索所不知求之象者則必弗得象者意之荃蹄夫索所不知求之荃蹄而不知求之言意之表豈足以得其捽哉輪人曰公之所讀是古之人糟粕已尋繹鶡冠子之意盖將撥蒙解惑使人致一而求道於言意之表故有此言而下文云故人者莫不蔽於其所不見。鬲於其所不聞塞於其所不開詘於其所不能制於其所不勝。世俗之衆籠乎此五也而不通此未見而有形危扒雖未兆見而理已有焉故曰有無軍之兵

陳后山曰步驟誣麗得淮南之奧

錢穀曰諸子多有此論是根理要談

顧充曰此一段閑說從蔽一字生來筆力步驟尤高

有無服之喪人。之輕死生之故也人之輕安危之故也以故是以知之夫蚊蝱墜乎千仞之谿法谷曰谿乃始翱翔而成其容容或作客成其翱翔之容鳥飛曰翱布翅不動翔牛馬墜馬碎碎或作体而無形。由是觀之則大者不便重者創深此言貴高之地其患大矣老子曰柰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兵者涉死而取生陵危而取安是。故言而然道而當。當或為冨道而當一位道眞冨言而然然後道而當道循行也故一蚋嗜膚不寐至旦。半糠入目。四方弗治所謂蔽者豈。必障於帷𢅥隱於帷薄哉細曰幭麄曰薄周平弗見之謂蔽昔齊人有欵金者清旦之市攫人之金以為取金之時徒見金不見人嗜欲之亂人心如此豈必四凋有物障之哉故病視而目弗見。疾聽而耳弗聞蒙或無蒙字故知能與其所聞見俱盡句鬲鬲或位高故眞務行事與其任力俱終句塞故四𦾔上統上統或作上紇而不續

舒芬曰至道成德存乎其人他人却不能造成無為二句斡旋得好最有意見

申時行曰若植表按法求之期而至望而趋往他紛紜顛錯一毫乱他不得

黄鳳翔曰迷往觀今之人如行者迷途東西南北不知所向望而無表以後編結甚有着落

而消亡夫道者必有應而後至後至一作後合至觀之於易見矣事者必有德而後成夫知德事之所成成之所得而後曰我能成之成無為成之於無為得無來得之於無來夫德至矣故妙湏心解而君不能得之臣子不能獻之父則得之在我而已其来豈有自哉詳詳或作辟察無道何由然哉迷往以觀今是以知其来能彼立表而望者不惑按法而割者不疑固言有以希之也夫望而無表割無法其惑之屬邪所謂惑者非無日月之明四時之序星辰之行也因乎反茲而茲而一作慈西之惑也所謂惑者反之而已豈必無也哉列子云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蓋類是也惑故疾視愈亂悖而易方疾視即上所謂病視四方故書曰譬彼病目見空中華蓋空本無華由妄見故悖猶篤也易方南華所謂天地四方易位是也蓋疾視至於天地四方易位則其病之篤者也非獨目視昏華而已兵有符而道有驗蓋弗迷者然後見之備必豫

翁正春曰善戰者以明勝因即隱者以明之夫隱者充知之難知此則戰安可不以明勝

具慮必蚤定否則惑矣下因地利制以五行左木右金前火後水中土營軍陳士不失其宜五度既正左木右金前火後水中土是也無事不舉招搖在上招搖斗之柄端主指者繕者作下禮云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即此是也繕猶繼也蓋兵一鼓位氣再而衰三而渴故善戰者常繕其怒使再不至于衰三不至於竭此黃帝之所以百戰而兵不敗也取法於四時求或作生象四時求象猶言求象四時也春用蒼龍夏用赤烏秋用白虎冬用玄武天地已得何物不可舉理之所居謂之地神之所形謂之天知天故能一舉而四致並起而獨成烏乘隨隨驅蜚垂輙或作輙未詳故昔善討者非以求利一作求勝將以明數一作明勝昔善戰者非以求勝將以明勝獨不見夫隱者乎設使知之其知之者屈已知之矣若其弗知者雖師而說尚不曉也

楊道賓曰先王服師之道在乎戰勝攻取而戰勝攻取之道在乎無方之傳𢙣物而不窮也

隱者韜潛故其難知如此此善戰者所以必至於明勝也悲乎夫蔽冢萬塞之人未敗而崩未死而禽設兵取國武之美也不動取國文之華也或為歸士益武人不益文二句其實一也變攻是以不同一者或作甚寡愛武事刻慘失之少恩不可勝論耳者可以聽調聲而不能為調聲目者可以視異形而不能為異形口者可以道神明而不能為神明九此以明師匠能與人規矩而不能與人巧也故下文云故先王之服師術者呼往迷者不返呼之使勿往也歷越踰俗軼倫越等知略之見遺跋衆人求絕紹遠難之在前者能當之難之在後者能章之章如章往察來之章要領天下而無疏疏之為言失也則或作遠明乎敵國之制不為數人所至戰勝攻取之道應物而不窮以一宰萬而不總提要而已如每事而總之焉得力而給諸類類生之耀耀或作翟名之所在朝廷耀名之所

黃鳳翔曰夫兵者以天勝以地維以人成三者用兵要道

許國曰明五行五音之論而貴兵者貴知此矣

在也傳曰爭名者於朝廷利者於市究賢則或作能之變蠢蕭楯之元元或作無蕭蕭斧也于謂之楯蕭以殺人楯以衛己如此則知兵矣戎之字從戈從甲蓋兵之道如此而已謂之無方之傳究變盡無則角乎變通之會矣南華曰令斬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著乎無封之宙制事內不能究其形者用兵外不能究其功不得於內斷不可成於外矣彼兵者有天有人有地天時地利人和兵蠢人盡兵之事則人道得矣人極地或作蔽地人極乃地地蠢天地蠢乃天天有勝天時故有勝地有維地利故有維八有成人和故有成故善用兵者慎子之所慎者戰以天勝以地維以人成三者明白何設不可圖所謂天者非以無驗有勝天事窈冥無所用質然而不可勝也非以日勢之長而萬物之所受服者邪日勢行五休王孤虛之屬彼天生物而不物者其原陰陽也四時生長收藏而不失序者南華曰春夏先

申時行曰此言不以四行連而為輔之

秋冬後神明之序也其權音也。觸於角章於商之屬音在乎不可傳者。其功英也其功

以非槽柏故不可傳也故所肄學兵必先天權陳以五行戰以五音左倍

宮角右挾商羽句徵君為隨徵在其後以轉曹或作轉無素之衆曹猶群也韓信

曰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所謂毆市人而戰之也其執非置之死地人自為戰寧尚得而用之乎蓋知此矣陸或作陸

溺溺人陸溺陸沉也蓋以奇用兵其陰謀赤地能與風波故能生來實決。不水能致風波則彼雖如川之流可使之竭也荀子曰厭其源開其竇江湖可竭

獨金而不連。偏任金德隆於殺伐不以四行連而輔之故其弊如下所云

絕道之紀亂天下之文干音之謂逆或作逹物之情天之不綱或作細

其咎熛或作燎凶熛凶凶旱也四時之和不成故其咎凶咎老子曰凶存凶年蓋言是也

欲無亂逆謹司天英天英或無下天英二字各失三軍無實矣不英而實孰有其物言無是也凡物之生英而不實者有矣未有不英而實者也

常聖博古今治

舒芬曰未結慮務篤三者皆有識見名字

一曰者。天地之所徃而闓耳或作耳目此言真聖三萬歲而成純則天地與我為一矣五行不能宰五音不能制雖遺陰陽可也荀為不在此域則豈能廢陰陽之術哉故下文云故天權神曲五音術。

兵逸言曰天權神曲五音術兵逸言疑若兵法一書之名章以禍福禍福上或有斯字若合符

節。凡事者生。於慮成於務失於篤

楊道賓曰舖叙聖人所道之妙義理瑩明意味深遠經思着意無所不合一段好一段

樓昉曰体格是自家立來而意思字眼多肖莊氏

馬叙吉曰理明於心純乎無疵此特道明德立之聖豈言語象貌所能道其六一

能天第十八

原聖心之作句情隱微而後或作以起情如情天地之情言聖人盡天下之情然後應物
散無方而求或作水監焉道中庸故求監焉軼玄眇而後無軼如軼倫之軼言聖人超
天下之理然後忘物杭澄幽而思謹焉道中庸故思謹焉截六際而不絞情隱微而求監
軼玄眇而思謹此道之所以大而不蕩小而不迫也故能截六際而不絞六際六合也絞者迫切之辭截言以此為界盖六合
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内聖人論而不議觀乎孰莫或作幕孰莫猶無何也聽乎無罔亟乎
無係論乎窮冥湛不亂紛故能絕塵埃而立乎太清往無與俱
獨往來無與偕獨來希備寡屬食於苟簡之田故云希備遊於寂寞之鄉故云寡屬孤而不
伴未嘗設對所以無疵渠雪之至保然獨至不行而至者是保猶安也所謂傳未有之將
然見於未萌領無首之即次和而不昭度十五而用事或作度十十嵗月事往來量往

二耶

來（或作力）而廢興（已往者廢方來者興）因動靜而結生（元作笙結猶實也生猶華也）能天地而舉措（能天能地）自然形也。不可改也奇耦數也不可增減也成敗兆也。非而長也（而女也長知長民之長）故其得道以立者。地能立之其得道以仆（或作卻）者地弗能立也其得道以安者。地能安之其得道以危者。地弗能安也其得道以生者天能生之其得道以死者。天弗能生也其得道以存者。天能存之其得道以亡者天弗能存也彼安危埶也存亡理也何可責於天道鬼神奚與（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安自危自存自亡天道豈容有責而鬼神亦奚與哉）一者（或作日）德之賢也（未離乎數）聖者賢之愛也（愛猶慕也）道者聖之所吏也（吏猶任也）至之所得也（不離於真謂之至人故道者聖人之所吏至人之所得也）以至（或作聖）圖（或作國）弗能載名。弗能舉口。不

呂吉甫曰天地一氣也氣一理也聖人合德於天地凡造化之始而終終而復始俱在胸中彼陰陽鬼神萬物不過圍於天地之中聖人範圍曲成內者宜其卓越千古稱為至人有以也夫

馬理曰此等文章一筆寫下有許多富麗無一字一句不經思天地間有數不可多見也

可以致其意貌不可以致其狀若道之象門戶是也（道猶言也）賢不肖愚知由焉出入而弗異也。道者開物者也（能使之由而已）非齊物者也（不能齊之）故聖道焉道非聖也（夫聖人者道之主也故聖道也而道非聖也）道者通物者也聖者序物者也是以有先王之道而無道之先王（此申聖道也道非聖也之義）故聖人者後天地而生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亡而知天地之終力不若天地而知天地之任氣。不若陰陽而能為之經不若萬物多而能為之正不若眾美麗而能舉善指過焉不若道德富而能為之崇（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高者貴也崇者富也）不若神明照而能為之主（或作王）不若鬼神潛而能效其靈不若金石固而能制其勁。不若方員治而能陳其形昔之得道以立至今不遷者

袁了凡曰天地之物立危存亡雖異而有道存于其間一也四時太山云云共為四段皆天地之理明白而可見者圣心圣物之情以應物則此明白易見者推之凡芬芬份份莫不有道從此定審觀変至于冶乎無形也已劉為億見至幻之真之耶

四時太山是也其得道以危至今不安者苓或作苓巒堙或作甄谿苓苓如零零落之零堙塞也櫜木降風櫜擇落之擇降下也是也其得道以生至今不亡者日月星辰是也其得道以亡至今不可存者苓華遇霜朝露遭日是也故聖人者取之於執而弗索於察執者其專而在己者也察者其散而之物者也物乎物芬芬份份離亂之貌孰不從一出皆出於一至一易至一而易故定審於人觀變於物口者所以抒心誠意也或不能俞受或作愛究曉俞之言然受聽教也揚其所謂或過其實故異者相非道異者相戾詖辭者革或作厓物者也詖辭蓋若告子之類告子外義聖人無之故曰革物者也聖人知其所離淫辭者因物者也淫辭蓋若墨子之類墨子兼愛聖人有之故曰因物者也聖人知其所合詐辭者沮物者也詐猶邪也聖人知其所飾又從而為之辭遁辭者請物者也夷之曰命之矣聖人知其所盍盍猶窮也正辭者惠物者也不詖不淫不邪不遁謂之正辭聖人知其所立立者能效或作効其所可知也莫能道其所不及能微妙之會意不到見於言乎明論或為論外內後能定人表裏俱通而後可以印證一在而不可見道在而不可專切譬乎淵其深不測復凌乎泳澮波而不竭涵泳溢流莫之能竭彼雖至人能以其精神修其耳目整飾其身或作飾其身體若合符節小大曲制無所遺失遠近邪直無所不及是以德萬人者謂之俊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故聖者言之凡也一本凡也下云而察人聖者之功也此所以虞傅章文昷能未立上下異奏賢不如尊卑之術也合百家為聖人故曰言之凡也凡此統要之辭

許国曰兵有用計謀因人事以戰克者皆兵至要厖煥之問武灵王問不越此也

王荊石曰此戰克之最下者吳楚三家典韓但用

武靈王第十九

武靈王問龎煥（或作煖）曰。（武靈趙武靈也龎煥盖煖之兄）寡人聞虛語流傳曰。百戰而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願聞其解。龎煥曰。工者貴無與爭。（工猶善也）故太上用計謀。其次因人事。其下戰克。用謀計者。熒惑敵國之主。使變更淫（淫作謠）俗。（使為謠俗所移）哆恭憍恣。而無聖人之數。愛人而與。無功而爵。未勞而賞。喜則什罪。怒則妥殺。法民而自慎（或作填）（刑民而民以為慎）少人而自至（狹人而以為至）繁無用嗜（或作著）龜占（專任卜筮而已）高義下（或作不）合。意內之人。所謂因人事者。結幣帛用貨財閉近人之復其口。（以賂買其近臣使順其口）使其所謂是者。盡非也。所謂非者。盡是也。離君之際。用忠臣之䜛（離之言間）所謂戰

陳碧虛曰不戰而勝與夏殷鼓之兵〻之上者也着首戰而勝此襄王之所破亡者也

克者其國已素破兵從而攻之因句踐用此或作因陽用此无句踐二字而吳國亡楚因此而陳蔡舉靈王八年使棄疾滅陳十年使弃疾定蔡因為陳蔡三家用此而智氏亡或作殘三家晉趙魏也韓用此而東分晉頃公十二年韓宣子與趙魏共分祁氏羊舌氏十縣東分其謂是乎今世之言兵也皆強大者必勝小弱者必滅是則小國之君無霸王者而禹桀之主無破亡也昔夏廣而湯狹殷大而周小越弱而吳強此所謂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此陰經之法陰經黃帝之書也夜行之道天武之類也今或僵尸百萬流血千里而勝未決也以為工計之每已不若是故聖人昭然獨思或作浮恩忻然獨喜若夫耳聞金鼓之聲而希功目見旌旗或作祀旗之色而希陳手捧兵刃之枋而希戰枋柄也出進合鬬而希勝是襄王之所破亡也武靈慨然嘆曰存亡在身微乎哉福之所生寡人聞此日月有以自觀昔克德者不詭命得要者其言不衆

余有丁曰此篇言舜周公无為而天下治秦人法煩而天下亂諭為治当尚寛舒以秦為鑒

王儒曰舜恭己无為而民治足矣周公相武王克商定鼎輔成王居東流言虽布重譯来朝圣人之徐較之舜有優劣矣

陸子

無為

夫道莫大於無為行莫大於謹敬何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寂若無治國之意漠若無憂民之心然天下治周公制作禮樂郊天地望山川師旅不設刑格法懸而四海之内奉供來臻越裳之君重譯來朝故無為也乃無為也秦始皇帝設為車裂之誅以斂姦邪築長城於戎境以備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將帥橫行以服外國蒙恬討亂於外李斯治國於内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姦逾熾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秦非不欲為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衆而用刑太極故

吳崗曰秦欵治之心与舜同而具雷酷偏与舜周異宜其一治一乱判若霄壤也

汪道坤曰以下就君子身上說規諷当時意思懇切詞气温粹

蘇濬曰論法令之不如教化純是格言

許立元曰民可使為善可使為惡故堯舜桀紂之民異化者教之所漸使然

瞿景純曰歸結王者身上有叮嚀反覆意

也是以君子尚寬舒以苞身行中和以統遠民畏其威而從其化懷其德而歸其境美其治而不敢違其政民不罰而畏罪不賞而歡悅漸漬於道德被服於中和之所致也夫法令者所以誅惡非所以勸善故曾閔之孝夷齊之廉豈畏死而為之哉教化之所致也故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者教化使然也故近河之地温近山之土燥以類相及也故山川出雲雨立埠生鈌一字氣四瀆東流百川無不從小者從大少者從多夫王者之身南面之君臣姓之所取法鈌二字舉措動作不可失法則也

辨惑

王鏊曰先把有若未作个正直君子見此等人寧甘身以伸道不肯阿意以徇人后方說到邪佞易惑上血脉相關精神一气

立濬曰此篇說忠佞兼分說邪易惑在人主办之

王維楨曰小人和佞之態諂諛鼠生党邪害正以蠱国即明察之主尤有伏惡在耳矧号為柔

昔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盍損上而歸之於下則忤於耳而不合於意遂逆而不用也此所謂正其行而不苟合於世也有若豈不知阿哀公之意為益國之義哉夫君子直道而行知必屈辱而不避也故行不敢苟合言不為苟容雖無功於世而名足稱也雖言不用於國家而舉措之言可法也故殊於世俗則身孤於士眾夫邪曲之相銜枉橈之相借鈌一字直故不得容其間諂佞之相扶讒口之相誉無高而不可上無深而不可往者何以黨輩眾多而辭語諧合夫眾口之毀誉浮石沉木群邪所抑以直為曲視之不察以白為墨夫曲直之異形白墨之異色乃天下之易見也然自謬也或

闇者其忠佞不分白黑混淆何所不至乎

施仁曰高欲專秦政指鹿為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馬高因陰中言鹿者以法自古奸臣蔽主如高者極矣二世望夷之禍已成于指鹿之日子嬰夷之三族死尤不足以償其罪乎

胡時化曰上段言奸黨蔽君此言正直難信焦竑曰以曾子之賢母之信尚至于投杼尚矣

不能分明其是非者衆邪誤之矣至於秦二世之時趙高駕鹿而從行王曰丞相何為駕鹿高曰馬也王曰丞相誤也以鹿為馬高曰陛下以臣言不然願問群臣臣半言鹿半言馬當此之時秦王不能自信其目而從邪臣之說夫馬鹿之異形衆人所知也然不能分別是非也況於闇昧之事乎易曰二人同心其義斷金群黨合意以傾一君孰不移哉昔人有與曾子同姓亦名參有人告其母參殺人母織如故有人復來告如是者三曾子母乃投杼踰垣而去曾子之母非不知子不殺人也言之者衆夫流言之並至雖真聖不敢自安況凡人乎故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障日月也非得神靈之化罷雲霧歸山海然後

不如曾子而君之見信又不如曾子之母之見信乎奸黨成群夫士擯斥固其所矣

呂祖謙曰大有慨世之意而文字得呼吸馳驟之法非潤點不去為此等文字

凌稚隆曰末重補末如之何意

穆文熙曰到此方見其筆力高處

真德秀曰体製潤大意味悠揚

乃得覩其光明暴天下之濡濕照四方之晦冥今上無明王聖主下無貞正諸侯誅鋤奸臣賊子之黨解釋凝滯紕繆之結然後忠良方直之人則得容於世而施於政故孔子遭君闇臣亂衆邪在位政道隔於王家仁義閉於公門故作公立之歌傷無權力於世大化絕而不通道德施而不用故曰無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夫道言因權而立德因勢而行不在其位者則無以齊其政不操其柄者則無以制其剛詩云有斧有柯言何以治之也

慎微

孔子曰道之不行也言人不能行之故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

直以义理上断反覆始尽

凌约曰此篇專言神仙之不可求不如建功立業

黄震曰即湯武以美高祖又謂神仙之不可求

錢福曰推尊湯武理足詞正而氣不可有卓然不可及在

倪思曰推建功立業為得道手段剥仙人供就人情上体貼倒他

之則藏唯我與尔有是夫顏淵道施於世而莫之用猶人不能懐仁行義分別纖微忖度天地乃苦身勞形入深山求神僊弃二親指骨肉絶五穀廢詩書背天地之寶求不死之道非所以通世防非者也若湯武之君伊呂之佐因天時而行罰順陰陽而運動上瞻天文下察人心以寡服衆以弱制強革車三百甲卒三千征敵破衆以報大讐討逆亂之君絶煩濁之原天下和平家給人足疋夫行仁商賈行信齊天地致鬼神河出圖洛出書因是之道寄之天地之間豈非古之所謂得道者哉夫播布革亂毛髮登高山食木實視之無游優之容聽之無仁義之辭忽忽若狂痴推之不往引之不來當世不蒙其功後代不見其

王偁曰首起二句作冐頭是論体

茅贊曰此篇言人才之通塞有數惟人君不去明故夫者弃逐不肖者通显以材木作譬起

吕毛曰此是个韻語首段言材木以大才而成大用如夫才之通喻極親切有味

才君傾而不扶國危而不持寂寞而無鄰寤言而獨寐可謂避世非謂懷道者也

資質　冐頭

質美者以通為貴才良者以顯為能何以言之夫楩稱豫章天下之名木生於深山之中產於溪谷之傍立則為太山衆木之宗仆則為萬世之用浮於山水之流出於冥冥之野因河江之道而達於京師之下因於斧斤之功舒其文彩之好精捍直理密緻博通蟲蝎不能穿水溼不能傷在高柔軟入地堅彊無膏澤而光潤生不刻畫而文章成上為帝王之御物下則賜公卿庶賤不得以備器械閉絶以開梁及隘於山阪之阻隔於九岏

蘇濬曰材不阻於隘塞終至朽腐不如道傍之枯楊矣士之不过卑賤之見杈何以異此

許應元曰借喻吕多俱是照出正是意表所謂喻而非喻真而非真者是為妙品

董份曰以下設枯楊見知文字嗶嗶氣象采色絢爛之可羨才思

瞿景淳曰議論的確實訊刺卑剌小人之見剝不是汗漫浮泛

王鏊曰總說評

之隄什於嵬崔之山頓於窅冥之溪樹蒙蘢蔓延而無間石崔嵬嶄嵓而不開廣者無舟車之通狹者無步擔之蹊商賈所不至工匠所不窺知者所不見見者所不知功棄而德亡腐朽而枯傷轉於百仞之壑惕然而獨彊當斯之時不如道傍之枯楊以下說枯楊纍纍佶屈委曲不同然生於大都之廣地近於大匠之名工則材器制斷規矩度量堅者補朽短者續長大者治鐏小者治觴飾以丹漆斁以明光上備太牢春秋禮庠褒以文彩立禮矜莊冠帶正容對酒行觴卿士列位布陳宮堂望之者目眩近之者鼻芳故事閉之則絕次之則通抑之則沉興之則揚處地楩梓賤於枯楊德美非不相絕也才力非不相懸也彼則枯槁而遠

品起來而文脉甚亮

丘濬曰轉琢有情

楊維曰此下正言明詞道出高賢大良之不為世用文机并動有得心應手処

姚寬曰扁鵲不見知于衛宮之奇不見用于虞鮑丘之隱伏於秦三人事皆不同其不过一而已

施仁曰賢人去為可用而不使君之又用蓋上之人不别矣佞之分重以利口

棄此則為宗廟之器者通與不通亦如是也夫窮澤之民不通之民拠犁接報之士或懷不羈之才身有堯舜禹皋之美綱紀存乎身通人萬世之術藏於心然身不用於世者缺二字之通故也夫公卿之子弟貴戚之黨友雖無過人之才然在尊位之重者輔助者强飾之者巧靡不達也昔扁鵲居宋不通之医得罪於宋君出亡之衛衛人有病將死者扁鵲至其家欲為治之病者之父謂扁鵲曰吾子病甚篤將為迎良醫治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靈巫求福請命對扁鵲而呪病者卒死靈巫不能治也夫扁鵲天下之良醫而不能與靈巫爭用者知與不知也故事求遠而失近廣藏而狹棄斯之謂也昔宮之奇為虞公畫計欲辭晉獻公璧馬之

之害然則秦之亡虞之滅二君之自取耳二君不知夫佞而亡滅故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鑒使后人伏哀後人也

卲寶曰人君雖甚愚不肖莫不欲牽夫求忠以自輔然明不足剔夫佞至所用非所夫所夫非所用国家傾覆之禍可惧也夫

呂祖謙曰連环結鎖

洪邁曰虞之滅秦之亡莫不由此

賂而不假之夏陽之道豈非金石之計哉然虞公不聽者或於珍怪之寶也鮑丘之德行非不高於李斯趙高也然隱伏於蒿廬之下而不録於世利口之臣害之也凡人莫不知善之為善援引客惡之為惡莫不知學問之有益於己戲怠之無益於事也然而為之者情欲放溢而人不能勝其志也人君莫不知求賢以自助近賢以自輔然賢聖或隱於田里而不預國家之事者乃觀聽之臣不明於下則閉塞之訊歸於君則忠賢之士棄於野忠賢之士棄於野則佞臣之黨存於朝佞臣之黨存於朝則下不忠於君下不忠於君則上不明於下上不明於下是故天子所以傾覆也

凌稚隆曰此言立功成名在得民在治身不在威武反起方轉正說便有气力

穆文熙曰論至德之布下詳其效通篇議論俱是国政民生大体無一点塵俗气

真德秀曰精言可誦

凌約曰清温新美長吟不倦

黄震曰有盛治气象

至德

夫欲建國彊威辟與闢同地服遠者必得之於民欲立功興譽垂名流光顯榮華者必取之於身故據萬乘之國持百姓之命苞山澤之饒主士衆之力而功不在於身名不顯於世者乃統理之非也天地之性萬物之類儴音穰豐也道者衆歸之恃形者民畏之歸之則附其側畏之則去其域故設刑者不厭輕為德者不厭重精言行罰者不患薄布賞者不患厚所以親近而致疎遠也夫形重者則身勞事衆者則心煩心煩者則刑罰縱横而無所立身勞者則百端迴邪而無所就是以君子之為治也塊然若無事寂然若無聲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閭里不訟于巷老幼

錢福曰文字通徹流動如珠走盤真大方家手段

余有丁曰應前懷道者衆歸之句

王儒曰反覆總管上極有力四君不尚德而尚威力之伐益明德不可輕緩

茅贊曰作文敘事難于議論此敘事淂理

吳崗曰四君之伐俱載左氏總是急刑之失可為明鑑

不愁於庭近者無所議遠者無所聽驛無夜行之吏鄉閭無夜召之征犬不夜吠鳥不夜鳴老者息於堂丁壯者耕耘於田在朝者忠於君在家者孝於親於是賞善罰惡而潤色之興辟雍庠序而教誨之然後賢愚異議貢薦則異科長幼異節上下有差彊弱相扶大小相懷尊卑相承鴈行相隨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豈恃堅甲利兵深刑刻法朝夕切切而後行哉昔晉厲齊莊楚靈宋襄秉大國之權仗衆民之威軍師橫出陵轢諸侯外驕敵國內克百姓鄰國之讎結於外臣下之怨積於內而欲建金石之功終傳不絕之世豈不難哉故宋襄死於泓水之戰三君弒於臣子之手皆輕用師而尚威力以至於斯故春秋重而書之

汪道坤正意結在言外

蘇濬曰此言忠誠專一者之成名二三詭隨者敗殆筆順氣雄如大鵬鼓翼天風飛一息万里信文人之巨手也

楊維禎曰論蘇張以二三敗開闔抑揚是筆力到處

丘濬曰此段可為蘇張斷案

嗟嘆而傷之是三君皆彊其盛而失國急其刑而自賊斯乃去事之戒來事之師也

懷慮

懷其慮者不可以立計持兩端者不可以定威故治外者必調內平遠者必正近綱缺一字一天下勞神八極者則憂不存於家養氣治性思通精神延壽命者則志不缺一字於外據土子民治國治衆者不可以圖利治產業則敎化不行而政令不從蘇秦張儀身尊於位名顯於世相六國事六君威震山東橫說諸侯國異辭人異意欲合弱而制彊持橫而御縱內無堅計身無定名功業不平中道而廢身死於凡人之手為天下所笑者乃由辭

王鏊曰管仲以專一武

瞿景淳曰說管仲相業親切詳明諸書不及不过数

董份曰鋪張得人取管仲之意筆勢縱橫氣槩亦高

許應元曰把一字收拾詳盡更有精采

邵宝曰通篇一直說布闔闢婉轉如走盤之珠天地間有数文字

胡時化曰文勢曾曾措詞有法

語不一。而情欲放佚故也。故管仲相桓公。詘節事君。專心一意。身無境外之交。心無欲斜之慮。正其國而制天下。尊其君而臣諸侯。權衡於海內。化流於諸夏。失道者誅。秉義者顯。舉一事而天下從。出一故而諸侯靡。故聖人執一政以繩百姓。持一槩以等萬民。所以同一治而明一統也。

夫世人不學詩書。行仁義。缺一字聖人之道。極經藝之深。乃論不驗之語。學不然之事。圖天地之形。說災變之異。缺二字王之法。異聖人之意。惑學者之心。移衆人之志。指天畫地。是非世事。動人以邪變。驚人以奇怪。聽之者若神。視之者如異。然猶不可以濟於厄。而度其身。故事不生於法度。道不本於天地。可言而不可

施仁曰辨駁得十分痛快字法句法皆好

姚寬曰議論偉然不凡讀之膾炙人口

王貞世曰首二句意思在此乃一篇命脉

行也。可聽而不可傳也。故物之所可。非道之所宜。且道之所宜。非物之所可。故氣感之符。清潔明光。情素之表。恬暢和良。調密者固安。靜者祥。志定心平。血脉乃彊。故欵理之君。閉利門。積德之家。必無災殃。利絕而道著。武讓而德興。斯乃持久之道。常行之法也。

術事

善言古者合之於今。能術遠者考之於近。故說事者上陳五帝之功。而思之於身。下列桀紂之敗。而戒之於己。則德可以配日月。行可以合神靈。登高及遠。達幽洞冥。聽之無聲。視之無形。世俗以為自古而傳之為重。以今之作者為輕。淡於所見。甘於所

穆文熙曰言覩近不若求之近慕古不若反之身荀卿法後王是也

淩稚隆曰世俗慕古卑今薄于所見所聞至與所恃以事無用讀此當知所從遠矣

洪迈曰孟子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是明王道以懼乱臣賊子不止從述晉文之小善紀魯十二公之事也此引却是断章取義矣是

聞惑於外貌失於中情聖人貴寬而世人賤衆五穀養性而棄之地珠玉無用而寶之於身故舜棄黃金於嶄嵓之山禹捐珠玉於五湖之淵將以杜淫邪之欲絕琦瑋之情道近不必出於久遠取其至要而有成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至三王述齊桓晉文之小善魯之十二公至今之為政足以知成敗之效何必於三王故古人之所行者亦與今世同立事者不離道德調弦者不失宮商故良馬非獨騏驥利劍非惟干將美女非獨西施忠臣非獨呂望今有馬而無王良之御有劍而無砥礪之功有女而無芳澤之飾有士而不遭文王道術蓄積而不舒美玉韞匵而深藏故懷道者須世抱璞者待工道為智者說馬為御者

勢即矣非經旨

楊紹曰中言淆乱必折諸聖神尼之門是辯書之折衷处陸子謂書不必起仲尼之門此是權說

黃震曰讀此論卑而易行令人遠慕之心洒然欲更真布帛菽粟不可一日無者

茅坤曰歸結双闗忠思基正

良賢為聖者用辯為智者通書為曉者傳事為見者明故制事者因其則服藥者因其良書不必起仲尼之門藥不必出扁鵲之方合之者善可以為法因世而權行故性藏於人則氣達於天纖微浩大下學上達事以類相從聲以音相應道唱而德和仁立而義興王者行之於朝匹夫行之於田治末者求其本端影者正其形養其根者則枝葉茂志氣調者即道冲故求遠者不可失於近治影者不可忘其容上明而下清君聖而臣忠或圖遠而失近或道塞而路窮夫進取者不可不顧難謀事者不可不盡忠故形立則德散佞用則忠亡

輔政

愢思曰此典首無為篇体格相似但背東與秋作骨子文字簡暢峻緊而痛快讀之洒然激發人經世之作也

王偉曰把高處與秦相比擬為君者讀到此而深思遠慮則所以為巢為杖者不宜詳審陋房矣

黃贊曰此專把杖字更詳是回復淂法

吳崇曰文勢如天花亂墜句句鍛鍊發人觀聽

汪道坤曰此後三段說不可不

夫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固則仆。是以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為巢，乘危履傾則以賢聖為杖，故高而不墜，危而不仆。昔者堯以仁義為巢，舜以禹稷契為杖，故高而益安，動而益固。然處高之安，乘克讓之敬，德配天地，光被四表，功垂於無窮，名傳於不朽，蓋自處得其巢，任杖得其材也。秦以刑罰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趙高李斯為杖，故有傾仆鈌傷之禍。何哉？所任非也。故杖聖者帝，杖賢者王，杖仁者霸，杖義者強，杖讒者滅，杖賊者亡。故懷剛者久而鈌，持柔者久而長；躁疾者為厥速，遲重者為常存；尚勇者為悔近，溫厚者行寬舒；懷促急者必有所壓，柔懦者制綱強。

察而脉絡相生節奏相應允一字放過

許應先曰凡作文要引証又要浩蕩勿拘拘牽纏此段須把些事比配將正意鋪叙徵露玩弄出來方為妙

董份曰発端數語是大議論中有攻擊之体

瞿景淳曰人君周旋舉動微有差忒則天降之殃以示紆如春秋書六鷁退飛李梅冬實之類

小慧者不以御大，小辨者不可以說眾，商賈巧為販賣之利而屈為貞良，邪臣好為詐偽，自媚飾非，而不能為公方，藏其端巧，逃其事功。故智者之所短，不如愚者之所長。文公種米，曾子駕羊，相士不熟，信邪失方。察察者有所不見，恢恢者何所不容。

明誠

夫持天地之政，操四海之綱，周旋不可以失度，動作不可以離道，謬誤出於口則亂及萬里之外，況刑及無罪於獄而殺及無辜於市乎？故世衰道亡，非天之所為也，乃国君者有所取之也。惡政生於惡氣，惡氣在於災異，蝮虫之類隨氣而生，虹蜺之屬因政而見，治道失於下則天文度於上，惡政流於民則虫災生

皆惡氣生于災異也

王鏊曰此是圣人善道之感

丘濬曰數事俱是春秋紀災異之變治道失于下則災異散見是也

楊維禎曰此段俱是明圣人察物无所遺處

王世貞曰把堯受圣人裁成ㄑ相之功按ㄑ此以鑒实而換

姚寬曰此処闲鋪九加從前議命到此方有

於地資君智辟知隨變而改緣類而試思之聖人之理恩及昆蟲澤及草木乘天氣隨寒暑而動者莫不延頸而望治傾耳而聽化聖人察物而无所遺失上及日月星辰下至鳥獸草木六鷁之退飛五石之所隕所以不失纖微至於鸜鵒來冬多麋十有二月李梅實十月殞霜不煞菽言寒暑之氣失其節也鳥獸草木尚歆各得其所綱之以法紀之以數而况於人乎聖人承天之明正日月之行録星辰之度因天地之利等高下之宜設山川之便平四海分九州同好惡一風俗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天出善道聖人得之言御占圖曆之變下衰風化之失以匡衰盛紀物定世無不可行之政無不可治之民故曰則

焦竑曰此段只是再補足上ㄑ句法驕快气势閑滴

焦竑曰悪政之所感則災異見于上下善政之所召帰慕及于異俗善道悪行判若霄壤矣

焦竑曰引周公为善道之感殷紂為悪行之鑒

引宝曰末段引轉为證訊其不明之効見周ㄑ勤作不可謬誤不獨人居为本

天之明因地之利观天之化推演萬事之類散見於彌漫之閒調之以寒暑之節養之以四時之氣同之以風雨之化故絶國異俗莫不知慕樂則歌哀則哭蓋聖人之教所齊一也夫善道存於身無遠而不至惡行著於身無遠而不去周公躬行礼義郊祀后稷越裳奉貢重譯而臻麟鳳草木緣化而應殷紂逆微子棄骨肉而亡行善則鳥獸悅行惡則臣子恐是以明者可以致遠鄙者可以观近故春秋書衛侯之弟鱄出奔晉言鱄絶骨肉之親棄大夫之位越先人之境附他人之域窮涉寒饑織履而食不明之効也

思務

呂祖謙數句原出淮南詞簡意盡括古調高

洪邁曰君子廣思一段字字的切不可移易要見頭意相承接

陵推曰此言聖賢君子通于正道自不惑于邪謀

穆文熙曰引此補足上意乃見完密

真德秀曰此下文深一節說說俱是正理去通于此則是非從或狐疑諸學之事若燭照數計料惜不亂豈至有喪亡之恥

夫長於變者不可窮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怪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達於義者不可動以利是以君子廣思而博聽進退循法動作合度聞見欲衆而采擇欲詳學問欲博行義欲敦見邪乃知其直觀花乃知其實目不淫炫燿之色耳不亂阿比之聲是故語之以晉楚之富而志不回談之以喬松之壽而行不易然後能一其道而定其操安其身而見其功凡人則不然目放於富貴之榮耳亂於不死之道故多棄其所長而求其所短滑其所亡而失其所有是以吳王夫差知度艾陵之可勝而不悟句踐將以破亡也故或見一利而喪萬機求一福而見萬禍夫學者通於神靈之變化曉於天地之開闔人事之弛張性命

要約此與前君子一段意相管照

黃震曰聖人先後雖異總之通于正道不惑于邪謀故无不合

錢福曰句著實根理不是虛浮語

章坤曰收然天時感應上見夫人之相召是其効足以欲動人處

之短長富貴之所在貧賤之所亡則手足不勞而耳目不亂思慮不謬計策不誤上誅是非於天文其次定狐疑於世務廢興有所據轉移有所守故道可成事可法也昔舜禹因盛而治世孔子承衰而作功聖人不空出賢者不虛生故聖人不必同道而皆合好者不必同色而皆美醜者不必同狀而皆惡天地之數性命之象也萬端異路千法異形聖人因其勢而調之使小大不得相踰方圓不得相干分之以度紀之以節星不晝見日不夜照雷不冬發霜不夏降臣不陵君陰不侵陽盛夏不暑隆冬不寒黑氣苞日彗星揚光

十三卷終

湯賓尹曰此一段乃國頌蓋經言中之尤要領者乃全書包孕也

新鍥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十四卷

從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叅閱

蘭嵎　朱之蕃　圈點

管子

牧民篇國頌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四時者所以生成萬物者也守在倉廪。食者人之天也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畱處。舉盡也言地盡闢則人畱而安居處也倉廪實則人知禮節。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服行也上行礼度則六親各淂其所故能感恩結而固之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文巧者刑罰所

刘績曰按維綱罟之綱此四者張之所以立国故曰維

由生守國之度在飾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祗山川敬宗廟恭祖舊謂恭承先祖之舊法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無曠則民乃營營當為姦上無量則民乃妄文巧不禁則民乃淫不璋兩原則刑乃繁璋當爲章明也兩原謂妄之原上無量也淫之原不禁文巧也能明此法刑簡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不悟鬼神有尊卑之異也不祗山川則威令不聞言能登封降禪祗祀山川則威令不聞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校效也君無所尊人亦效之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四維

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自進謂不由薦舉也廉不蔽惡。隱蔽其惡亦貞廉也恥不從枉。詭隨邪枉無羞之人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

真德秀曰政莫貴于得民故牧民之道在順民心

婁約曰出乎尔者反乎爾者此見民相施相報之理去民所惡以遂其好是憂所之憂樂民之樂君之樂憂君之憂也勢所必至矣

黃震曰管子此

四順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為之憂勞。君於卒康能佚樂人及其危人必謂之憂勞下三順皆然能富貴之。則民為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為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為之滅絕。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畏意服心在於順其所欲不在刑罰殺戮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

論較為正當
錢福曰管子之術雖與商鞅申韓同旨而詞論近理較為可行
茅坤曰此予為取可為政宝應前順民心此句絕妙

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之為取者政之寶也謂與之生全取其死難也

許應元曰起處紆迴轉折如登七坂
蘇濬曰逓〻說下一轉一折曲盡其術
汪道坤曰此篇七反七正七轉設七譬末又以七不可結束之
吴弢曰一氣滚下有波涛萬里之勢
茅贊曰歸結正天下上七法之意皆是王此王濡一管子明於正之下之分齊僅止于伯者

七法

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謂之是不能立其人而用之謂之非不能廢其人而退之有功而不能賞有罪而不能誅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廢有功必賞有罪必誅若是安治矣未也是何也曰形勢器械未具猶之不治也刑勢器械具四者備治矣不能治其民而能彊其兵者未之有也能治其民矣而不明于為兵之數猶之不可不能彊其兵而能必勝敵國者未之有也能強其兵而不明于勝敵國之理猶之不勝也兵不必勝敵國而能正天下者未之有也兵必勝敵國矣而不明正天下之分猶之不可故曰治民有器為兵有數勝敵國有理正天下有分器數理分即下之七

蓋七法在器数理分七法眼目所載惟載惟心之一字較為近理餘皆畾伯之術不足務也

余有丁曰則象法化九字治国強兵勝敵正大下皆在其中唐時有辨髮童子献三十六字一字一義事頗類此

王世貞曰此段如萬里山海珍宝怪異具在而田顧閑鎖處規矩繩墨無絲毫走此作偉扎躐扎

法也則象灋化决塞心術計数此七灋之目也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灋漸也頓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漸謂単物當以漸也頓也靡也謂物順教而風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人習服教命之夕予奪也險易也利害也難易也開閉也殺生也謂之决塞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謂之心術剛柔也輕重也大小也實虛也遠近也多少也謂之計数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檐竿而欲定其末不明於象而欲論材審用猶絕長以為短續短以為長不明於法而欲治民一衆猶左書

姚寬曰每轉用一譬喻一轉一譬似流珠懸水歘急流珠歘迂一急一迂似此机神從何處來真出世之才也

施仁曰又番一層作結真可駭愕

而右息之息上也左季為書右手從而上之則無時成書矣不明於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朝揉輪而夕欲乘車不明於决塞而欲敺衆移民猶使水逆流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於人猶倍招而必拘之物有倍叛而招之者必有以慰恱之令其感服令反拘畱之則彼愈叛矣不明於計数而欲舉大事猶無舟檝而欲經於水險也故曰錯儀畫制不知則不可論材審用不知象不可和民益衆不知灋不可變俗易教不知化不可敺衆移民不知决塞不可布令必行不知心術不可舉事必成不知計数不可。

不可。

不知。來墨不可。布令必行不知心術不可。舉事必成不知計數

不可。和民一眾不知法不可。變俗易教不知化不可。驅眾移民

胡時化者四者之傷勢所必至亦理所當禁者管子此論老成謀慮非過計非激談

焦竑曰詞氣矯亢令人有革弊剔奸之思

邵寶曰重民務本之民也輕民姦邪遊手之民也

穆文熙曰自古国家不治莫不由此四者傷国之事非一端信矣

凌稚隆曰名言

四傷百匿

百匿傷上威百匿百官也言百官皆匿情為私則上威傷姦吏傷官法姦民傷俗教賊盜傷國眾盜賊之人常欲損敗於物也威傷則重在下君威傷則臣得尊重法傷則貨上流教傷則從令者不輯眾傷則百姓不安其居重在下則令不行貨上流則官徒毀官者既不以德進但以貨成故官徒毀徒事也從令者不輯則百事無功百姓不安其居則輕民處而重民散輕民謂為盜者用盜致富故處重民謂務農者為盜破產故散輕民處重民散則地不辟地不辟則六畜不育六畜不育則國貧而用不足國貧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士不厲厲奮也兵弱而士不厲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故曰常令不審則百匿勝官爵不審則姦吏勝符籍

名理固国藥石足垂不朽矣
洪邁曰百匿謂凡百官民皆欺匿也
呂祖謙曰言實之士皆視君之賢否以為進退君泄見危国不可以為国夫未有審時識勢之徒肯聞說言实于敗国之類也
真德秀曰亡君之類事事相反深究極源如何其可耶
黃震曰此段言是正說欲人剔弊除姦為世主代思行此自然亡萬戰勝守固

不審則盜賊勝國之四經敗人君泄見危（謂常令官爵符籍刑法四者為政之經四者既敗則君泄其事君泄其事則其位危矣）人君泄則言實之士不進言實之士不進則國之情偽不竭于上（下皆隱實言虛則是國情不竭于上）世主所貴者實也所親者戚也所愛者民也所重者爵祿也亡君則不然致所貴非實也致所親非戚也致所重非爵祿也故不為重寶虧其命故曰令貴為寶不為愛親危其社稷故曰社稷戚於親不為愛人枉其法故曰法愛於人不為重祿爵分其威故曰威重於爵祿不通此四者則反於無有故曰治人如治水潦養人如養六畜用人如用草木（位之屏之修之剔之）居身論道行理則群臣服教百吏嚴斷莫敢開私焉論功計勞未嘗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

国安土地亦今存可也讀之聳々傾耳
葉贊曰歷陳賞罰之法收拾前意而結歸于兵戰上此其功烈之宏竟處蓋国安兵強方能成伯業通篇議論俱是主此
倪思曰治家治鄉治国治天下各有其道以治家者治鄉以治鄉者治国以治国者治天下當不可為也
王偉曰君者臣之表民之一舉一動在上所以惑之臣較之民

貴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疏遠卑賤隱不知之人不忘其勞故有罪者不怨上愛賞者無貪心則列陳之士皆輕其死而安難以要上事本兵之極也

右六親五法

以家為鄉鄉不可為也以鄉為國國不可為也以國為天下天下不可為也以家為家以鄉為鄉以國為國以天下為天下毋曰不同生遠者不聽毋曰不同鄉遠者不行毋曰不同國遠者不從如地如天何私何親如月如日唯君之節御民之轡在上之所貴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

猶為親近密邇故好惡皆致一失其道邪者日以疏進賢者以直退若表動影隨毛髮不爽矣

申將行曰此下即管子自解去註用解以為直捷

臣匿之。毋蔽汝惡。毋異汝度。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聖王。城郭溝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彊力。不足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以有衆。惟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故禍不萌。

形勢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沉玉極矣。（極至也山不崩川不涸只雨之祥故羊玉而祈祭享之年以祭故曰祈羊）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古今一也。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得幽。而威可載也。（至德處盛位天下可平載行也）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鄉方也既無方所故無從而怨怒也）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壽夭貧富。無徒歸也。（皆有理在焉）銜命者。君之尊也。受辭者。名之運也。（言受君之辭以出命則名必運運行也）上無事。則民

許國曰二子技名世又有所以致之之非在弓矢操琴斲削之末

自試。（試用也）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抱持也蜀祠器也君人但抱祠器以身率道雖復靜然不言廟堂之政既以脩理矣）鴻鵠鏘鏘。惟民歌之。（感德化也）濟濟多士。殷民化之。紂之失也。（戒紂之失故化文王）飛蓬之問。不在所賓。燕雀之集。道行不顧。（飛蓬因風動搖不定喻二三之言問明王所不賓敬燕雀翔集事之常細也故行道之人忽而不顧謂小事非大人之所宜知也）犧牷圭璧。不足以饗鬼神。（鬼神享德不在圭璧）主功有素。寶幣奚為。（主能立功可謂有素則諸侯不敢犯宝王幣帛何所為乎）羿之道。非射也。造父之術。非馭也。奚仲之巧。非斵削也。召遠所無為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夜行者獨有也。（遠使無為所以優遠方也親於近者貴於恩厚不在於言夜行謂陰行其德則人不與之爭故獨有之也）平原之隰。奚有於高。（言平隰之澤雖有小封不成於高喻人有大失小善不成其美隰下澤也）大山之隈。奚有於深。（言山既大矣雖有小隈不成為深喻人有高行雖有小過非不肖也）訾讆之人。勿與

王荊石曰必得之事二句實皆非淺解自明

任大譙臣可以遠舉。言行莫先謂之譙臣有大言行者可與圖國之遠也顧憂者可與致道。顧憂謂忠事勤臣也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舉長者可遠見也。裁大者衆之所比也。能裁斷大事衆必比之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必得之事不足賴也。必諾之言不足信也。小謹者不大立。訾食者不肥體。有無棄之言者必參於天地也。言無可棄動為法則若天地之無不容載故曰參之天也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猿猱飲焉。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猿遇墜岸而能飲喻智者逢禍而能息也不行其野。不違其馬。馬有識道之性不違馬而自得塗喻未經其事問其所經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怠倦者不及。無廣者疑神。神者在內。不及者在門。在內者將假。在門者將待。將假謂神將借己也待謂須自厲以待曙戒勿怠。後穉逢殃。朝忘其事。夕失其

張洪陽曰按言怠倦則不能及持成事操要則忽然成事故曰疑神若能審外內立操要之神

[illegible]惰不及者從而能矣

功。邪氣入內。正色乃衰。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上失其位。則下踰其節。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莫樂之則莫哀之。常能樂人及其有哀之難人必哀之也莫生之則莫死之。常能生人及其有危人必亦之往者不至。來者不極。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有聞道而好為家者。一家之人也。雖聞道但好理家此但一家之人耳言無廣遠有聞道而好為鄉者。一鄉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國者。一國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有聞道而好定萬物者。天下之配也。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道之所設。身之化也。持滿者與天。安危者與人。失天之度。雖滿必涸。上下不和。雖安必危。欲王

陳碧虛曰道往莫來道來莫往謂人從上所好

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雖立不安其道既得莫知其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釋之藏之無形天之道也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萬事之生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言人以生棟造舍雖至覆屋但自咎而已不敢怨及他人至弱子下瓦所損不多慈母便操箠而怒之喻人主過由己作雖大而吝声過由他人雖小而振怒也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親造怨萬物之於人也無私近也無私遠也動物則有識而不知植物則有生而無識故於人也無私遠近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順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懷其凶不可復振也烏鳥之狡雖善不見絞

太上不德王者之言

猜也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毋與不可毋強不能毋告不知與不可強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見與之交幾於不親見謂不忘而恃之也與親與也見哀之役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所歸心行者也獨王之國勞而多禍獨王謂無四隣之援獨國之君卑而不威自媒之女醜而不信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未見而親ゝ必無始故可往矣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日月不明天不易也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日月無不明假令不明是天有雲氣而不易也山高無不見假令不見是地多險阻不平易也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昔之言
太上不盡主

也
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毋與不可毋彊不
能毋告不知與不可彊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見與之交
幾於不親見哀之役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
不報四方所歸心行者也獨王之國勞而多禍

呂昂曰四柱並起管了之文多有此体
汪道坤曰上四項俱提此只說關地強兵蓋伯國之事二者其最急設官長立朝政揔是為此兩件
立濤曰民無取者無所取信也
董份曰後用則財匱數戰則民疲財匱必多取民疲則生怨此至必至之勢也
瞿昙濟曰生衆為疾必食寡用

大匡

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土地博大野不可以無吏百姓殷衆官不可以無長操民之命朝不可以無政地博而國貧者野不辟也民衆而兵弱者民無取也故末產不禁則野不辟賞罰不信則民無取野不辟民無取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故曰有萬乘之號而無萬乘之用而求權之無輕不可得也地辟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也賞罰信而兵弱者輕用衆使民勞也舟車飾臺榭廣則賦斂厚矣輕用衆使民勞則民力竭矣賦斂厚則下怨上矣民力竭則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敵之勿謀己不可得也欲為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為國者必重

舒方能富國若用度奢侈地雖闢猶弗闢也強兵之道在愛民力輕用疲民以逞賞罰雖信民力竭矣豈非不節之瘕哉

丘濬曰積字作功績看此段總是察能授官因功詔食議論

倪思曰治國牧民之道此段亦是大節目

王世貞曰地方習里而建國都此其常也地肥則不必百里瘠

用其民欲為其民者必重用其民力無以畜之則往者不可止也無以牧則處而不可使也遠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也民衆而可一則有以牧之也往者民散也處者民聚也

凡牧民者以其所積者食之不可不審也其積多者其食多其積寡者其食寡無積者不食或有積而不食者則民離上有積多而食寡者則民不力有積寡而食多者則民多詐有無積而徒食者則民偷幸故離上不力多詐偷幸舉事不成應敵不用故曰察能授官班祿賜予使民之機也古文不省字此類可見

上地方八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百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百二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

則過有國者須抱其肥瘠以処其民

姚寬曰八者皆是為兵之數一件不可咸淂

施仁曰師行粮食財不可廢矣太器械不利号令不信訓練不習將不知兵數皆足以僨事八者內缺一不可

胡時化曰八者數奇肆不檢

姚寬曰脉絡相生節奏相应引繩貫珠如循環之无端如常山之蛇救首救尾

以上地方八十里以下地方百二十里通於地方百里此言均地

為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謂專立意存之君無財士不來故存意於聚財則彼國之財不能敵也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工者所以造軍之器用者也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器謂兵器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政教軍中號令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服便也謂便習武藝存乎徧知天下而徧知天下無敵徧知天下謂徧知其地形險易主將工拙士卒勇怯存乎明於機數而明於機數無敵机謂机緒發內而動外為近而成遠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見其鶖鴕之不知其所以爲有數存焉於其間故日机數也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一句結是以欲正天下說財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謂貨財不蓋天下則无以正天下財蓋天下而工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工盖天下而器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雖盖天下而工典器不能盖則無以正天下器盖天下

如累九層之臺一級高一級

王世貞曰机数結束甚妙

而士不盡天下不能正天下士盡天下而教不盡天下不能正天下教盡天下而習不盡天下不能正天下習盡天下而不偏知天下不能正天下偏知天下而不明於机数不能正天下故一句結束甚妙明於机数者用兵之勢也

僎思曰重波疊浪如江河奔由此十万言亦若沛有餘耳凡作大文字倣此太必世事熟練筆端鼓舞才華涌溢若本无筹書強作波瀾亦不足貴

呂祖謙曰管仲相齊順百姓之美匡救国家之惡令君臣百姓相親見其著也

洪迈曰此為第三篇上言其政知其行事矣化言其得民之

士經

十二柱一句自為一义

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涸竭也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為其所長也各長其所長則順而悅故不爭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強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謂所處可以使百代常行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復重也欺民之事不可重行也故

效应上能佚樂之則民为之憂苦一段字有体裁稚隆曰大史謂桓公至美管仲不弛之至王乃稱伯予以王道非桓公所能亦非管仲所優也牧民一書以順民心為主伯翁之成亦不易矣

授有德則國安務五務。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民各為其所長則用備嚴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民輕難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彊民以其所惡則詐偽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其上

倪思曰有韻句法以奇怪太立意自雅讀之精光瑩可玩

余有丁曰三尺法王者與天下共之不以身先如何行得故曰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出令責信於身責怨立法之道无以加此

王常曰上條填十殆句与鶴切

法法

不法法 不以法为法 則事無常。不設法以法 故事無常 法。不法則令不行 雖復設法不得法之宜故令不行 令不行則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則脩令者不審也 法既得宜而不行則以修令者未審之故也 審而不行則賞罰輕也。重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故曰禁勝于身則令行于民矣 身從禁也 聞賢而不舉殆 聞其不舉不若不聞所以有殆 聞善而不索殆。見能而不使殆 見能而不使不若不能 親人而不固殆 同謀而離殆 危人而不能殆 危人而不能不若不危 廢人而復起殆 既廢更起或發其宿嫌 可而不為殆 可為而不為多生後悔 足而不施殆 足而不施怨嫉必生 幾而不密殆 幾事不密則害成 項上句不密 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危 所謂君不密則失臣 正言直行之士危

人主不周容又
直、句不容来
何作一段訣論

寡贊曰王正直之
士好進言于君
君不周容小人
得以讒害之故
曰君不、則夫
蓬正直之士失
人主孤立于上
官私黨于下進
系禍始誰之過
与

王世貞曰此所
謂法上精于法
者

則人主孤而毋内（策謀毋自入也）人主孤而毋内。則人臣黨而成群使
人主孤而毋人臣黨而成群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過也
民毋重罪過不大也。民毋大過上毋赦也。上赦小過則民多重
罪積之所生也。故曰赦出則民不敬惠行則過日益惡赦加于
民而囹圄雖實殺僇雖繁姦不勝矣。故曰邪莫如蚤禁之（毋使滋蔓）
（蔓雖畜矣）赦過遺善則民不勵有過不赦有善不遺民之道於此乎
用之矣故曰明君者事斷者也
君有三欲于民三欲不節則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
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煞厭則雖供）
禁多者其止寡（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令多者其行寡（亓三則賣）求而不得則威

汪道坤曰此故
是莞字作用者
損鶩自蒙束温
脫溺其旨矣

日損禁而不止則刑罰侮（愈禁愈犯）令而不行則下凌上。故未有能
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
行者也。故曰上苛則下不聽下不聽而彊以刑罰則為人上者
衆謀矣為人上而衆謀之雖欲毋危不可得也
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迁之刑法已
錯又移之。如是則慶賞雖重民不勸殺僇雖繁民不畏也故曰
上無固植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數理也）
明君在上位毋敢立私議自貴（立私議者必自恃為貴也）國無怪嚴毋雜俗
毋異礼士毋私議（国不作奇怪則嚴肅而无襍俗有常礼士皆公議）倨傲易令錯儀畫
制作議者盡誅故強者折銳者挫堅者破引之以繩墨繩之以

吴禹曰姦人之福良善之菑故国畢旅數只而自不安下有告

誅僇故萬民之心皆服而從上推之而往引之而來彼下有立其私議貴分爭而退者則令自此不行矣（立議分爭退而不誅從此之後令不復行）故曰私議立則主道卑矣况主倨傲易令錯儀畫制變易風俗詭服殊誅猶立（立私說尚能卑主况倨傲易風俗而尤有立者）上不行君令下不合於鄉里變更自為国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不牧之民繩之外也繩之外誅使賢者食于能鬪士食于功賢者食於能則上尊而民從鬪士食于功則卒輕患而傲敵二者設于国則天下治而主安矣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苟悅衆心故曰小利人玩習而易犯法故大害）故久而不勝其禍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福敗者犇馬之

君曰頌陛下其放赦我朝洪武舊制三赦者不立廟鉴于此

許国曰实爱不可無姑息之爱不可有

王維禎曰法不假借而一以公行之下未有不為用者

委纆（必致奔佚）毋赦者痤雎之礦石也（痤癤也雎疑即疽字礦石所以瘳痤疽也）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雖有過亦不甚矣

明君制宗廟足以設賓礼不求其美為宮室臺榭足以避燥溫寒暑不求其大為雕文刻鏤足以辨貴賤不求其觀故農夫不失其時百工不失其功商無廢利民無游日財無砥墆（墆久積也）故曰儉其道乎

計上之所以爱民者為用之爱之也為爱民之故不難毀法虧令則是失所謂爱民矣夫以爱民用民則民之不用明矣（廢法用人人不可用）善用民者軒冕不下儗而斧鉞不上因（不以下有私寵妄以軒冕有所許儗不因上有私感妄以斧鉞有所誅僇也）如是則賢者勸而暴人止賢者勸而暴人

許進元曰臣子弑君父之柄者其原始于壅蔽趙高指鹿為馬而欲竊秦權卒有望夷之弑操之旁落可畏也哉

吳鼎曰從古來未有此議論真万代之格言

汪道坤曰左右耳目之蔽虽山在前不之見也君能去壅蔽使下情得上達上情得下將何有百里千里萬里之遠哉

蘇濬曰古明君明照万里之外海内之民情世態无不周知者非一人之耳目能勝億兆之衆四海之遠也去其滅絶侵壅之我而已人主不知其本欲以一人之聰而曰无窮之、好欺也是塞本而求末也誰矣

止則功名立其後矣蹈白刃受矢是入水火以聽上令。上令盡行禁盡止引而使之民不敢專其力（轉猶展轉推避也）推而戰之民不敢愛其死

九人君之所以為君者勢也。故人君失勢則臣制之矣。勢在下則君制于臣矣。勢在上則臣制于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勢在下也。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奪也（臣得勢期年君虽知其不忠而不能奪）在子期年子雖不孝父不能奪也。故春秋之詔臣有弒其君子有弒其父者矣。故曰堂上遠于百里堂下遠于千里門廷遠于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于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于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于萬里也。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臣有請告既入而不出此則左右不為通于下其事遂消滅也）出而不入謂之絶（其事既出而不入此則左右不為通于上其事遂新絶也）入而不至謂之浸（其事既入不得至于君此則左右侵君事故也）出而道止謂之壅（其事既出中道而止此則左右侵君事故也）滅絶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政之有所不行也。故曰令重于寶社稷先于親法重于民威權貴于爵祿。故不為重寶輕號令不為親戚後社稷不為愛民枉法律不爵祿分威權。故曰勢非所以予人也

政者正也。正者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過與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則傷国一也。故勇而不義傷兵仁而不法傷正。故君之敗

王世貞曰爵祿君所以馭不君私與則佞臣進臣誣能則前黨用其原起于君心之私愛為之也然則用人之道君心之公私尤其人原大本矣

穆文熙曰錦非之徒皆有此論引彈求質證謂如不信試觀之某人是也

也生于不義法之侵也生于不正

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服行也先自行法以率人）釣名之人無賢士焉釣利之君無王主焉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明君不以祿爵私所愛忠臣不誣能以干爵祿君不私國臣不誣能行此道者雖未大治正民之經也今以誣能之臣事私國之君而能濟功名者古今無之誣能之人易知也臣度之先王者舜之有天下也禹為司空契為司徒皋陶為李（古里字）后稷為田此四士者天下之賢人也猶尚精一德（謂各精一事）

王荊石曰猛毅之君秦皇之倫是已懦弱之君元成之倫是已

以事其君今誣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四賢之能自此觀之功名之不立亦易知也

猛毅之君不免于外難懦弱之君不免于內亂猛毅之君者輕誅輕誅之流道正者不安（輕誅則乖正故道正之士不安）道正者不安則財能之臣去亡矣彼智者知吾情偽為敵謀我則外難自是至矣故曰猛毅之君不免于外難懦弱之君重誅重誅之過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則群臣比周群臣比周則蔽惡揚美蔽惡揚美則內亂自是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于內亂明君不為親戚危其社稷社稷戚于親不為君欲變其令令尊于君不為重寶分其威威貴于室不為愛民虧其法法愛于民

兵法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謀得兵勝者霸一者氣質未分至一者也德者道由以成者也夫皇帝王道隨世立名者也其實一也所謀必得用兵必勝故伯故夫兵雖非備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輔王成霸今代之用兵者不然不知兵權者也權者所以知輕重故舉兵之日而境內貧行師十萬曰費千金戰不必勝勝則多死雖令得勝死者已多〻得地而國敗雖復得地既貧且死所以国敗此四者用兵之禍也四禍其國而無不危矣大度之書曰大度法度之書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戰而必勝勝而不死得地而國不為敗此為四者°若何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者計數得也戰而必勝者法度審也勝而不死者教器備利而敵不敢校也得地而國不敗者因其民也

因其利則號制有發也號令制度因彼而發教器備利則有制也法°度審則有守也計數得則有明也治衆有數勝敵有理察數而知理審器而識勝敵定宗廟冠寧則宗廟定遂男女人安則男女遂官四分既定且寧則四分官以守之然後可以一衆治民兼知敵則獨行有畜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巧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勇士勸°

三官不謬五教不亂九章著明則危危而無害窮窮而無難危窮〻皆重有其事也故能致遠以數縱強以制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任佐載也謂今之儆裝也所以起也所以進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此之謂三官有三令而兵法治也五教°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

申時行曰言三官五教九章五法也天所以用法則候忽変化莫可揣摩故今勝而无害

旗 五色之旗各有所當如方春尚青夏尚赤之類 二曰教其身以號令之數 謂坐起之數 三曰教其足以進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長短之利 長兵短兵各有所利遠則長近則短也 五曰教其心以賞罰之誠 貪賞畏罰士乃自励 五教各習而士負以勇矣九章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龍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林五曰舉鳥章則行陂六曰舉蛇章則行澤七曰舉鵲章則行陸八曰舉狼章則行山九曰舉韓章則載食而駕 韓韜也謂韓其章而舉之則載其所食而駕行矣 九章既定而動靜不過三官五教九章始乎無端卒乎無窮 皆出敵不意使其不測 始乎無端者道也卒乎無窮者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也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数則偽詐不敢嚮兩者備施則動靜有功徑

孫子曰水因地制流兵用形制勝即无常之謂也

乎不知 徑謂卒然直指敵不及知 發乎不意徑乎不知故莫之能禦也發乎不意故莫之能應也故全勝而無害

因便而教准利而行教无常行無常 因便准利故无常 兩者備施動乃有功器成教施追亡逐遁若飄風刺擊若雷電散之無方聚之不可計進無所疑退無所匱凌山阬不待鈎梯 習山故也 歷水谷不須舟檝習水徑于絶地 孤絶之地 攻于恃固独出獨入而莫之能止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諧諧故能輯諧輯以悉莫之能傷

無守也故能守勝 無守謂不守一故能常守其勝也 數戰則士罷數勝則君驕夫以驕君使罷民則國安得無危故至善不戰 服之以德 其次一之

可正之法俱備

汪道坤曰專事威武非可以言兵通于此而后為善用兵也

（雖勝不勝）破大勝強一之至也（不以勝為勝故能破大勝強）亂之不以變（亂亂不設計變）乘之不以詭勝之不以詐一之實也近則用实遠則用號大不可量強不可度氣不可極德不可測一之源也衆若時雨寡若飄風一之終也（用衆貴詳審故若時雨之漸用寡貴机速故若飄風之卒皆以一為本故能終致此道）利適器之至也（兵刃利而適者其器得宜之至）用敵教之盡也（士卒用命而敵者則教揀之盡）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適不能盡教者不能用敵不能用敵者窮不能致器者困遠用兵者則可以必勝（兵遠用所以絕其反顧之心故必勝）出入異途則傷其敵（有迷而失道故為敵所傷）深入危之則士自修（深則敵國其虜又危所謂置之勝地也故士自修以求主）士自修則同心同力○善者之為兵也使敵若據虛（居常畏俱）若搏景（擊无所獲）無設無形焉無不可以成也（無策可以設無形可以[illegible]所向皆無故不可以成功也）無形無為焉無可以化也（无形可以覩無計可以為所在皆無故不可以化拘也）此之謂道矣若無而存若後而先威不足以命之（无形迹可尋詰者道之謂善用兵者体道以為變化故若亡者而乃存若後者而乃先今以威武命之去之遠矣）

可正之法俱備

注道坤曰專事威武非可以言兵適于此而后為善用兵也

能致器者因遠用兵者則可以必勝兵遠用所以絶其反顧之心故必勝則腐因其腐所謂置之出入異

而乃存若後者而乃先令以威敵命之去之遠矣 語者道之謂善用兵者体道以為變化故君亡者 此文體道矣若無所存若後而先威不足以命之 物可以以成功無形無為無可以化也 所向皆無敵不

湯賓尹曰大匡三篇雖係後人紀述然管仲相桓之迹概于此矣敬録之

大匡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賤臣知棄矣。召忽曰。子固辭毋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免子。任保也君若有疑我當保子以疾因至於死亡此可以免子之身鮑叔曰。子如是何不免之有乎。言必免也管子曰。不可。持宗廟社稷者。不讓事。不廣閒。社稷宗廟至重故不可讓難事而廣求閒安將有國者未可知也。於三公子未可的知其人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於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言三人不可異其出處吾觀小白。必不爲後矣。管仲曰。不

然也夫國人憎惡糺之母以及糺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二公子謂諸兒子糾言二子既不定齊國而又不立小白郎是將更無所所用謂小白必得立矣小白之為人無小智惕而有大慮言雖無小智能惕懼而有大慮非夷吾莫容小白小白既無小智必弃迮于浴人故非夷吾莫能容天不幸降禍加殃于齊糾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糾既不濟次在小白輔小白而定社稷者非子而誰子謂召忽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子而廢所立奪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命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召忽稱管仲為兄與我齊國之政謂使我知政也今受君令而立子糾不改其所奉更有所立不濟而死是為臣之義管仲曰夷吾之為君臣也言已立君臣之義與召忽異將承君命

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鮑叔曰然則柰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鮑叔許諾乃出奉令遂傳小白鮑叔謂管仲曰何行問其事君當作何行管仲曰為人臣者不盡力于君則不親信不與君親信不親信則言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夫事君者無二心鮑叔許諾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于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言無知之寵與適子同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為君是為襄公襄公立後絀無知無知怒公令連稱管至父戍葵丘曰瓜時而往及瓜時而來期戍公問不至請代不許故二人因公孫無知以作亂魯姜公夫人文

申俞魯大夫也

姜齊女也。公將如齊與夫人偕行。公謂桓公申俞諫曰。不可。女有家男有室。毋相瀆也。謂之有禮。公不聽。遂以文姜會齊侯于濼。文姜通于齊侯。桓公聞。責文姜。文姜告齊侯。齊侯怒。饗公。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乘謂扶公升車拉其脅而殺之公薨于車。豎曼曰。齊大夫賢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寓焉。振救也賢者死于忠義以救當時之疑故百姓有所托焉寓寄托也智者究理而長慮。身得免焉。身得免于死亡今彭生二于君。不以正道輔君而從之于昏故曰二無盡言而諫行以戲我君。使我君失親戚之禮命。無盡言謂不忠諫褻公通其妹故曰失親戚之礼命又力成吾君之禍。指拉殺事以搆二國之怨。彭生其得免乎。禍理屬焉。夫君以怒遂禍。不畏惡親聞容。昏生無醜也。君而通妹是謂惡親不畏此事遠聞而忍容之然此昏愚之生不識其類故曰昏生無醜也豈及彭生而能

止之哉。魯君見誅。必以彭生為說。二月。魯人告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死。請以彭生除之。齊人為殺彭生。以謝于魯。五月。襄公田于貝丘。見豕彘。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公子彭生安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下。傷足亡屨。反誅屨于徒人費。不得也。誅責鞭之見血。費走而出。遇賊于門。脅而束之。費袒而示之背。賊信之。使費先入伏公。而出鬬。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孟陽代君寢于床。賊殺之。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殺公而立公孫無知也。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九年。公孫無知虐于雍廩。雍廩殺無知也。桓公自莒先入魯

人伐齊納公子糾戰于乾時管仲射桓公中鉤魯師敗郎桓公踐位于是刧魯使魯人殺公殺公子糾（刧謂以兵脅之）桓公問于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召忽吾賊也鮑叔乃告公其故圖（故圖謂管仲始謀令鮑叔傅小白將立之故）公曰然則可得乎鮑叔曰若亟召則可得也不亟則不得也夫魯施伯知夷吾為人之有慧也其謀必將令魯致政于夷吾夷吾受之則彼知能溺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于齊也必將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將受魯之政乎其否也鮑叔對曰不受夫夷吾之不死糾也為欲定齊國之社稷也今受魯之政是弱齊也夷吾之事君無二心雖知死必不受也公曰其于我也曾若是乎（曾則也則能無二心若是乎）鮑叔對曰非為君也為先君也其於君不如親糾也（言管仲親糾多于小白）糾之不死而况君乎君若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公曰恐不及奈何鮑叔曰夫施伯之為人也敏而多畏（多畏則慮深）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殺也（若先反管仲而施伯殺之齊必注怨故不敢殺）公曰諾施伯進對魯君曰管仲有急其事不濟今在魯君其致魯之政焉若受之則齊可溺也若不受則殺之殺之以說於齊也與同怒尚賢而已君曰諾魯未及致政而齊之使至曰夷吾於召忽寡人之賊也今在魯寡人願生得若不得也是君與寡人賊比也魯君問施伯施伯曰君與之臣聞齊君惕而亟驕雖得庸必能用之乎及齊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濟矣夫管

呂祖謙曰微管仲吾被髮左衽矣又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于溝瀆而人莫之知聖人襃貶一言為萬世法則忽死仲生宜有定論矣不知夫子與仲者以其功若就理而論則召忽死較為正
洪迈曰此段是管仲召忽实録
凌稚隆曰召忽之死也四句萬古不易之論可

仲天下之大聖也今彼反齊天下皆鄉之豈獨魯乎今若殺之此鮑叔之友也鮑叔因此以作難君必不能待也不如與之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胥待也）今既定矣（謂小白以定齊）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為生臣忽為死臣（生則定社稷死則顯忠義）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兩立（既成生名不可又成死名）行不虛至（必致身受命乃謂之行也）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召忽之生不能伯諸侯）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

作斷案

王世貞曰管子識見卓越然後人言富強甚殊故取勝遺事亦自不朽

（管仲之死不成九合之功）

管仲至桓公問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對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敢至於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請君曰不能管仲辭于君曰君免臣于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糾也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祿齊國之政而不死糾也臣不敢（既不死糾空食齊政之祿而不定社稷臣則不敢言將致死）乃走至門公召管仲管仲反公汗出曰忽已其霸乎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成霸臣貪承命趍立于相位乃令五官行事異日公告管仲曰欲以諸侯之間無事也小修兵革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與百姓而藏其兵與其厚於兵不若厚於人（人厚兵自強）齊國之社稷

未定公未始于人而始于兵外不親于諸侯內不親于民公曰
諸政未能有行也二年桓公弥亂（不忍行夷吾之言故弥亂）又告管仲曰欲
欲繕兵管仲又曰不可果于兵桓公與夫人飲舩中夫人蕩舟
而懼公公怒而出之宋受而嫁之蔡侯明年公怒告管仲曰欲
伐宋管仲曰不可臣聞內政不修外舉事不濟公不聽果伐宋
諸侯興兵而救宋大敗齊師公怒歸告管仲曰請修兵革吾士
不練吾兵不實諸侯故敢救吾讎內修兵革管仲曰不可齊國
危矣內奪民用外勸于勇外亂之本也（修兵則用廢）外犯諸侯民多
怨也為義之士不入齊國（君為不義故義士不歸）安得無危鮑叔曰公必
用夷吾之言公不聽乃令四封之內修兵關市之征侜之公乃

斮謂擊斷之也

遂用以勇受祿（士勇則與之以祿）鮑叔謂管仲曰異日者公許子霸今
國彌亂子將何如管仲曰吾君惕其知多誨（智多則可試誨之）姑少胥
其自及也（待其自能及道）鮑叔曰比其自及也國無闕亡乎管仲曰未
也國中之政夷吾尚微為之亂乎尚可以待外諸侯之佐既無
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也（言無如我二人故未敢犯）明年朝之爭祿相刺
斮領而刎頸者不絕鮑叔謂管仲曰國死者眾矣毋乃害乎管
仲曰安得已然此皆其貪民也（貪人爭祿自殘亦未能自為害也）夷吾之所患
者諸侯之為義者莫肯仕此夷吾之所患也若夫死者吾安得
而愛之（貪人自相殺傷不足惜也）公又內修兵三年桓公將伐魯曰魯與寡
人近（謂國相隣也）於是其救於是其救宋也寡人且誅焉管仲曰

陶望齡曰此数語與仁者之言也桓公不能听之則其敗于魯也固宜

不可臣聞有土之君不勤于兵不忌其辱不輔其過則社稷安
勤于兵忌于辱輔其過則社稷危公不聽興師伐魯造于長勺
魯莊公興師逆之大敗之桓公曰吾兵猶尚少吾參圍之安能
圍我吾以三敗之兵圍之則何能圍我四年修兵同甲十萬同謂完堅齊等也車五千
乘謂管仲曰吾士既練吾兵既多寡人欲服魯管仲喟然嘆曰
齊國危矣君不競於德而競於兵天下之國帶甲十萬者不鮮
矣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欲以齊國服諸侯而致伯王內失吾衆謂數搖動之則衆疲
散諸侯設備數見侵伐故設備吾十設詐力不足則詐以繼之國欲無危得已乎
公不聽果伐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為之關更立國界而為之關魯
請比於關內以從於齊齊亦無復侵魯魯服請從復於齊供其徵求比於齊之關內桓

公許諾魯人請盟曰魯小國也固不帶劍今而帶劍是交兵聞
于諸侯君不如已若以交兵聞於諸侯不如已而不盟也請去兵桓公曰諾乃令
從者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諸加忌于君君如是以退可忌退也諸侯欲
以結盟致怨于君今請不盟從此即退可也君果弱魯君諸侯又加貪于君若果弱魯君諸
侯又以貪名加君後有事小國弥堅大國設備非齊國之利也桓公不
聽管仲又諫曰君必不去魯胡不用兵曹劌之為人也堅強以
忌不可以約取也不可以明取信桓公不聽果與之遇莊公自懷劍曹
劌亦懷劍踐壇莊公抽劍其懷曰魯之境去國五十里亦無不
死而已左揕桓公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于君前言齊之迫魯境亦死
今殺君亦死管仲走君曹劌抽劍當兩階之間曰二君將改圖無有

進者（言齊魯二君將改先者之所當無有進）管仲曰君與地以汶為境桓公許諾以汶為境而歸桓公歸而修于政不修于兵革自圍辟人以過弭師（既不修其兵革故出入自圍辟其人以先者之過故弭息其師）五年宋伐杞桓公謂管仲與鮑叔曰夫宋寡人固欲伐之無若諸侯何（無若諸侯救宋何）夫杞明王之後也今宋伐之予欲救之其可乎管仲對曰不可臣聞內政之不修外舉義不信君將外舉義以行先之（以內行先之）則諸侯可令附桓公曰於此不救後無以伐宋（言無辭以伐）管仲曰諸侯之君不貪于土貪于土必勤于兵勤于兵必病于民民病則多詐夫詐密而後動者勝詐則不信于民夫不信于民則亂內動則危于身是以古之人聞先王之道者不競于兵桓公曰然則奚

姚寬曰今年築緣陵而明年刑遂以以狄人告則信義求之也

若管仲對曰以臣則否（以臣之意則不與君同）而令人以重幣使之（以重幣使宋令罷杞兵）使之而不可君受而封之（受杞告命而逮封之）桓公問鮑叔曰奚若鮑叔曰公行夷吾之言公乃命曹孫宿使于宋宋不聽果伐杞桓公築緣陵以封之（緣陵杞城）予車百乘甲一千（謂予杞）明年狄人伐邢邢君出致于齊（致命于齊以告急）桓公築夷儀以封之予車百乘卒千人明年狄人伐衛衛君出致于虛（虛地也）桓公且封之隰朋賓胥無諫曰不可三國所以亡者絕以小（小國之亡理則然矣不當封也）今君靳封亡國國盡若何（國之車盡于封亡國其若之何）桓公問管仲曰奚若管仲曰君有行之名安得有其實（既有行封之名則當虛國而為之安得有其富實乎）君其行也公又問鮑叔鮑叔曰君行夷吾之言桓公築楚丘以封之與

呂補曰：令齊四句，言往重而報輕也。

車三百乘甲五千既以封衛明年桓公問管仲將何行管仲對曰公修內政而勸民可以信於諸矣公許諾乃輕稅地關市之征為賦祿之制既已（謂已行上事）管仲又請曰問病臣（臣有病者君當慰問之）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可令傳公曰諾既行之管仲又請曰諸侯之禮（請諸侯交聘之礼）令齊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報齊以馬往小侯以犬報桓公許諾行之管仲又請賞於國以及諸侯君曰諾行之管仲賞於國中君賞於諸侯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從列士以下有善者衣裳賀之（謂齊之列士管仲自以衣裳賀之）凡諸侯之臣有諫其君而善者以璽問之以信其言（桓公以璽問之以信驗其所諫之言為善）公既行之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曰隰朋聰明捷給可令為東國（齊東之國令隰朋理）賓胥無堅強以良可以為西土衛國之教危傳以利（謂其教既高危且相傳以利謂以利成俗）公子開方之為人也慧以給不能久而樂始可游于衛（其人性輕率不能持久使此人游于衛誘動之令歸于齊）魯邑之教好迩而訓于禮（凡者所以飾禮貌故好迩）季友之為人也恭以精博于糧（小臣佐公子舉傳聞而知礼糧字當作礼字）多小信可游于魯楚國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義而好立小信蒙孫博于教而文巧于辭不好立大義而好結小信可游于楚小侯既服大侯既附夫如是則始可以施政矣君曰諾乃游公子開方于衛游季友于魯游蒙孫于楚五年諸侯附狄人伐（謂入伐齊）桓公告諸侯曰請救伐諸侯許諾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諸侯皆許諾齊車千乘卒先致

蘇濬曰孤竹国名斬孤者伐其国之君也

緣陵。先者使卒戍緣陵今有狄難故致之戰于後故。敗狄。後故地名其車甲與貨小侯受之。謂敗狄所得車甲及貨盡與小侯大侯近者以其縣分之。不踐其國。近侯之大侯則以齊縣分之終不踐其國以侵之北州侯莫來謂不來救齊北州謂北之州即幽州營州等桓公遇南州侯于召陵。謂伐楚盟于召陵也曰狄而無道。犯天子以伐小國。小国齊自謂以天子之故。敬天之命。令以救伐。言諸侯必敬順天命救齊伐狄北州侯莫至。上不聽天子令。下無禮諸侯。寡人請誅于北州之侯。諸侯許諾。桓公乃北伐令支令支國名下鳧之山。斬孤竹。遇山戎。顧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對曰。君教諸侯為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可以加政矣。既使足食足兵然后可以加之政桓公乃告諸侯必足三年之食安。有三年食然后可安以其餘修兵革。兵革不足。引

其事告齊。齊助之發。諸侯之兵不足當引其事之關發者以告齊齊當發卒以助之也既行之。公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對曰。君會其君臣父子。會謂考合其君臣之子之宜則可以加政矣。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毋專立妾以為妻。毋專殺大臣。無過勞。毋專予祿。於國無勞者無得專予祿士庶人毋專棄妻。毋曲提所謂毋障谷是也毋貯粟。毋禁林。山澤之利與人共之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君乃布之于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卒歲。吳人伐穀。穀齊之下都后以封管仲桓公告諸侯未偏諸侯之師竭至以待桓公。桓公以車千乘會諸侯于境。都師未至。吳人逃。齊都之師諸侯皆罷。桓公歸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曰。可以加政矣。諸侯服從如此故可以加之政曰。適子不聞孝。不聞愛其弟。不聞敬老國良。其老者国之賢良三者無一焉可

及謂預國政也

誅也。諸侯之臣及國事三年。不聞善可罰也。君有過而大夫不諫。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請事兵車之會六。（與兵有所伐）乘車之會三。（謂結好息民之會）弛關市之征五十而取一。（取其貨賄五十之一）賦祿以粟。案田而稅（案知其壤肥瘠而稅之）二歲而稅一。（率二歲而稅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歲饑不稅。歲饑弛而稅（識音志下同）

桓公使鮑叔識君臣之有善者。晏子識不仕與耕者之有善者。高子識公賈之有善者。國子為李。隰朋為東國。賓胥無為西土。弗鄭為宅。（修除宮室）凡仕者近宮。（凡公事戒務故近宮）不仕與耕者近門。（當出入田野故近門）工賈近市。三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職之。從諸侯欲通吏。從

王元澤曰遽今之郵馹也委所儲以供客此桼遠也

桼雍蔽

進賢也

行者令一人為負以車。（其利徒行而來者遽之有司當令一人以車為負載其行裝）若宿者令人養其馬。食其委客與有司別契。（別契分別其契以知真偽也）至國八契費義數而不當有罪。凡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囚。（庶人有所陳訴通于君卿吏抑而不通事經七日者則囚其吏鞫劾其所以也）出欲通吏不通五日囚。貴人子欲通吏不通三日囚。（出謂欲適他國也）

令鮑抑進大夫勸國家（抑進大夫令之勉營國家之事）得之成而不悔為上舉（得此大失成功允當無有可悔如此者舉善之上）從政治為次。野為原。又多不發起訟不驕次之（所進大夫有能勸勉農人開闢荒野皆為原田又教之和通不相殺發雖有起而訟者莫不恭格不為驕傲）令晏子進貴人之子。出不仕處不華。而友有少長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士處靖（卑敬貌）敬老與貴交。不失禮行此三者

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耕者農農用力。勤而不惰應於父兄。孝且義事賢多。擇善而從故謂多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三為次，得一為下。令高子進工賈應於父兄事長養老承事敬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令國子以情斷獄。三大夫既已選舉使縣行之。管仲進而舉言上而見之於君。管仲告鮑叔曰：勸國家不得成而悔，從政不治不能原野，又多而發訟驕，凡三者有罪無赦。告晏子曰：貴人子處華，處華則多逸佚下交，謂以貴陵人使交居下照上友有少長好飲食，嗜欲深則道情薄照上不仕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士出入無常，不敬老而營富，行此三者有罪無赦。耕者出入不應於父兄，用力不農，不事賢，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告國子曰：工賈出入不應父兄，承事不敬，而違老治危，危傾險也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君謂國子：凡貴賤之義，入與父俱，出與師俱，上與君俱。凡三者遇賊不死，不知賊則無赦。言人于此三者所在當致死所謂事三如一，令賊將害此三者，遇之而不能死，有賊而又不知，則不臣不子，故無赦。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凡斷獄者所以止罪，禁止罪和者赦。所以與禮義令配罪者非以辟易義則以奸偽易祿也易祿可無敛，有可無赦。

將爲義則以好息除可無赦有可無赦（如義今訖罪者非以辜有所辜）

赦無所赦情直義香氣美無赦昌（所以所以四義所以罪者非罪辠知者）

則無赦（言入于此主者遇之而不能死而賊而又不知也）

文義人與父俱出與師俱上與君俱凡三者遇赦不死不赦

不赦而當者治（傳也將）三者有罪無赦君器國凡貴賤

許應元曰霸竞不能相王是德共不取之說 邵宝曰權字是一篇主意 焦竑曰諸侯不務修德以來遠人諸侯以兵力爭天下此伯王之功所以不世出也欲用天下

霸言

霸王之形象天則地（謂象天明則地義）化人易代（謂美教化移風俗）創制天下。（與之更始）等列諸侯賓屬四夷（賓禮四夷以恩屬之）時匡天下。（時一匡之）大國小之曲國正之強國弱之重國輕之亂國并之（并亂所以總其威權）暴王殘之僇其罪卑其列維其民然後王之（其人之凶暴者則殘賊之于國僇其首罪卑其爵列維持其人衆）夫豐國之謂霸（自豐其國）兼正之國謂之王（兼正他國）夫欲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布德諸侯。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與有所詘有所信然後能用天下之權。夫兵幸于權。權幸于地（兵幸在于有權權從在于有得地幸猶勝也）故諸侯之得地利者權從之失地利者權亦之。夫爭天下者。必先爭人。（人謂邦本）明大數者。得人。審小計者。失人。

之精者當審所取與誰伸矣

胡時化曰人為邦本先論伯與王未有失人而可以集事者列昭烈當艱難險阻之際曰齊大事者必以人為主是今人歸吾吾何棄去三分天下漢祚少延是知此義者旃之曰其大計存也以下見王者明于大數所以得人之由自古聖帝明王迭興至霸莫不由此得天下之權皆已往之明效

得天下之眾者王得其半者霸是故聖王卑禮以下天下之賢而王之均分以鈞天下之眾而臣之故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其大計存也得地內分可以臣彼地自利彼于我何貪此其大計也以天下之財利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利天下之人還用天下之財於我無所減削更可以明威權之振所謂惠而不費者也合天下之權以遂德之行結諸侯之親合天之權皆令在已權總則德遂德遂則親成也以奸佞之罪刑天下之心所謂懲一而勸百因天下之威以廣明王之伐明天下所欲亡而亡之則明王之伐自廣攻逆亂之國賞有功之勞封聖賢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賞加一人而天下勸罰加一人而天下畏故曰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

夫明王之所輕者馬其所重者政與軍若失主不然輕予人政

大驗也

穆文熙曰聖人之權天下分明布獨明獨斷皆乎與人異處彼吉凶之微心胸之蘊幻冥深測不可為象者皆在聖人明灼乎宜其成振令行近服遠所以欲

凌稚隆曰此言爭天王在爭權者權變權行之謂

洪邁曰字字經思句句有法允一句懈此管文之得意者

而重予人馬輕予人軍而重予人王重宮門之營而輕四境之守所以削也

夫權者神聖之所資也獨明者天下之制器也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此二者聖人之所則也聖人畏微而愚人畏明聖人之憎惡也內愚人之憎惡也外聖人能知吉凶之先見故曰畏微愚人遇火方知熱履冰方知寒故曰畏明聖人知心胸姦謀故曰憎內愚人其在頭方惧故曰憎外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能因時來輔成其事不能違時而立功不有桀紂之暴則無湯武之功矣知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而功多夫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具其備而慎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興事時至而舉兵絕堅而攻國其兵超絕而堅利故能攻破大而制地大本而小

呂祖謙曰以下鋪張聖王之盛或振今行南乘北迄

倪思盍曰說事因下分鋪敘又極有力

茅坤曰政亦小國亦小政大國亦大此治國之要當強而不理者復弱數句數行議論剖判精詳其敏勵得破

標本大而末小故難崩近而攻遠所全之地近故能攻遠而有歸若高光之有關中可內也以大牽小以強使弱以衆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諸侯而不拂近無不服遠無不听夫輕重強弱之形諸侯合則強孤則弱驥之材而百馬伐之驥必罷矣強最一代而天下共之國必弱矣強國得之也以收小其失之也以恃強小國得之也以制鄰其失也以離強雖強則乖節夫國小大有謀強弱有形服近而強遠謂用強兵威遠國王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負海攻負海謂以蠻夷攻蠻夷負海以為固故曰負海中國之形也節折事疆以避罪小國之形也夫國大而政小者國從其政小政臧國攻國從其攻國小而政大者國益大大政開國大而不為者復小大而不為則日損故復小強而不理者復弱強而不理

錢福曰千萬世不朽之論

黃震曰三守三滿懇緊刻激

凌約曰立此等眼目從古未有激切懇到令人駭心

茅贊曰三家兵家孫子有此議論

則紀綱乱衆而不理者復寡小散也貴而無理者復淺位尊也重而凌節者復輕戚反喪也富而驕肆者復貧財竭也觀國者觀君觀軍者觀將觀備者觀野野有障塞其君如明而非明也外明而內暗其將如賢而非賢也外賢而內愚其人如耕者而非耕也雖耕而鹵莽三守既失國非其國也地大而不為命曰土滿謂上廣而功狹人衆而不理命曰人滿謂人多而攻少兵威而不止命曰武滿所謂亢之為言知進而不知退三滿而不止國非其國也夫無土而欲富者憂無德而欲王者危施薄而求厚者孤夫上夾而下苴苴包裹也上既狹故為狹所包國小而都大者弒善攻者料衆以攻衆料食以攻食料備以攻備以食攻食食存

吳鶚曰：管子以兵法甚詳，特不著書以傳于後，故弗擅名耳。此段及前後所論，說妙机要，畧一兵之勝筭。
汪道坤曰：神聖之術在爭權。
蘇濬曰：婉轉斡旋，抑揚起伏，文似戰國策。
湯維禎曰：才思逸與，文法錯落，大有出人意表。

不攻以衆攻衆，衆存不攻；以備攻備，備存不攻；什實而攻虛，什堅而攻脆，什難而攻易。摶國不在敦古（在于合今時之宜。摶，聚也），理世不在善政（在于權宜），霸王不在成曲（在于大体）。全舉失而國危，刑過而權倒（刑罰過理，則柄權倒錯）。謀易而禍反（謀事數易，禍必反來），計得而強信，功得而名從，權重而令行，固其數（数猶理也）。

夫先王之爭天下也以方心（方即正之義），其立之也以整齊（整而齊之），其理之也以平易。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伐過不伐及（伐其大過也）。四封之內以正使之，諸侯之內以權致之。近而不服者，以地患之（侵削其地則自服）；遠而不聽者，以刑危之（以師征之）。一而伐之，武也（守一不移，以師伐之，此其武也）；服而舍之，文也（既服舍之，綏之以德，此其文也）。文武具滿，德也（唯文武諸功可以滿其德）。

主尊主卑，止威下敬，令行人服，理之至也。使天下兩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國而兩君，一國不可理也；一家而兩父，一家不可理也（凡此所謂兩權，又爭乱之本）。夫令不高不行，不摶不聽（摶，專也。君不能專命，則國不聽）。堯舜之人，非生而理也（化之而理）；桀紂之人，非生而亂也（教之而乱）。故理亂在上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安，本亂則國危。故上明則下敬，政平則人安，士教利則兵勝敵，使能則百事理，親仁則上不危，任賢則諸侯服。

夫明王為天下正理也，按彊助弱（按，抑也），圉暴止貪，存亡定危，繼絕世，此天下之所載也，諸侯之所與也，百姓之所利也，是故天

葊贊曰上吊死問派料兵審財覌風五者立国之要最切时務其局曰滞究獄則濫刑稽政績則廢事孤寡未及優恤棄人死所收録皆国政之偏廢處

汪道坤曾子門問礼天問問氣化此問国政皆希世奇文

問章（謂為国所當察問者）

凡立朝廷問有本紀。（所問之事必有根本綱紀）爵受有德，則大臣興義；禄予有功，則士輕死節；上帥士以人之所載，則上下和。（上帥其士所為者皆人之所載仰故上下和）授事以能，則人上功。（有能然後淂事故人上功）審刑當罪，則人不易訟。（易交也所刑皆當其罪故人其交相訟）無乱社稷宗庙，則人有所宗。（社稷宗廟各淂其正則人知所宗）無遺老忘親，則大臣不怨。（大臣非國老則勳戚也）舉知人急，則衆不亂。行此道也，（急謂困难也舉困难之事以示人則人不復行此道）國有常經，人知終始，此霸王之術也。然後問事。事先大功，（先問大功則勞臣悅）政自小始。（為政先小始微而至著）問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孤謂死王事之子孫）問少壯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知其數則須有所準）問死事之寡，其餼廩何如？問

王之（梁權為王）

蘇濬曰此數條問頗纖細而於貧之稽農圃二者最重

楊維禎曰此篇凡六十四問而耕田一事則問之人問之士問之鄉子弟蓋富致莫急于重農問雖煩不厭也

國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問何官之吏歆知其材之所當問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問何州里歆知其風俗所好尚今吏亦何以明之矣問吏所明歆知其優賞厚薄問刑論有常以刑不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罪既論決国有常科当奉而行之此不可改易者也今乃久留其事將如之何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稽也何待官都謂總攝諸司者也五官既各有制度官都復自有常斷今乃稽其事而不行將何待乎問獨夫寡婦孤寡疾病者幾何人也知其人數當有所廩餼問國之棄人何族之子弟也棄人謂有過不齒之四裔者問知其俗欲有所收也問鄉之良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矣良家謂善營生以致富者牧養謂其人不能自存其家全活之知其所養之數欲有所復除也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謂從富者出息以供食知其家數欲有所矜免也問理園圃而食者幾何家人之開田而耕者幾何家士之身耕者幾何

丘濬曰民之百行孝為之先彼鄉里以孝聞可為里閭之表矣不問何以勸孝耶

王鏊曰耕以謀食力上者所有事田而不使田不耕而食也春秋时多有此等人

瞿景淳曰來遠人則外人之田宅当問而外遊惰農亦国政之所宜稽振貧士則大夫之責皆当察而局舉自代亦政典所宜辭祿以代耕無田餼而理事者也

家問鄉之貧人何族之別也知從何族而別或從公族当有之所收恤也問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貧從昆弟者幾何家以貧故從昆弟以求养者與之從者各有幾家也餘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幾何人謂入其子稅者弟以孝聞于鄉里者幾何人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出離謂文在分居者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何人吏惡何事不使謂不用其吏不惡此等當惡何事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身何事既不耕此人身為何事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家國子弟之游于外者幾何人貧士之受責于大夫者幾何人貧士無資而被大夫責者官賤行書身士仕同以家臣自代者幾何人其人居官乃賤自行文書身任士職以家臣自代亦須知其數官承吏無田餼而徒理者幾何人承吏謂攝官無餼而空理事群臣有位

力所難從田為
人率不力田而
弋獵者法所不
貸數事舉問其
其有爽邪
董份曰男女不
整齊亟為亂仍
傷化須礼义薰
化以刺之始得
許應元曰稽行
伍脩罷用計凡
食考積儲較車
載數條脩詳哉
悉
王世貞曰畢覧
国政民瘼故問
詳而且悉如此
非覧曰国政先
務用人為要修
行之士率則百

事官大夫者幾何人群臣自有位事乃左官于大夫外人來游在大夫之家者
幾何人。外人謂外國人鄉子弟力田為人率者幾何人既自力田又能率人國子
弟之無上事衣食不節率子弟不田弋臘者幾何人既無上事乃率子弟
不田農但弋獵男女不整齊亂鄉子弟者有乎。謂不以礼交也問人之貸粟米
有別勝者幾何家別券分謂契也問國之伏利其可應人之急者幾何
所也。伏利謂利隱蔽不見者銅銀山及溝瀆可決灌溉者人之所害于鄉里者何物也。人之
為害者害何物問士之有田宅身在陳列者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
行五者幾何人。問男女有巧伎能利備用者幾何人能利備器之用處
女操工事者幾何人。宂國所開口而食者幾何人。言其不農位直開口仰食
問一民有幾年之食也。問兵車之計幾何乘也。牽家馬軛。家車

事俱理問无庸
多故矣
施仁曰脩行可
用急難可使此
二等人以理清
平以赴緩急国
焉有不競者乎
王荊石曰関係
最急国政尤先
者前已脩矣此
下乃兵陣備守
戰之務皆用兵
之要国政所係
者重言煩稱不
一而足讀此可
知其全書者也
胡时化曰伯国
之道用兵尤要
凡六十七問而
兵戰之事大畧
三分之一故于
篇後尤為加詳

者幾何乘。牽家馬言直有馬軛家車言直有車相配以成乘處士修行足以教人可使
帥眾莅百姓者幾何人。士之急難可使幾何人謂士之可以急难使者工
之巧出足以利軍伍。處可以修城郭。補守備者幾何人。其人既有
枝巧出用則能利軍旅處則可脩城補備也城粟軍糧其何以行幾何年也。行猶經也城粟
謂守城之粟軍糧謂出軍之糧二者可經幾年吏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大夫疏器疏謂
餙畫也甲兵車旌旗鼓鐃帷幕帥車之載幾何乘載謂其車蓋疏藏
器疏畫而可以藏者弓弩之張弓弩之可以張者衣夾鈇鈇兩刃鈹也衣夾謂其衣也鉤弦
之造鉤弦所以悅弦戈戟之緊。謂堅彊者其厲若何。其淬厉可用何如其宜修而不
修者。故何視。視比也其器物宜修者於故物何比而造修之官。出器之具宜起材用也
而未起者何待。出器謂可出用之器貯器謂貯庫而為備者起謂其材所經日月可起用者也鄉師專

者盖国治兵強方能創伯故也
焦竑曰代材必冬須以備才用亦以節民用
邵寶曰此下凡兵之當用要務搜剔殆盡
吕祖謙曰脩城郭溝壑此守国之險孟氏告滕亦曰鑿池築城而死守之城郭之惡雖政脩人和險不足恃也
洪迈曰器用雖脩然風雨燥溼之不時易至于朽蠹處藏之地不可不預
凌稚隆曰兵家之務甚簡卒脩

輜造修之具其繕何若。輜謂車之有防蔽可重載者 工尹伐材用毋於三時。群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備用必足。工尹工官之長三時謂春夏秋此時木方生植不堅故不可伐材必以冬也 人有餘兵詭陳之行以慎國常。方戰有餘兵不用且詭而陳之以為行伍當慎而所命則遵国之常令也 其簡稽帥馬牛之肥瘠其老而死者皆舉之。軍之統帥常時檢選稽考之以知其能否而有黜陟至于馬牛肥瘠及老而死者皆牽之以知其數 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何。薦草之美者 出入死生之會幾何。會謂合其數 若夫城郭之厚薄溝壑之浅深門閭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上必幾之。幾察也君又察知之 守備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處藏。器物迁雨不藏又致腐敗故當有藏處 問兵官之吏國之豪士其急難足以先後者幾何。官吏国豪有急难可令人之先後者當知其數 夫兵數者危物也。不時而勝不義而

材官豪士官吏可用者不知其數臨難赴敵何所恃以先後其使耶
穆文熙曰伯圖之要在于強兵一不脩則制于人雖臣政脩治人民協和太愛人而不能利憎人而不能害不制于人亦不能制人也
秀德秀三篇中有許多問不能悉本擇其尤者詳之以見例

得未為福也。失謀而敗國之危也。慎謀乃保國。問所以教選人者何事。問執官都者其位事幾何年矣。執官都之職者問其官位及執事建立之年數 所辟草萊有益于家邑者幾何矣。所封表以益人之生利者何物也。謂其事業最可以益人者遂封表以示之問之是何物也 所築城郭修墻閉塞通道阨關深防溝以益人之地守者何所也。墻閉謂築墻有所遮閉雖通路而為防礙者絕塞之阨空關之處亦當絕之此守地者所以省其功費曰益曰守 所捕盜賊除人幾何矣。關者諸侯之陬隧也。謂取隅之道 而外財之門户也。地国之財因之而出 明道以重告之。當明道路之令再重而告之 征於關者勿征於市。征於市者勿征於關。虛車勿索徒負勿入以來遠人。問於邊吏曰小恵害信小怒傷義邊信傷德。邊人失信故傷德 厚和構四國以順貌德。敦厚而和於以構結四国四国

之來皆以失信故曰以順貌德后鄉四極。既結四国然後向四極而抚安之令守法之官。日行日行边鄙度必明先經常。其巡行之时又明其制度無得失于常經

王世貞曰民德之則懷威之則畏德與威兩不可廢

君臣下

是故國之所以為國者。民体以為國。貴賤成礼方乃為國君之所以為君者。賞罰以為君。無賞罰則君不足貴致賞則匱。致罰則虐。罰而無節則虐財匱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是故明君審居處之教。而民可使人從教故可使居治戰々固守勝者也。夫賞重則上不給也。賞重則費用多故不給罰虐則下不信也。令虐則人無所措手足故不足天下道其道則至。君得明道則天下至不道其道則不至也。夫水波而上盡其搖而復下。其勢固然者也。言水波湧而上既盡其势还復搖動歸下而止此自然之势喻人懷德而來畏威不去者也故德之以懷也。威之以畏也。則天歸之矣德侵則君危君得見侵不危何待論侵則有功者危論議侵理則功過不明令侵則

呂祖兼曰此段詳述姦邪之蠹危以激發人主主歸根之論洪邁曰翻上通前力為洗蘗袁稚隆曰墻耳伏寇無代無之君明則寇滅耳塞君暗則食姦比党姦側之状豈能一一而去之吳起告武侯曰君若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國矣以君不明左右前後皆墻耳伏寇意互相発也

官危法令不行刑侵則百姓危。刑侵則無辜受戮而明君者審禁淫侵者
也。上無淫侵之論。則下無異幸之心矣
古者有二言。墻有耳。伏寇在側。墻有耳者。微謀外泄之謂也。伏
寇在側者。沉疑得民之道也。微謀之泄也。狡婦襲主之請而資
游慝也襲入也謂狡婦妖蠱人主遂行請謁所請既從外資游說謂奸慝沉疑之得民也者。前
貴而後賤者為之驅也所驅役之人前得貴寵今忽淪賤然賤者必思貴常伺君以興禍故謂之伏寇
明君在上。便僻不能食其意。刑罰亟近也刑罰數也大臣不能侵其
勢。比黨者誅。明也刑罰明也為人君者能遠讒諂。廢比黨。淫悖行食
之徒得食游食無爵列于朝者。此止詖拘姦厚國存身之道也
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賞而奪之實也先君行善則是侵君之賞奪君之富實也先其

穆文熙曰遠讒諂廢比党在止之拘微若徒恃刑罰誅明也末矣

君以惡者。侵其刑而奪之威者也。訛言於外者。脅其君者也。假說
妖妄之言以惑眾鬱令而不出者。幽其君者也鬱塞也君之令而不出行者將欲幽君也以
人役上人謂百姓百姓勞其身供之上役也以力役明謂臣勤力役用其明而理職位以刑役心。
刑法也君則役心以出法制也此物之理也。心道進退心則度量可不故進退也而刑道滔
赶滔謂充也赶謂逡巡也設法有當不敌有合成也一什赶走也進退者主制。君心進退所以主為制令
滔赶者主勞。主勞者方。主制者圓。圓者運。運者通。通則和圓而不滯
必運而無凝通者必暢故和也方者執。執者固。固則信方謂臣道也方而有常執而不合則固固而不
妄則信也君以利和君道和則利也臣以節信臣則守節則上下無邪矣。故曰。君
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下之禮也。君之在國都也。若心
之在身体也。道德定於上。則百姓化於下矣。戒心形於內戒慎之心

陳碧虛曰揣摩物情深中其曲

余有丁曰此論判按繩墨不走然詞說典韓子商子相出入世傳管商申韓倂以刑名目之有以也夫

成形于內則容貌動於外矣。君人者上注臣人者下注上注者紀天時務民力上注謂注意于上天故紀要天時務全人力也下注者發地利足財用也下注謂注意于下地故發與地利足于財用也故能飾大義侍飾上以禮神明下以義輔佐者所用輔佐皆得其宜明君之道能據法而不阿上以匡主之過下以振民之病者忠臣之所行也明主在上忠臣佐之則齊民以政刑牽於衣食之利君明臣忠則国理国理則人重生故人皆以養其利而不牽於衣食之利故愿而易使愚而易塞塞止也易用法上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分民食道力不同故曰分民威無勢也無所立又有勢然後有所立事無為無所生必有為然後有所生若此則國平而姦省矣君子小人既食於道力邪惡之人復無所立生故國平而姦省

王衡曰議論關涉世教勉力老健卓絕不述

茅贊曰此段識治体明職守律令格式無出此者

許国曰言人重樹子但仲尼旣招揭之

民之制於上猶草木之制於時也故民迂則流之人太迂曲不行則通流之民流通則迂之人太流蕩則迂曲之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塞之決之則君子行於禮塞之則小人篤於農君子行於禮則上尊而民順小人篤於農則財厚而備足四肢六道身之体也四肢謂手足六道謂上有四竅下有二竅也四正五官國之体也四正謂君臣父子五官謂五刑之官也四肢不通六道不達曰失四正不正五官曰亂明男女之別昭嫌疑之節所以防其奸也是以中外不亂邪慝不生婦言不及宮中之事而諸臣子弟無宮中之交此先王所以明明立寵設不以逐子傷義明立正嫡設其貴寵子不令逐而奪之故不傷義禮私

爰驩勢不並倫爵位雖尊禮無不行昌之以衣服旌之以章旗所以重其威也兄弟無間郄讒人不敢作矣列云庶子為兄弟者難有才有寵亦不以逐嫡子而傷義故礼愛隆而不敢並嫡子爵位尊而亦事嫡子也且以車旗服色旌別之皆所以重其威而遠間郄

國之所以乱者四其所以亡者二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乱也庶有疑嫡之子此家乱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乱也任官無能此衆乱也四者無別無別謂妻妾嫡庶等不分別也主失其體群官朋黨以懷其私則失族矣國亡則宗族隨之故曰失族也國之幾臣陰約閉謀以相待也則失援矣為國之幾臣下陰為要結其所謀者閉而不泄以此相待人必懷疑而不相親矣失族於內失援於外此二世也故妻必定子必正相必直立以聽官必中信以敬故曰有宮中之乱有兄弟之乱有大臣之乱有中民之乱

中民謂百吏之長有小人之亂五者一佐則為人上者危矣宮中乱曰妬紛積妬紛紛然兄弟亂曰黨偏黨偏則強弱相凌大臣亂曰稱述各稱述其己德之長而不相讓中民亂曰譽諄謂以智詐譽言恐諄質小民亂曰財匱賦稅重則財匱故乱財匱生薄財不供則礼義息譽諄生慢不重諄質而智詐恐在言之此其慢也稱述生偏妬紛生変此三者或生篡君弑主能為大变也故正名稽疑殺亟近則內定矣正嫡庶之名稽妻妾之疑不正者之黨數取其偏近者而刑殺之則黨偏妬紛之变息故內定順大臣以功順中民以行順小民以務順用其務農則國豐矣三者各稱其所順故国豐也審天時天時各有宜物地生以輯民力禁淫務繡文刻鏤淫務勸農功以職其無事無事者皆令得職也則小民治矣上稽之以數謂上欲有所徵發必考其定数以命之也下什五以徵既得其定数下其十五名以徵之也近其罪伏以固其意日期既近尚有不供者則加之罪以權伏之所

以固供者之意鄉樹之師以遂其學每鄉又立之師以遂之也官之以其能及年而舉則士反行矣率才能者授之以官既有年矣則率其功過而察之則皆反其行之矣稱德度功勸其所能若稽之以衆風若任以社稷之任既稱其德又度其功則其材能不可不知矣既知其能順而考之或使之莅衆以立風化其財能尤高者或授之以社稷之任也若此則士反于情矣有能必任之以故士反于情也

嵩曰民至愚而神是非好惡靡不明旦公故先王畏民後世剛復自用謂人言不足恤至令人監謗告則殺之其及也宜也

汪道坤曰鄭子產請焚書易毀鄉校知此義者

揚維禎曰感字立骨亦髙雅

小稱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已知言但患身之不善耳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而取之是以我有過為而民無過命我身有過為人必知而名之毋有過而妄命者民之觀也察矣不可遁逃以為不善故我有善則立譽我我有過則立毀我當民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人既毀譽則己之善惡審矣故不復問家問家則左右佞媚者善掩其過而飾其非也故先王畏民民之毀譽必當其過善故畏之操名從人無不強也謂君自行善持名使之延譽故強也操名去人無不弱也君既行惡即是持名去人雖有天子諸侯民皆操名而去之則捐其地而走矣過惡日人共畏之故棄其地而走也故先王畏民明王懼聲以感耳人以惡聲懼己耳聞而感則心不敢念非懼氣以感目人以惡聲懼己目見

王世貞曰連三引喻佳甚麗其讀者掩卷三歎

姚寬曰名言名理刺骨空談末感之一字應上

施仁曰此與秦誓相表裏

而感則身不以此二者有天下矣可毋慎乎匠人有以感斤欘敢造惡也故繩可得料也羿有以感弓矢故轂可得中也造父有以感轡筴故遫獸可及遠道可致轂謂射質棲皮者也感謂深得其妙有應於心者天下者無常亂無常治不善人在則亂善人在則治在於既善所以感之也既盡也天下所以理在於君人內外盡善感之於人脩恭遜敬愛辭讓除怨無爭以相逆也逆人則不失于人矣嘗試多怨爭利相為不遜則不得其身身尚不得況於人乎大哉恭遜敬愛之道吉事可以入祭凶事可以居喪大以理天下而不益也小以治一人而不損也嘗試往之中國諸夏蠻夷之國以及禽獸昆虫皆待此而為治亂澤之身則榮去之身則辱審行之身毋怠雖夷貉之民可化而使之愛審去之身雖兄弟父母可化而使之惡

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飲酣桓公謂鮑叔牙曰闔不起為寡人壽乎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毋忘束縛在魯也使甯戚毋忘飯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

焦竑曰言君臣善惡者數黑白在位者當晷銘座右矣

四稱

桓公問於管子曰寡人幼弱惛愚不通諸侯四鄰之義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之所能與所不能盡在君所矣君胡有辱令桓公又問曰仲父寡人幼弱惛愚不通四鄰諸侯之義仲父不當盡告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宗廟社稷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先故之臣謂祖考時舊臣也令以忠成收聚而賙恤之令其大富圖其武臣宣用其力聖人在前貞廉在側競稱於義上下皆飾刑正明察四時不貸民亦不憂五谷用登外內均和諸侯臣伏國家安寧不用兵革受其幣帛以

懷其德。昭受其令。以為法式（鄰國以幣帛來聘，當取之以懷來有德。其或以致令來告者，則君受之以為法式）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君也。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今若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既官職美道。又何以聞惡為。（言君既美好宣通，官又合于美道，脩而行之，自可為理，何須聞于惡事乎。以此抑桓公，欲觀其意也）桓公曰。是何言耶。以繡緣繡。吾何以知其美也。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仲父已語我其善。而不語我其惡。吾豈知善之為善也。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大其宮室。高其臺榭。良臣不使。讒賊是舍。（舍，止也。謂止讒賊于其旁與之近也）有家不治。借人為圖。（自不能理其家，借他人圖也）政令不善。墨墨若夜。（言昏惛之甚）辟若野獸無所朝處。（野獸各恣意為生，不相統屬，故無朝處也）不脩天道。不鑒四方。有家不治。辟若生狂。（狂惑者失其性，不分善惡也）衆所怨詛。希不滅亡。進其諛優。繁其鐘鼓。流於博塞。戲其工瞽。誅其良臣。敖其婦女。（佳與婦女為敖縱）獠獵畢弋。暴遇諸父。（接遇諸父以凶暴也）馳騁無度。戲樂笑語。式政既輮。刑罰則烈。（法式之政既以輮曲，至于刑罰惟亦酷烈）內削其民。以為攻伐。（反以削生為伐功）辟猶漏釜。豈能無竭。（漏釜則江海不能滿）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君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已既語我昔者有道之君與昔者無道之君矣。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臣乎。吾以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委質為臣。不賓事左右。（賓，敬也）君知則仕。不知則已。若有事必圖國家。徧其發揮。（良臣皆私其所有，必能於国家）

及其發又普徧之也循其祖德辨其順逆推育賢人讒慝不作事君有義
使下有禮貴賤相親若兄若弟忠於國家上下得体居處則思
義語言則謀謨動作則事居國則富處軍則克臨難據事雖死
不悔近君為拂遠君為踈義以與交廉以與處臨官則治酒食
則慈侮辭不謗其君不毀其辭君若有過進諫不疑君若有憂
則臣服之服行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桓公曰善哉桓公
曰仲父既以語我昔者有道之臣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
臣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臣
委質為臣賓事左右執説以進不蘄亡已遂進不退所謂知進而不知退
假寵鬻貴假因也因君之寵必能鬻其貴尊其貨賄卑其爵位求又能貴其爵位但尊其貨賄

而已進曰輔之退曰不可進謂君則言已能為輔弼退而私議則曰君不可輔以敗其君皆
曰非我由斷之人不肖故君有敗乃更推故於君云此非我不仁群處以故賢者小人所忌者君
子故其群處常有脂賢之見見賢若貨其見賢人無恭敬之心反歎規利若求貨然見賤若過其見
賤人無矜恤之心簫然不顧若行者之過貧而貨賄競於酒食不與善人唯其所事
人有曲而事已與之交也居敖不恭不友善士讒賊與鬬不弥人爭其人見爭則恣
令鬬無弥人之心唯趣人詔人有制命不問可不則向而順之言其接諛湛湎於酒行義不
從從順也不脩先故變易國常擅創于令迷惑其君生奪之政生徒
奪政況於死后乎保貴寵矜懼寵而矜誇者則保依而貴重遷損善士善士則迁攺而損棄之捕
援貨人其所捕追而援引者隹財貨之人入則棄等出則黨駢其貨賄之人與之同國則同乘
而出至其出也又用黨而駢並貨賄相入酒食相親俱亂其君君若有過各奉

其身。(奉身自潔推过于君)此亦謂昔者無道之臣。桓公曰善哉

侈靡

問曰古之時與今之時同乎。曰同。其人同乎。不同乎。曰不同(古淳而今澆古質而今浮)可與政其誅(言今雖不同古可為政誅其不法以復古)俈堯之時混吾之美在下。其道非獨出人也。(俈帝俈也言二帝之時比屋可封美俱在下其能若此非有出人之道修古而已混同也)山不童而用贍。澤不弊而養足。(山無草木曰童弊竭也)耕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子故平。(以其自養之餘應天子之食故天下平有時而賦曰良)牛馬之牧不相及。(各自足則不相及)人民之俗不相知。(人至老死不相往來故不相知)不出百里而來足。(行者不出百里而來者所求足)故卿而不理。靜也。(雖立公卿不理其事以人靜故)其獄一踦腓。一踦屨而當死。(諸侯犯罪者令著一隻屨以恥之可以當死刑)今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而死民不服。非人性也。敝也。(今周公之刑法雖詳

翁正春曰管子豈誠貴珠玉曰以珠玉政以貴粟耳使姦人大猾不得操其粟米之權耳

有断指之罪有断首之罪断足之罪充滿之獄使不致枉法雖善而民猶不服蓋謂古人法簡而治今人法詳不治也地重人載毀敝而養不足事末作而民興之載生也今地利既重人之生植穀物君則從而毀奪弊盡之所以養有不足入既惰於本業故競起而事末作是以下名而上實也謂下但有農作之名不得自用而寔皆歸於上也聖人者省諸本而游諸樂聖人察人之本游之於富壽之域則為然也告究以前大昏也博夜也大昏謂甚昏昧也博夜後夜也謂長不明也所以甚言今人之昏昧問曰興時化若何。謂度時興化其理若何莫善於侈靡。侈靡謂珠玉之用也管氏以為珠玉者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時共貴之君若不重則強者守之以招人故度時與化莫若重珠玉以為侈靡故天子藏珠玉諸侯藏金石。大夫畜狗馬百姓藏布帛。不然則強者能守之。智者能收之。賤所貴而貴所賤。不然鰥寡獨老不與得焉。均之始也

錢福曰強知無所牟大利而貪乏浮眠故曰君之始

茅坤曰說理刺骨即央塞之說也

用貧與富何如而可。曰甚富不可使。甚富則驕甚貧不知恥。甚貧則濫水平而不流。無源則遬竭。平而不流謂水也停水無源則遬竭雲平而雨不甚。無委雲雨則遬已。平雲少雨又無委雲以助之其雨必遬已上二事為下比例政平而無威則不行。愛而無親則流。但行汎愛無所偏親則其愛流漫賢智不盡力親左有用無用則辟之若相為有兆怨。雖曰當有所親而用親之理辟左則有為用者不為用者辟猶言有中不中此但為怨兆而已親之無益也上短下長無度而用則危本不稱。或復上得短而下持長其役用之不以度如此者或能懷怨以敗國故曰危本不稱也

請問用之若何。用政何如必辨於天地之道然後功用可以殖。天地有尊卑恩威之序故明之然後可以立功名辨於地利而民可富。通於侈靡而士可戚。貴珠玉以賞士君親自好事強以立斷。強立其志以斷是非仁以好任。謂悅以使用人

許自曰此今日藥石之言

君壽以政年。君所以壽考由為政以順年之四時令也百姓不夭厲。厲癘疾也六畜遮育
五穀遮熟。遮猶蕃也然後民力可得用。人俱富而力全可用也
好戰之君。上甲兵。甲兵之本必先於田宅。今吾君戰則請行民
之所重飲食者也。侈樂者也。民之所願也。足其所欲。贍其所願。
則能用之耳。君之於人必足欲贍願然後可用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飲野
水。孰能用之。傷心者不可以致功。謂富者奢靡而有餘貧者窘悴而不足則傷心矣傷心則無恥而苟且故不能致功
冊沙之穴不塞。則商賈不處。趨冊穴而求利故不處也富者靡之。貧者為之。
富者所以得成此侈靡則由乎貧者而為之也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獨自為也
百姓既為富者所使則怠於作業故能生此富者之靡富戍戍此侈靡亦以百姓振起之故也豈富者能自為乎為之畜

化用。今欲為此畜貧富之法當变化富者之用也其臣者予奪之。謂臣富者今欲化之使貧或先少與
而後多奪之也使而輟之。既使之多所貴用然成其功徒以而富之。或空言其利而今得富且取其
物之終也父繫而伏之。或加父罪而繫之子必伏而破產以贖父也予虛爵而驕之。或空與爵
名而無其位以驕此人今有所貴用也收其春秋之時而消之。富者既貯物以射春秋之利今則官
自收而消也有襍礼我而居之。或有費用財物襍礼於我若此者順其意而居之時舉其強
者以譽之。富而又強則也之作声譽或令其有所統率而可使服事。服行也強者服事ヒ必成辯
以辯辭。其有辯明者則令辯繁辭智以招請。富而多智則使招來而請謁也廉以摽人。富而清廉
則使為人摽式不能使之而流徙。此謂國亡之郄。德不能使任上之六郄者乃流徙而徙之斷
亡國之節也
為國者反民性。然後以與民戚。民欲佚而教以勞。勞致於耕鑿民欲

生而教以死。死致於寇難勞教定而國富。積財校也死教定而威行。致死則莫敢當其鋒故威行也聖人者陰陽理。言法陰陽之理故平外而險中。此則含陰於內發陽於外○險只是調度驅率之意非設詐以愚之民

公曰。國門則塞。百姓誰敢敖胡以備之。謂寇有至國門以塞百姓警衛而誰敢敖者事至於此如何救而可擇天下之所宥。謂不為天下之所疾者擇鬼之所當。謂為神所福助者擇人天之所載。謂為人所載仰者而亟付其身。此所以安之也。得此三德之人付其身而任之雖有寇賊無如我何

請問為邊若何。問所以防禦邊境對曰。天邊日變。不可以常知觀也。邊者兩國交爭寇敵伺釁日有變當應機而動故不可以常亂民未始變而是變是為自亂。未變者應機未發且當循常而伺之今入未之當變而輒為變此謂先時也更益其亂請問諸邊而參其亂任之以事因其謀。諸變則罔變也謂參驗知其悉變之亂然後以事任之因其所謀而用之此已上公問之辭也方百里之地。樹表相望者。丈夫走過。婦人備食。謂百里之國自國都至邊境每於高儉之處樹立其表使遞相望其有寇賊之禍丈夫則走而奔命婦人則備食以給之也內外相備。外拒寇以防內內備以給外故曰相備也春秋一日敗曰千金稱本而動。春秋種穫尤為農要此二時而有戰旦經一日敗費千金故為國者必當稱本而動也候人不可重也。唯交上能。必於邊之辭。候人謂謁候之來入國者候人入國或伺我虛實覘我動靜不可使重之唯有能與上交必定邊境之辭至國不易者其可重也行人可不有私。不有私所以為內因也。行人使人也若可而可唯不有私耳無私則意或故能為國內成事者也使能者有主矣。而內事。使人出鞍必有所主其所主者欲成內国之事

君子者勉於糺人者也。君子者德民之稱故但糺察人不為人所糺非見糺者也。故

輕者輕。重者重。前後不慈。輕謂臣人重謂君也凡君臣所以能相慈者輕能事重重能制輕然後慈惠之心油然矣今輕自任輕重自任重或前或後不相交接否之謂也何慈之有乎凡輕者操實也臣須君食故必操君食也以輕則可使。輕而操實則可使也重不可起輕。雖重無實則輕不可起用重有餘重以為國。重者不限所以為国輕以為死。以道使輕可以致死毋全祿貧國而用不足。欲全其祿不以與下則賢去而人散故國愈貧而用愈不足也毋全賞好德惡亡使賞雖曰好德全賞而不與雖曰惡亡所使者乃常人若此者敗亡之道如以予人財者。不如無奪時。如以予人食者。不如無奪其事。不奪其事則各安其業食無不足也杜前之於前易也。水鼎之汩也。發因之事先其未然而杜塞之則甚易猶水之在鼎以烹之食事亦不擾也人聚之壤地之美也。由是地美故人聚之也人死之若江湖之大

也。人所以為君致死者則君量若水之大無不容納故也求珠見者不令也君之於人有所簡擇若求珠具之為也人必去而不令之逐神而遠熱交解者不處兄遺利。君之於人也使敬之若逐神長之若遠執其逐神者交辯祭祀不敢留處其遠熱也雖有兄弟之親亦遺利而去君之尊嚴莫與大誰敢窺覘之哉夫事左謂人君行事不得正中國之人觀危國過君而弋其能者。豈不幾於危社主哉中國謂得義禮之中國也弋取也中國之人觀危国過君不能用賢道為己用如此則過君之社主必於危也魚鱉之不食咡者不出其淵。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於天。霜雪不能殺是不聽於天也士能自治者不從聖人。士自理者則有餘不待聖人而求之也不方之政不可以為國。不方之政謂邪也曲靜之言。不可以為道。靜謀也節時於政與時往矣凡為節度當合於時所施政教與時俱往不動以為道齊以為

許應元曰此論天地五行之數進退往反不可知其變處只是陰陽故曰五行一陰陽也補上餘意

行守正不動以為道齊整肅然以此為行也避世之道不可以進取苟避世則安明藏用若無所能故不可進取陽者進謀幾者應感顯明其事欲進而於謀幾理之動唯應所感也夫陰陽進退滿虛奪餘滿補不足聖人善識滿虛之所在故奪有餘者補於不足以通欧事以贍民常或滿與虛萬人均平故能通達欧事贍足於人使修常者地之變氣應其所出謂地見災変之氣應其所出之處則設法以禳之水之變氣應之以精受之以豫水見災変之氣則當應之以精誠其詳不弭當受之者須預其有所防備之也天之變氣應之以正天見災変之氣唯守正以應之

瞿景淳曰不德其上無德色以望其上也

董份曰轉出守死之民必見固國之道在得人心未有素不能撫循其民乎有国難而民肯為死守而不去者

許雍元曰九變之論極有條理然得民最厚教訓慈愛於民者為上深怨於敵人及賞明罰嚴次之孟子云省刑薄斂脩弟悌忠信可制挺以撻人之兵信其

九變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或守或戰至死不敢恃之以德於上則有數存焉故能至此也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田宅富厚足居也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君之恩厚皆在於人無所他往故得人之致死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民而足勸也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功厚則祿多故亦自為戰而不得於居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得其上者也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闇也

然矣

區言

任法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小物小事）然後身佚而天下治矣君則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而任說故民舍實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離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而國家不治

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埏也（埏和也埴音檀）唯陶之所以為猶金之在鑪恣冶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民法禁之令而已矣黃帝之治天下

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此黃帝而堯則堯有為而黃帝無為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亂主也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然故諶杵習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杵所以段碎于物者也謂姦詐之人為託于諶以毀君法習士謂習法之聞識謂多聞廣識君子法堅故此等莫能亂衆彊富貴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離猶遠也珍怪奇物不能惑也萬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動也珍怪奇物此正法為恠僻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道無越於法也聖君之實用也用法為理國之实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奪柄失位之道也

洪邁曰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準繩也法不法同非所以為治苟朝令而久改始行而終廢歸于度量之中者未必能免棄於準繩之外也未及獲罪文具祖家奸為成風侵上凌尊賤所必至矣

呂祖謙曰前一

法不平令不全則柄位不可得而保故有為枉法有為毀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故貴不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能淫也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所立堅則不可動有奇邪則敗亡旋及故恐奇革而邪化令往而民移君之奇邪能有革化則令總往而人已移心而從善也聖君一度量置儀法如天地之堅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時之信故令往而民從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後反之枉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不禁於身君身不能自禁是以群臣百姓人挾其私而幸其主妄希非分之息彼幸而得之則主日侵臣得不當得之恩則主日見侵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皆不得所幸怨毒日生夫日侵而

段總起後數段分析韓非子八姦祖述此意。倪思曰：君雖甚昏愚，有道亦知法之不可廢，至於誅法從私，非貴臣援黨，則財臣貨賂，或為悲告，耳言美色所移，心一留眷于此，自然伸法不得。黃坤曰：君一身，其詭諂奸佞之徒環左右伺輩轂，不可勝數，苟非清心澄意以防未萌之欲，彼聲色巧佞紛然投術者何限，故五者禁之，身當止之心。

產怨。此失召之所慎也。

凡為主而不得用其法，不適其意，顧臣而行。凡有所行不敢自專，顧其臣而為之 離法而聽貴臣，此所貴而威之也。言貴臣能威於君也 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也，主離法而聽之，此所謂富而祿之也。賤人以服約卑敬悲色告愬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賤而事之也。言賤人善諂君聽之 近者以偏近親愛有求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近而親之也。美者以功言令色請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美而淫。言美者能以言色淫動於君，故君亦聽之 有私視也，故有不見也。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也，故有不知也。凡私則不周，故有不見聞知也 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

黃震曰：三尺法，王者與天下共之，豈一人得私為輕重？先王執六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播此之公，無私如天地。故殺之利之，民不怨不啻，莫不虛心以仰上德者，法之所在，王者非有絲毫己意側其間故也。

聽私說，故群臣百姓皆設私立方以教於國。方謂異道術也 群黨比周以立其私，請謁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幸於上。上無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損，國之不治，從此產矣。

故設之刑之民令無私如天地如四時樞之石衍其文合信并文政堅如金為輕重先王執文當一人天下共王者與天下共黃帝曰夫法當止之法

之近者以偪近親愛有求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近臣
親之也美者以巧言令色請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美
以禁之宴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損國之不治從此產矣
以言其欲請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幸於上上無度量
所私說者此群臣百姓皆設私立方以教於國（道力請遊也群黨比周）

明法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臣道明則公法明故治臣術勝則私事立故亂）

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勢勝也百官職非惠也刑罰必也群臣之不敢欺主者非盡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争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勝之數以治必用之民處必尊之勢以制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君臣共道則亂（臣行君事故曰共道）專受則失

夫國有四亡令求不出謂之滅（求不出令則下無所稟故滅）出而道留謂之擁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求不上通則與君隔絕）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

下情上通中道為左右所止此則臣侵上事 故夫臧侵塞擁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

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也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

按式法而驗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曰不淫意於法之外

舍公法成私惠明主不為也故曰不為惠於法之內淫遊也 貧者非不能奪富者財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強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誅也故按之以法則姦不生誅之以刑則禍不起

威不兩錯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 臣行君威為兩錯 舉錯謂能以法理國則如宰而置之無不行也

王荊石曰以權衡尋丈為法度之喻

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民以法與吏相距下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偽之人不可欺其主嫉妬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讒諛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為非○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為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為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長短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眾強不為益長雖貧賤卑辱不為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姦詐之人不能誤也

黃震曰讀之令人懍然

今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然則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比周以相為匿是有公是之事皆匿而不行忘主死交以進其譽故交衆者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奸其蔽主多矣是以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十至私人之門不一至于庭也君庭也百慮其家不一圖國屬數臣屬之數雖衆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國無人者非朝臣之衰也家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于而不任國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故官失其能官各失其能則與無姦人

同矣

姦臣之敗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上則相為候望於主下則買譽於民譽其黨而使主尊之毀不譽者而使主廢之其所利害者主聽而行之如此則群臣皆忘主而趨私交矣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治則姦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邪之所務事者使主無明主無悟而已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則奸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奸邪不兩進之勢也姦臣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唯惡之則必

候主間而日夜危之人主不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困死
姦臣無功而富國
是以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故能而不可蔽匿謂富材之人敗而不可飾也譽者不能進而誹者不
能退也然則君臣之間明別賢不肖分明明別則易治也主雖不身
下為而守法為之可也不必身為其事旦守法則法自為之不勞身也
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于軍
而有功者則舉之試于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
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案
其言而求其實任其身而課其功專任法而不自舉焉所謂以
法擇人也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亂治者誅
誅賞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與焉故曰使法量功不自度
也如此則士上通而莫之能妬不肖者困廢而莫之能舉故能
不可蔽敗不可飾

楊維楨曰已意操切者能為是言

正世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脩道誅殺不以理重賦斂得民財急使令罷民力（使令急故人力疲也）財竭則不能無侵奪力罷則不能無墮倪（倪傲也謂被墮而傲縱也）民已侵奪墮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是誅罰重而亂愈起夫民勞困者不足則簡禁而輕罪如此則失在上失在上而上不變則萬民無所託其命今人主輕刑政寬百姓薄賦斂緩使令然民淫躁行私而不從制飾智任詐負力而爭則是過在下過在下人君不廕而變（廕察）

王世貞曰此治道模楷雖聖人復起恐不能易矣

也則暴人不勝邪亂不止暴人不勝邪亂不止則君人者勢傷而威日衰矣故為人君者莫貴於勝所謂勝者法立令行之謂勝法立令行故群臣奉法守職百官有常法不繁匿萬民敦慤反本而儉力謂廉嗇而勤力也故賞必足以使謂使人從善也威必足以勝謂勝合姦邪也然後下從

事莫急於當務每事當其務則理也治莫貴於得齊齊謂無非人也制民急則民迫民迫則窘窘則民失其所葆葆謂所恃為生者也緩則縱縱則淫淫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齊不得也謂上有非人也齊不得則難治行故治民之齊不可不察也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之終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於利民而

鄧宝曰治国在於富民富民在於務農古今不易之論

焦竑曰民輕法易犯敢為姦邪而不忌者分明是為飢寒貧窘所迫未有飽煖安逸之民甘心於觸法犯誅視其身若若不足恤者

胡時化曰事論務農重穀一片文字

莚仁曰連如貫珠散如浮雲斷

止至於利人則上而勿理也故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與時變與俗化

治國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謂不安其所居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

而不斷是为鉅品

姚寬曰秦商子開塞墾章之書俱祖此術第流于苛急耳

王世貞曰漢祖之王在擲粟敖倉曹操之興亦屯田許下務農貴粟寧独治国為然

穆文熙曰彫畫刻鏤最妨農事朝勤暮收計利則不耕而食者又倍釋此不禁必多民肯以終歲勤動之身而收消息高利者耶

凌稚隆曰以下

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彊兵彊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衆民彊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揔結○收拾）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言取一日之利可共五日之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綱）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謂徑稅不以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倍貸謂貸一還二）耕耨者（目詳）有時而澤不必足（雨澤不足）則民倍貸以取庸矣（澤不足則歲凶富者倍貸而貧不能還其倍價者則計所倍而取庸矣）秋糴以五春糶以束是又倍貸也（謂富者秋時以五糴之至春出糶便收其束矣此亦倍貸之類也束十丈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謂無時之徵一也澤不足二也秋糴春糶之三也下關市府庫之以徵四也）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

備詳農夫勤勞稱貸之苦令人惻然隱心

洪頃曰說盡農夫之苦而章法倍稱奪目

呂祖謙曰倍取于民昔可巧結也不結于后而察于四者之中亦奇

倪思曰土壤豊則所收倍農宜富而不富者非地利不美也非人力不齊也技巧末作倍貸負方之徒月月以齊剝之故終年勞勤而不得一穫焦肝沸唇有今无儲至于粥

一廝輿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府庫謂府之庫新以徵稅言人供關市府庫之徵亦用粟之什一計四時常有所用故亦當一倍貸之）夫以一民養四主（四主即上四倍貸也）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孰也四種而五穫（四種謂四時皆種五穫謂五穀皆宜而有所穫）中年畝二石一夫為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道從也四人均能故无從相過）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国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霸者或不能廣積粟故人有不生而致死）粟生而不死者王（王者積粟既多故人保其生无伏致死者也）粟

子以償食者地之肥饒果足以[illegible]耶

[illegible]曰空中補入術字是篇中主意下皆均農之術

黃震曰此意重見議論之歸結究竟處雖重言頻稱不厭其煩

錢福曰引舜所居成邑成都成國就是興利除害專指農說把聖人德化都泯滅了援引印證偏較失作

峻約曰又閑走上作歸結

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粟也者地之所歸也（有粟則人歸之）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積粟既多或有入屯歸降者也）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參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謂背舜而去者）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為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毆衆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

余有丁曰字字純粹之工氣凝聚者為精而了孟云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也此氣最微妙

王偁曰句法長短排列精神不見重疊之病

黃贊曰此篇是理緻字文字非善養氣者不能解

內業

凡物之精此則為生（謂神之至靈者也得此則為生）下生五穀上為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人是故民氣（謂上之精者則八氣也）杲乎如登於天（杲明）杳乎如入於淵（淖汋淵也）淖（女教反）乎如在於海卒乎如在於己（人有氣則存故如在於己也）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以力止之氣愈去）而可安以德（靜心念德氣自來也）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調其宮商使之克諧氣自來也）敬守勿失是謂成德（不失氣德自成）德成而智出（德成智自生也）萬物果得（以智安物物皆得宜）凡心之刑（刑法也謂得安心之法也）自充自盈（充盈謂完而無虧也）自生自成（生成謂每心生必有所成凡此皆得安心法故也）其所以失之必以憂樂喜怒欲利（此六者過常以乱於心則失矣）能去憂樂喜怒欲利心乃反濟（若能去六）

者則心反守其所而能濟成也彼心之情利安以寧安寧者心之所利也勿煩勿亂和乃
自成若無煩亂心和自成折折乎如在於側忽忽乎如將不得。折〻明貌言心明察
若在其側及其求之則忽〻然而不得渺渺乎如窮無極渺〻微遠貌言心之微遠如欲窮之則無其極
此稽不遠日用其德常以此考心不遠之則日有所用也夫道者所以充形也目形
內而虛者皆道而人不能固人不能固守其虛反以利欲塞也其往不復其來不舍既有
利欲之心則道生而不復雖其有來無處可舍謀乎莫聞其音今謀欲尋于道則不聞其音卒乎乃
在於心冥冥乎不見其形尋至于極則近于心心之神至虛道至靜乎淫淫乎與我
俱生淫〻增進貌有生則有道故曰與我俱生不見其形不聞其聲斯序其成謂之
道雖無形聲常依序而成故謂之道
凡道無所善心安愛言道無他善唯愛心安也心靜氣理道乃可止若靜心則氣自

調理故道来止彼道不遠民得以產人得之以生則道在人故不遠也彼道之不離民
因以知人既因道而知則道常在而不離是故卒乎其如可與索推尋其終似可與索眇
〻乎其如窮無所及欲窮之則眇〻然無所彼道之情惡音與聲聲音者所以亂道故
惡之也修心靜音道乃可得道也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
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雖不可以言語視聽用之修心則外
形自正也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得以成也
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道非如卉木而有根莖花葉也萬物以生萬物以成。
命之曰道無根莖而能生無花葉而能成則陰陽不測者也故命之曰道天主正平分四時天之正也地
主平均生萬物地之平也人主安靜無為而無不為人之安靜也春秋冬夏天之時也
山陵川谷地之枝也為地之枝葉也喜怒取予人之謀也四者謀之用也是故

聖人與時變而不化時自變耳聖本不化從物而不移物遷而從之聖本不移能正能靜然後能定必正靜然後定也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肢堅固心苟定于中則耳目自聰明四肢自堅固可以為精舍心者精之所舍

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之尤精者謂之精氣道乃生氣得道能有生生乃思生則有心故思也思乃知思則知生也知乃止矣成智則理足故止也凡心之形過知失主安心之法智過其度則失其主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一謂無也謂無心於物事而物事自變化以為神智也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執一之君子能為此乎苟執一故能不易其氣智也執一不失能君萬物無心謂有心者主也君子使物不為物使無心故能使物而物不能使也得一之理治心在於中苟得中則心自治也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人然則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

吳爲曰聖人之心靜乎神明之鑑思慮寧而物不能乱常人不知先立其大以物乱官以官乱心衆神明之舍皆物欲維攖填塞天爾入害雜然並作終日為悲人也無惑也

汪道坤曰心之官則思一往一來而不能思是心已失其官了非有精想寧念之功精神之舍已不守其故宅矣

董份曰心之中又有心意更玄

而天下听公之謂也理心之謂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言欲正形攝德但能則天之仁法地之義則德淫然自至淫進貌神明之極照乎知照至矣者神明之極理萬物中義守不惑若常守中則無差惑不以物亂官貪物則官乱不以官亂心貪官則心乱也是謂中得能忘官貨則中心自得也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除謂有則想思之寧念治之寧靜思念則心自治嚴容畏敬精將至定但能嚴敬則精至而定也得之而勿舍耳目不淫心無他圖既得精守之而勿捨則耳目不淫心無他慮也正心在中萬物得度心在中而正則無過差故萬物得度也道滿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言人皆有道但不去自知耳精存自生其外安榮精存于中則自然長生至於外形靜而榮茂也內藏以為泉原內藏

思与中庸正心誠意章相發明
羅景淳曰句句自是实理讀之洒洒動人
王鏊曰模寫精氣之盛句法儘奇艷可爱
丘濬曰心為物引精神营乱不过𥁞然之生而已圣人官与心淂其冶安攅而四海故精誠所至下窮天地被感昆虫草木之细无不授靡豈特无天菑人害已耶
邵宝曰分別理欲之判斋人迷途最有情叙

于精則無窮竭若水之泉浩然和平以為氣淵言精既浩然和平則能生氣故為氣淵淵之不
涸四乃固主氣之淵不有竭涸故四体固也水之不竭九竅遂通藏精之泉不竭故九竅通
也乃能窮天地被四海体固竅通故得壽畢天地德被四海中無惑意外無邪菑
和菑生于惑意故內無惑意則邪菑自銷也心全于中形全于外中全則外完不逢天菑
不遇人害天菑人害去福不全者也謂之聖人
人能正靜皮膚俗寬耳目聰明節信而骨強但能正靜則皮膚自俗寬耳目自聰
明筋骨自申強乃能戴大圜天也而履大方地也鑒於太清道也視於大明日月
也敬慎無惑日新其德徧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充謂足道也
謂內得發行於道故內得內然而不反此生之惑惑差也言不反守于道則生有差謬也
凡道必周必密周密則慎不泄必寬必舒寬舒則博而容必堅必固堅固則精不解守

焦竑曰韻語情言不刊之典
胡時化曰以言感者淺以德感者深孔子云德之流行置于速郵而傳命此以雷鼓喻之尤奇

善勿舍勿舍則善自成逐淫澤薄克逐淫和津泽浮薄既知其極反於道德知極反德
則常道自隆全心在中不可蔽匿有諸內必形于外之和於形容心和者容睟也見於
膚色內暢者体泽善氣迎人親於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
声疾於雷鼓謂全心以德感物者也德者不疾而速不崇朝而通天下故疾於雷鼓也心氣之形明
於日月察於父母全心之氣發形于外則無不耀无不知君日月父母也
賞不足以勸善慕賞乃善非本為善形不足以懲过畏刑懲过非本無过氣意得而
天下服若不慕賞不畏刑意氣內淂此誠善也故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听心意定則理明故天
下听也摶氣如神萬物備存摶謂結聚也結聚純氣則无所不变化故如神而物猶存矣能摶
乎能一乎摶結則目一也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吉凶在於逆順故能不須卜筮而知也
能止乎能已乎謂止而求諸己也得勿求諸人而得之已乎求人者惑自淂者明思

之思之又重思之。求已者必須三思之也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若再三思
之而不通則或致鬼神為通之也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言今能致鬼神者非鬼神自見
其力蓋由思之不已精氣之極也四体既正。血氣既静。一意摶心。耳目不淫。雖
遠若近。言既体正氣静意心摶耳目之用不有淫过事雖遠大可以近速而成也
思索生知。近而遇思索其知自生慢易生憂。陳漫輕易必致凶禍故生憂暴傲生怨。暴残
傲虐傷害必多故生怨也憂鬱生疾。憂恚鬱塞懷不通暢故生疾也疾困乃死。既疾而困可謂弥留而死
思之而不捨。內困外薄。思欲不捨則五藏困于內形骸消於外也不蚤為圖。生將巽
舍。既已內困外消尚不圖之如此則生將巽遁其舍而至於死期也
論治在心。此以長壽。和之精類雖可知見但能平而正則和氣獨擅于胸中論其道理又不離心如此則
可以益筭而長寿也忿怒之失度。乃謂之圖。若忿怒过度則當圖而去之節其五欲。去

其二凶。喜怒过度皆去為害故曰二凶不喜不怒。平正擅胞。不喜不怒可謂和也故能平正独
擅于胸中也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以喜怒憂患。是故止
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静。
內静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憂則失
而怒則失端。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憂怒則害道故道无所处愛慾静之。遇亂
正之。謂若愛慾則當静之若遇廢乱則當正之勿引勿推。福將自歸。去而勿引来而勿推但任乎
而往福則自歸彼道自來。可藉與謀。藉因也因其自来而与之謀則意動而理亂静則得之
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静則来躁則遊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
以失之。以躁為害。心能執静。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
胸中無敗。謂腠理丞達屯聚泄散故胸中無敗節欲之道。萬物不害。能節欲則物无害也

其二凶。不喜不怒，平正擅匈。

中權也乎。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

是故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

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憂則失紀，

而怒則失端。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愛慾靜之，遇亂正之。